

## 梁书

### 太祖纪一

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，姓硃氏，讳晃，本名温，宋州碭山人。其先，舜司徒虎之后。高祖黯，曾祖茂琳，祖信，父诚。帝即诚之第三子，母曰文惠王皇后。《五代会要》：梁肃祖宣元皇帝讳黯，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孙；开平元年七月，追尊宣元皇帝，庙号肃祖，葬兴极陵。敬祖光献皇帝讳茂琳，宣元皇帝长子，母曰宣僖皇后范氏；开平元年七月，追尊光献皇帝，庙号敬祖，葬永安陵。宪祖昭武皇帝讳信，光献皇帝长子，母曰光孝皇后杨氏；开平元年七月，追尊昭武皇帝，庙号宪祖，葬光天陵。烈祖文穆皇帝讳诚，昭武皇帝长子，母曰昭懿皇后刘氏；开平元年七月，追尊文穆皇帝，庙号烈祖，葬咸宁陵。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，十月二十一日夜，生于碭山县午沟里。是夕，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。里人望之，皆惊奔而来，曰：“硃家火发矣！”及至，则庐舍俨然。既入，邻人以诞孩告，众咸异之。昆仲三人，俱未冠而孤，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。帝既壮，不事生业，以雄勇自负，里人多厌之。崇以其慵惰，每加谴杖。唯崇母自幼怜之，亲为栉发，尝诫家人曰：“硃三非常人也，汝辈当善待之。”家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尝见其熟寐之次，化为一赤蛇。”然众亦未之信也。

唐僖宗乾符中，关东荐饥，群贼啸聚。黄巢因之，起于曹、濮，饥民愿附者凡数万。帝乃辞崇家，与仲兄存俱入巢军，以力战屡捷，得补为队长。唐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，黄巢陷长安，

遣帝领兵屯于东渭桥。是时，夏州节度使诸葛爽率所部屯于栎阳，巢命帝招谕爽，爽遂降于巢。中和元年二月，巢以帝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，令攻南阳，下之。六月，帝归长安，巢亲劳于灞上。七月，巢遣帝西拒邠、岐、鄜、夏之师于兴平，所至皆立功。

二年二月，巢以帝为同州防御使，使自攻取。帝乃自丹州南行，以击左冯翊，拔之，遂据其郡。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兵数万，纠合诸侯，以图兴复。帝时与之邻封，屡为重荣所败，遂请济师于巢。表章十上，为伪左军使孟楷所蔽，不达。又闻巢军势蹙，诸校离心，帝知其必败。九月，帝遂与左右定计，斩伪监军使严实，举郡降于重荣。重荣即日飞章上奏。时僖宗在蜀，览表而喜曰：“是天赐予也！”乃诏授帝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。仍赐名全忠。自是率所部与河中兵士偕行，所向无不克捷。三年三月，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，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，仍令候收复京阙，即得赴镇。四月，巢军自蓝关南走，帝与诸侯之师俱收长安，乃率部下一旅之众，仗节东下。七月丁卯，入于梁苑。是时，帝年三十有二。时蔡州刺史秦宗权与黄巢余孽合从肆虐，共围陈州。久之，僖宗乃命帝为东北面都招讨使。时汴、宋连年阻饥，公私俱困，帑廩皆虚，外为大敌所攻，内则骄军难制，交锋接战，日甚一日；人皆危之，惟帝锐气益振。是岁十二月，帝领兵于鹿邑，与巢众相遇，纵兵击之，斩首二千余级，乃引兵入亳州，因是兼有谯郡之地。

四年春，帝与许州田从异诸军同收瓦子寨，杀贼数万众。是时，陈州四面，贼寨相望，驱掠编氓，杀以充食，号为“春磨寨”。帝分兵翦扑，大小凡四十战。四月丁巳，收西华寨，贼将黄鄴单骑奔陈。帝乘胜追之，鼓噪而进。会黄巢遁去，遂

入陈州，刺史赵犇迎于马前。俄闻巢党尚在陈北故阳垒，帝遂径归大梁。是时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诏，统骑军数千同谋破贼，与帝合势于中牟北邀击之，贼众大败于王满渡，多束手来降。时贼将霍存、葛从周、张归厚、张归霸皆匍匐于马前，悉宥而纳之，遂逐残寇，东至于冤句。

五月甲戌，帝与晋军振旅归汴，馆克用于上源驿。既而备犒宴之礼，克用乘醉任气，帝不平之。是夜，命甲士围而攻之。会大雨雷电，克用因得于电光中逾垣遁去，惟杀其部下数百人而已。六月，陈人感解围之惠，为帝建生祠堂于其郡。是岁，黄巢虽殁，而蔡州秦宗权继为巨孽，有众数万，攻陷邻郡，杀掠吏民，屠杀之酷，更甚巢贼，帝患之。七月，遂与陈人共攻蔡贼于澠水，杀数千人。九月己未，僖宗就加帝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封沛郡侯，食邑千户。

光启元年春，蔡贼掠亳、颍二郡。帝帅师以救之，遂东至于焦夷，败贼众数千，生擒贼将殷铁林，梟首以徇军而还。二月，僖宗自蜀还长安，改元光启。四月戊辰，就加帝检校太保，增食邑千五百户。十二月，河中、太原之师逼长安，观军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。

二年春，蔡贼益炽。时唐室微弱，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，故宗权得以纵毒，连陷汝、洛、怀、孟、唐、邓、许、郑，圆幅数千里，殆绝人烟，惟宋、亳、滑、颍仅能闭垒而已。帝累出兵与之交战，然或胜或负，人甚危之。

三月庚辰，僖宗降制就封帝为沛郡王。是月，僖宗移幸兴元。五月，嗣襄王煜僭即帝位于长安，改元为建贞。遣使赍伪诏至汴，帝命焚之于庭。未几，襄王果败。七月，蔡人逼许州，节度使鹿宴宏使来求救，帝遣葛从周等率师赴援。师未至而城陷，宴宏为蔡贼所害。十一月，滑州节度使安师儒以怠于军政，

为部下所杀。帝闻之，乃遣硃珍、李唐宾袭而取之，由是遂有滑台之地。十二月，僖宗降制就加帝检校太傅，改封吴兴郡王，食邑三千户。

是岁，郑州为蔡贼所陷，刺史李璠单骑来奔，帝宥而纳之，以为行军司马。宗权既得郑，益骄，帝遣裨将逄于金隄驿，与贼相遇，因击之，贼众大败，追至武阳桥，斩首千余级。帝每与蔡人战于四郊，既以少击众，常出奇以制之，但患师少，未快其旨。宗权又以己众十倍于帝，耻于频败，乃誓众坚决以攻夷门。既而获蔡之谍者，备知其事，遂谋济师焉。

三年春二月乙巳，承制以硃珍为淄州刺史，俾募兵于东道，且虑蔡人暴其麦苗，期以夏首回归。珍既至淄、棣，旬日之内，应募者万余人。又潜袭青州，获马千匹，铠甲称是，乃鼓行而归。四月辛亥，达于夷门。帝喜曰：“吾事济矣。”是时，贼将张晔屯于北郊，秦贤屯于版桥，各有众数万，树栅相连二十余里，其势甚盛。帝谓诸将曰：“此贼方今息师蓄锐以俟时，必来攻我。况宗权度我兵少，又未知珍来，谓吾畏惧，止于坚守而已。今出不意，不如先击之。”乃亲引兵攻秦贤寨，将士踊跃争先，贼果不备，

连拔四寨，斩首万余级，时贼众以为神助。庚午，贼将卢瑋领万余人于圃田北万胜戍，夹汴水为营，跨河为梁，以扼运路。帝择精锐以袭之。是日昏雾四合，兵及贼垒方觉，遂突入掩杀，赴水死者甚众，卢瑋自投于河。河南诸贼连败，不敢复驻，皆并在张晔寨。自是蔡寇皆怀震骇，往往军中自相惊乱。帝旋师休息，大行犒赏，由是军士各怀愤激，每遇敌，无不奋勇。五月丙子，出酸枣门，自卯至未，短兵相接，贼众大败，追斩二十余里，僵仆就枕。宗权耻败，益纵其虐，乃自郑州亲领突将数人，径入张晔寨。其日晚，大星陨于贼垒，有声如雷。辛巳，

兗、郢、滑军士皆来赴援，乃陈兵于汴水之上，旌旗器甲甚盛。蔡人望之，不敢出寨。翌日，分布诸军，齐攻贼寨，自寅至申，斩首二万余级。会夜收军，获牛马、輜重、生口、器甲不可胜计。是夜，宗权、晁迺遁去，迟明追之，至阳武桥而还。宗权至郑州，乃尽焚其庐舍，屠其郡人而去。始蔡人分兵寇陕、洛、孟、怀、许、汝，皆先据之，因是败也，贼众恐惧，咸弃之而遁。帝乃慎选将佐，俾完葺壁垒，为战守之备，于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。是时，扬州节度使高骈为裨将毕师铎所害，复有孙儒、杨行密互相攻伐，朝廷不能制，乃就加帝检校太尉，兼领淮南节度使。

九月，亳州裨将谢殷逐刺史宋衮，自据其郡；帝亲领军屯于太清宫，遣霍存讨平之。帝之御蔡寇也，郢州硃瑄、兗州硃瑾皆领兵来援。及宗权既败，帝以瑄、瑾宗人也，又有力于己，皆厚礼以归之。瑄、瑾以帝军士勇悍，私心爱之，乃密于曹、濮界上悬金帛以诱之，帝军利其货而赴者甚众，帝乃移檄以让之。硃瑄来词不逊，乃命硃珍侵曹伐濮，以惩其奸。未几，珍伐曹州，执刺史丘礼以献，遂移兵围濮。兗、郢之衅，自兹而始矣。《通鉴考异》引高若拙《后史补》云：“梁太祖皇帝到梁园，深有大志。然兵力不足，常欲外掠；又虞四境之难，每有郁然之状。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，乃白梁祖曰：‘明公方欲图大事，輜重必为四境所侵。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，即明公奏于主上，及告四邻，以自袭叛徒为名。’梁祖曰：‘天降奇人，以佐于吾。’初从其议，一出而致众十倍。”

十月，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赞撰纪功碑以赐帝。是月，帝亲帅骑数千巡师于濮上，因破硃瑄援师于范县。丁未，攻陷濮州，刺史硃裕单骑奔郢。寻为郢人所败，逾月乃还。十二月，僖宗

遣使赐帝铁券，又命翰林承旨刘崇望撰德政碑以赐帝。闰月甲寅。帝请行营司马李璠权知淮南留后，乃遣大将郭言领兵援送以赴扬州。

文德元年正月，帝率师东赴淮海，行次宋州，闻杨行密已拔扬州，遂还。是时，李璠、郭言行至淮上，为徐戎所扼，不克进而还。帝怒，遂谋伐徐。二月丙戌，僖宗制以帝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，由是诸镇之师，皆受帝之节制。

三月庚子，昭宗即位。是月，蔡人石璠领万众以剽陈、毫，帝遣硃珍率精骑数千擒璠以献。四月戊辰，魏博乐彦祯失律，其子从训出奔相州，使来乞师。帝遣硃珍领大军济河，连收黎阳、临河二邑。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宏信为帅。宏信既立，遣使送款于汴，帝优而纳之，遂命班师。是月，河南尹张全义袭李罕之于河阳，克之。罕之单骑出奔，因乞师于太原，李克用为发万骑以援之。罕之遂收其众，偕晋军合势，急攻河阳。全义危急，遣使求救于汴，帝遣丁会、牛存节、葛从周领兵赴之，大战于温县，晋人与罕之俱败。于是河桥解围，全义归于河阳，因以丁会为河阳留后。

五月己亥，昭宗制以帝检校侍中，增食邑三千户。戊辰，昭改帝乡衣锦，里曰沛王里。是月，帝以兼有洛、孟之地，无西顾之忧，将大整师徒，毕力诛蔡。会蔡人赵德諲举汉南之地以归于朝廷，且遣使送款于帝，仍誓戮力同讨宗权。帝表其事，朝廷因以德諲为蔡州四面副都统。又以河阳、保义、义昌三节度为帝行军司马，兼粮料应接。至是，帝领诸侯之师会德諲以伐蔡贼于汝水之上，遂薄其城。五日之内，树二十八寨以环之，盖象列宿之数也。时帝亲临矢石，一日，飞矢中其左腋，血渍单衣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勿泄。”九月，以粮运不继，遂班师。是时，帝知宗权残孽不足为患，遂移兵以伐徐。十月，先遣硃

珍领兵与时溥战于吴康镇，徐人大败，连收丰、萧二邑；溥携散骑驰入彭门。帝命分兵以攻宿州，刺史张友携符印以降。既而徐人闭壁坚守，遂命庞师古屯兵守之而还。是月，蔡贼孙儒攻陷扬州，自称淮南节度使。

龙纪元年正月，庞师古攻下宿迁县，进军于吕梁。时溥领军二万，晨压师古之军而阵，师古促战败之，斩首二千余级，溥复入于彭门。二月，蔡将申丛遣使来告，缚秦宗权于帐下，折其足而囚之矣。帝即日承制以丛为淮西留后。未几，丛复为都将郭璠所杀。是月，璠执宗权来献，帝遣行军司马李璠、牙校硃克让槛送于长安。既至，昭宗御延喜楼受俘，即斩宗权于独柳树下。蔡州平。昭宗诏加帝食实封一百户，赐庄宅各一区。三月，又加帝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，进封东平王，赏平蔡之功也。

大顺元年四月丙辰，宿州小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，拥众以附时溥。帝率亲军讨之，杀千余人，筠遂坚守。乙卯，时溥出兵暴殄山县，帝遣硃友裕以兵袭之，败徐军三千余众，获沙陀援军石君和等三十人，斩于宿州城下。六月辛酉，淮南孙儒遣使修好于帝，帝表其事，请以淮南节度授于儒焉。辛未，昭宗命帝为宣义军节度使，充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，时朝廷宰臣张浚将兵讨太原故也。八月甲寅，昭义都将冯霸杀沙陀所署节度使李克恭来降，帝请河阳节度使硃崇节为潞州留后。戊辰，李克用自率蕃汉步骑数万以围潞州，帝遣葛从周率骁勇之士，夜中衔枚犯围而入于潞。九月壬寅，帝至河阳，遣部将李说引军趋泽、潞，行至马牢川，为晋人所败。帝又遣硃友裕、张全义率精兵至郢州北以为应援。既而崇节、从周弃潞来归。戊申，帝廷责诸将败军之罪，斩李说、李重允以徇，遂班师焉。十月乙酉，帝自河阳赴滑台。时奉诏将讨太原，先遣使假道于魏，

魏人不从。先是，帝遣行人雷鄴告余于魏，既而为牙军所杀。罗宏信惧，故不敢从命，遂通好于太原。十二月辛丑，帝遣丁会、葛从周率众渡河取黎阳、临河，又令庞师古、霍存下淇门、卫县，帝徐以大军继其后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军屯于内黄。丙辰，帝与之接战，自内黄至永定桥，魏军五败，斩首万余级。罗宏信惧，遣使持厚币请和。帝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，宏信由是感悦而听命焉。乃收军屯于河上。八月己丑，帝遣丁会急攻宿州，刺史张筠坚守其壁，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，壅汴水以浸其城。十月壬午，筠遂降，宿州平。十一月丁未，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，举郡来降。是月，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，自是徐军不振。十二月，兖州硃瑾领军三万寇单父，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败于金乡界，杀二万余众，瑾单马遁去。

景福元年正月，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。二月戊寅，帝亲征郢，先遣硃友裕屯军于斗门。甲申，次卫南，有飞鸟止于峻堞之上，鸣噪甚厉。副使李璠曰：“将有不如意之事。”是夜，郢州硃瑄率步骑万人袭硃友裕于斗门，友裕拔军南去。乙酉，帝晨救斗门，不知友裕之退，前至斗门者皆为郢人所杀。帝追袭郢人至瓠河，不及，遂顿兵于村落间。时硃瑄尚在濮州。丁亥，遇硃瑄率兵将归于郢，遂来冲击。帝策马南驰，为贼所追甚急，前有浚沟，跃马而过，张归厚援槊力战于其后，乃免。时李璠与部将数人皆为郢军所杀。五月丙午，遣硃克让率众暴兖、郢之麦。十一月，遣硃友裕率兵攻濮州，下之，擒刺史郡儒以献，濮州平。遂命移军伐徐州。

二年四月丁丑，庞师古下彭门，梟时溥首以献。八月，帝遣庞师古移兵攻兖，驻于曲阜，与硃瑾屡战，皆败之。十二月，师古遣先锋葛从周引军以攻齐州，刺史硃威告急于兖、郢。既



而硃瑄以援兵至，遂固其垒。

乾宁元年二月，帝亲领大军由郢州东路北次于鱼山。硃瑄觐知，即以兵径至，且图速战。帝整军出寨，时瑄、瑾已阵于前，须臾，东南风大起，我军旌旗失次，甚有惧色，即令骑士扬鞭呼啸。俄而西北风骤发，时两军皆在草莽中，帝因令纵火。既而烟焰亘天，乘势以攻贼阵，瑄、瑾大败。杀万余人，余众拥入清河，因筑京观于鱼山之下，驻军数日而还。

二年正月癸亥，遣硃友恭帅师复伐兗，遂堑而围之。未几，硃瑄自郢率步骑援粮欲入于兗，友恭设伏以败之，尽夺其饷于高吴，因擒蕃将安福顺、安福庆。二月己酉，帝领亲军屯于单父，以为友恭之援。四月，濠、寿二州复为杨行密所陷。是时，太原遣将史俨兒、李承嗣以万骑驰入于郢。硃友恭遂归于汴。八月，帝领亲军伐郢，至大仇，遣前军挑战，设伏于梁山以待之。既而获蕃将史完府，夺马数百匹。硃瑄脱身遁去，复入于郢。十月，帝驻军于郢，齐州刺史硃瑒遣使请降，瑒即瑾之从父兄也。帝因移军至兗，瑒果来降。未几，瑒为硃瑾所给，掠而杀之，帝即以其弟玘为齐州防御使。十一月，硃瑄复遣将贺瑰、柳存及蕃将何怀宝等万余人以袭曹州，庶解兗州之围也。帝知之，自兗领军策马先路至钜野南，追而败之，杀戮将尽，生擒贺瑰、柳存、何怀宝及贼党三千余人。是日申时，狂风暴起，沙尘沸涌，帝曰：“此乃杀人未足耳。”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，风亦止焉。翼日，紮贺瑰等以示于兗。帝素知瑰名，乃释之，惟斩何怀宝于兗城之下，乃班师。十二月，葛从周领兵复伐兗。既至，与硃瑾战于垒下，杀千余众，擒其将孙汉筠已下二十人，遂旋师。

三年正月，河东李克用既破邠州，欲谋争霸，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，声言欲救兗、郢。魏博节度使罗

宏信患之，使来求援。二月，帝领亲军屯于单父，会寒食，帝乃亲拜文穆皇帝陵于碭日县午沟里。四月辛酉，河东泛涨，将坏滑城。帝令决堤岸以分其势为二河，夹滑城而东，为害滋甚。是月，帝遣许州刺史硃友恭领兵万人渡淮，以便宜从事。时黄、鄂二州累遣使求援，故有是行。五月，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洹水，以备蕃军。六月，李克用帅蕃汉诸军营于斥丘，遣其男落落将铁林小兒三千骑薄于洹水，从周与战，大败之，生擒落落以献。克用悲骇，请修旧好以赎其子，帝不许，遂执落落送于罗宏信，斩之。越七日，我军还屯阳留以伐郢。八月，复壁于洹水。是时，昭宗幸华州，遣使就加帝检校太师，守中书令。

四年正月，帝以洹水之师大举伐郢。辛卯，营于济水之次，庞师古令诸将撤木为桥。乙未夜，师古以中军先济，声振于郢，硃瑄闻之，弃壁夜走。葛从周逐之至中都北，擒瑄并其妻男以献。寻斩汴桥下。郢州平，乙亥，帝入于郢，以硃友裕为郢州兵马留后。时帝闻硃瑾与史俨兒在丰沛间搜索粮馈，惟留康怀英以守兗州，帝因乘胜遣葛从周以大军袭兗。怀英闻郢失守，俄又我军大至，乃出降；硃瑾、史俨兒遂奔淮南。兗、海、沂、密等州平。乃以葛从周为兗州留后。五月丁丑，硃友恭遣使上言，大破淮寇于武昌，收复黄、鄂二州。八月，陕州节度使王珙遣使来乞师。是时，珙弟珂实为蒲帅，迭相愤怒，日寻干戈，而珙兵寡，故来求援。帝遣张存敬、杨师厚等领兵赴陕，既而与蒲人战于猗氏，大败之。九月，帝以兗、郢既平，将士雄勇，遂大举南征。命庞师古以徐、宿、宋、滑之师直趋清口，葛从周以兗、郢、曹、濮之众径赴安丰。淮人遣硃瑾领兵以拒师古，因决水以浸军，遂为淮人所败，师古没焉。葛从周行及濠梁，闻师古之败，亦命班师。

## 太祖纪二

光化元年正月，帝遣葛从周统诸将略地于山东，遂次于邢、洺。三月，昭宗以帝兼领天平军节度使，余如故。四月，沧州节度使卢廷彦为燕军所攻，弃城奔于魏，魏人送于汴。是月，帝以大军至钜鹿，屯于城下，败晋军万余众于青山口，俘马千余匹。丁卯，遣从周分兵攻洺州，斩刺史邢善益，擒将五十余人。五月己巳，邢州刺史马师素弃城遁去。辛未，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刭而死。五日之内，连下三州。因以葛从周兼邢州昭义军节度使留后，帝遂班师。是时，襄州节度使赵匡凝闻帝军有清口之败，密附于淮夷。七月，帝遣氏叔琮率师伐之。未几，泌州刺史赵璠越墉来降；随州刺史赵匡琳临阵就擒。

二年正月，淮南杨行密举全吴之众，精甲五万，以伐徐州，帝领大军御之。行密闻帝亲征，乃收军而退。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大举蕃汉兵号十万以伐魏，遂攻陷贝州，州民万余户，无少长悉屠之。进攻魏州，魏人来乞师，帝遣硃友伦、张存敬、李思安等先屯于内黄，帝遂亲征。三月，与燕军战于内黄北，燕军大败，杀二万余众，夺马二千余匹，擒都将单无敌已下七十余人。《通鉴》：单可及，幽州骁将，号单无敌。是月，葛从周自山东领其部众，驰以救魏。翼日，乘胜，诸将张存敬以下连破八寨，遂逐燕军，北至于临清，壅其残寇于御河，溺死者甚众。仁恭奔于沧州。六月，帝表丁会为潞州节度使，以李罕之疾亟故也。又遣葛从周由固镇路入于潞州，以援丁会。七月

壬辰朔，海州陈汉宾拥所部三千奔于淮南。戊戌，晋人陷泽州。帝遣召葛从周于潞，留贺德伦以守之。未几，德伦为晋人所逼，遂弃潞而归，由是潞州复为晋人所有。十一月，陕州都将硃简杀留后李璠，自称留后，送款于帝。

三年四月，遣葛从周以兗、郛、滑、魏之师伐沧州。五月庚寅，攻德州，拔之，臬刺史傅公和于城上。己亥，进攻浮阳。六月，燕帅刘仁恭大举来援，从周与诸将逆战于乾宁军老鸦堤，大破之，杀万余众，俘其将佐马慎交已下百余人。既而以连雨，遂班师。八月，河东遣李进通袭陷洺州，执刺史硃绍宗。帝遣葛从周自鄴县渡漳水，屯于黄龙镇，亲领中军涉洺而寨；晋人惧而宵遁，洺州复平。九月，帝以仁恭、进通之入寇也，皆由镇、定为其囊橐，即以葛从周为上将以伐镇州，遂攻下临城，渡滹沱以环其城。帝亲领军继至，镇帅王熔俱，纳质请盟，仍献文缯二十万以犒戎士，帝许之。十月，晋人以帝宿兵于赵，遂南下太行，急攻河阳，留后侯言与都将阎宝力战固守，仅而获全。十一月，以张存敬为上将，自甘陵发军，北侵幽、蓟，连拔瀛、莫二郡，遂移军以攻中山。定帅王郜以精甲二万战于怀德亭，尽殪之。郜惧，奔于太原。迟明，大军集于城下，郜季父处直持印钥乞降，亦以缯帛三十万为献，帝即以处直代郜领其镇焉。是月，燕人刘守光赴援中山，寨于易水之上，继为康怀英、张存敬等所败，斩获甚众。由是河朔知惧，皆弭伏焉。

是岁，唐左军中尉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宫内，立皇子德王裕为帝，仍遣其养子希度来言，愿以唐之神器输于帝。帝时方在河朔，闻之，遽还于汴，大计未决。会李振自长安使回，因言于帝曰：“夫豎刁、伊戾之乱，所以资霸者之事也。今阉豎幽辱天子，王不能讨，无以令诸侯。”帝悟，因请振复使于长安，与时宰潜谋反正。

天复元年正月乙酉朔，唐宰相崔允潜使人以帝密旨告于侍卫军将孙德昭已下，令诛左右中尉刘季述、王仲先等，即时迎昭宗于东内，御楼反正。癸巳，降制进封帝为梁王，酬反正之功也。昭宗之废也，汴之邸吏程岩牵昭宗衣下殿。帝闻之，召岩至汴，折其足，送于长安，杖杀之。是时，河中节度使王珂结援于太原，帝怒，遣大将张存敬率将涉河，由含山路鼓行而进。戊申，攻下绛州。壬子，晋州刺史张汉瑜举郡来降，帝即以大将侯言权领晋州，何緡权领绛州，晋、绛平。己未，大军至河中，存敬命繚其垣而攻之。壬戌，蒲人颺素幡以请降。庚午，帝至河中，以张存敬权领河中军府事，河中平，帝乃东还。是月，李克用遣牙将张特来聘，请寻旧好，帝亦遣使报命。三月癸未朔，帝归自河中。是月，遣大将贺德伦、氏叔琮领大军以伐太原，叔琮等自太行路入，魏博都将张文恭自磁州新口入，葛从周以兗、郛之众自土门路入，洺州刺史张归厚以本军自马岭入，定州刺史王处直以本军自飞狐入，晋州侯言自阴地入。泽州刺史李存璋弃郡奔归太原。叔琮引军逼潞州，节度使孟迁乞降。河东屯将李审建、王周领步军一万、骑二千诣叔琮归命，乃进军趋太原。四月乙卯，大军出石会关，营于洞涡驿。都将白奉国自井陘入，收承天军。张归厚引兵至辽州，刺史张鄂迎降。氏叔琮即日与诸军至晋阳城下，城中虽时出精骑来战，然危蹙已甚，将谋遁矣。会叔琮以刍粮不给，遂班师。五月癸卯，昭宗以帝兼领护国军节度使、河中尹。六月庚申，帝发自大梁。丁卯，视事于河中，以素服出郊，拜故节度使王重荣墓。寻辟其子瓚为节度判官，请故相张浚为重荣撰碑。帝自中和初归唐，首依重荣，至是思其旧德，故恩礼若是。七月甲寅，帝东还梁邸。

十月戊戌，奉密诏赴长安。是时，朝廷既诛刘季述，以韩

全海、张宏彦为两军中尉，袁易简、周敬容为枢密使。是时军国大政，专委宰相崔允，每事裁抑宦官，宦官侧目。允一日于便殿，奏欲尽去之，全海等属垣闻之，尝于昭宗前祈哀自诉。自是昭宗敕允，每有密奏，令进囊封。全海等乃访京城美妇人十数以进，使求宫中阴事，昭宗不悟，允谋渐泄。中官视允皆裂，以重赂甘言诱藩臣以为城社，时因燕聚，则相向流涕。时允掌三司货泉，全海等教禁兵伺允出，聚而呼噪，诉以冬衣减损，又于昭宗前诉之；昭宗不得已，罢允知政事。允怒，急召帝请以兵入辅，故有是行。戊申，行次河中。同州留后司马鄴，华之幕吏也，举郡来降。辛亥，驻军于渭滨，华帅韩建遣使奉笺纳款，又以银三万两助军。是日，行次零口。癸丑，闻长安乱，昭宗为阍官韩全海等劫迁，西幸凤翔，盖避帝之兵锋也。翼日，遂命旋师，夕次于赤水。乙卯，大军集于华州城下，韩建惶骇失措，即以城降。丙辰，帝表建权知忠武军事，促令赴任。同、华二州平。是时，唐太子太师卢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状请帝速请迎奉。己未，遂帅诸军发自赤水。壬戌，次于咸阳。侦者云：“天子昨暮至岐山，旦日宋文通扈蹕入其闔矣。”是时，岐人遣大将符道昭领兵万人屯于武功以拒帝，帝遣康怀英败之，掳甲士六千余众。乙丑，次于岐山，文通遣使奉书自陈其失，请帝入觐。丙辰，及岐闔，文通渝约，闭壁不获通，复次于岐山。是时，昭宗累遣使赍殊书御札赐帝，遣帝收军还本道。帝诊之曰：“此必文通、全海之谋也。”皆不奉诏。癸酉，飞章奉辞，且移军北伐。乙亥，至邠州，节度使李继徽举城降。继徽因请去文通所赐李姓，复本宗杨氏，又请纳其帑以为质，帝皆从之，仍易其名曰崇本。邠州平。己丑，唐丞相崔允、京兆尹郑元规至华州，以速迎奉为请，许之。

二年正月，帝复次于武功，岐人坚壁不下，乃回军于河中。

二月，闻晋军大举南下，声言来援凤翔，帝遣硃友宁帅师会晋州刺史氏叔琮以御之，帝以大军继其后。三月，友宁、叔琮与晋军战于晋州之北，大败之，生擒克用男廷鸾。帝喜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岐人之所恃也，今既如此，岐之变不久矣。”四月，岐人遣符道昭领大军屯于虢县，康怀英帅骁骑败之。丁酉，唐丞相崔允自华来谒帝，屡述艰运危急，事不可缓；又虑群阉拥昭宗幸蜀，且告帝，帝为动容。允将辞，启宴于府署，帝举酒，允情激于哀，因自持乐板，声曲以侑酒。帝甚悦，座中以良马珍玩之物贄，既行，命诸将缮戎具。

五月丁巳，帝复西征。六月丁丑，次于虢县。癸未，与岐军大战，自辰至午，杀万余众，擒其将校数百人，乘胜遂逼其垒。七月丙午，岐军复出求战，帝军不利。是月，遣孔勍帅师取凤、陇、成三州，皆下之。是时，岐人相率结寨于诸山，以避帝军；帝分兵以讨，浹旬之内，并平之。九月甲戌，帝以岐军诸寨连结稍盛，因亲统千骑登高谯之。时秋空澄霁，烟霭四绝，忽有紫云如伞盖，凝于龙旌之上，久之方散，观者咸讶之。是时，帝以岐人坚壁不战，且虑师老，思欲旋旆以归河中，因密召上将数人语其事。时亲从指挥使高季昌独前出抗言曰：“天下雄杰，窥此举者一岁矣；今岐人已困，愿少俟之。”帝嘉其言，因曰：“兵法贵以正理，以奇胜者诈也，乘机集事，必由是乎！”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给之，寻有骑士马景坚愿应命，且曰：“是行也，必无生理，愿录其孥。”帝凄然止其行，景固请，乃许之。明日军出，《北梦琐言》云：时因硃友伦总骑军且至，将大出兵逐之。诸寨屏匿如无人，景因跃马西走，直叩岐闾，诈以军怨东遁为告，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，俟夕将遁矣，宜速掩之。李茂贞信其言，案：李茂贞即宋文通，此纪前后互异，盖仍当时军檄之文，未及改从画一。遽启二扉，悉

众来寇。时诸军以介马待之，中军一鼓，百营俱进，又分遣数骑以据其阨。岐人进不能驻其趾，退不能入其垒，杀戮蹂践，不知其数。茂贞由是丧胆，但闭壁而已。十一月癸卯，鄜帅李周彝《新唐书》作“李茂勋”，茂勋即周彝也。统兵万余人屯于岐之北原，与城中举烽以相应。翼日，帝以周彝既离本部，鄜必无守备，因命孔勍乘虚袭下之。甲寅，鄜州平。周彝闻之，收军而遁。茂贞既失鄜州之援，愕然有瓦解之惧，由是议还警蹕，诛阉寺以自赎焉。

三年正月甲寅，岐人启壁，唐昭宗降使宣问慰劳，兼传密旨。寻又命翰林学士韩渥、赵国夫人宠颜赍诏押赐帝紫金酒器、御衣玉带。丙辰，华州留后李存审遣飞骑来告，青州节度使王师范遣牙将张厚鞬甲冑弓槊，诈言来献，欲盗据州城，事觉，已擒之矣。是日，师范又遣其将刘鄩盗据兖州。丁巳，昭宗遣中使押送军容使韩全诲已下三千余人首级以示帝。甲子，昭宗发离凤翔，幸左剑寨，权驻蹕帝营。帝素服待罪，昭宗命学士传宣免之，帝即入见称罪，拜伏者数四。既而促召升殿，密迓御座，且曰：“宗庙社稷是卿再造，朕与戚属是卿再生。”因解所御玉带面以赐帝；帝亦以玉鞍勒马、金银器、纹锦、御馔酒果等躬自拜进焉。及翠华东行，帝匹马前导十余里，宣令止之。己巳，昭宗至长安，谒太庙，御长乐楼。礼毕，谓帝曰：“朕生入旧京，是卿之力也。自古救君之危，曾无有如是者。况今日再及清庙，得亲奉觞酒，奠于先皇帝室前，卿之德，朕知不能报矣！”即召帝执手，声泪俱发者久之。翼日，诛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余人于内侍省。三月庚辰，制以帝为守太尉、兼中书令、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、诸道兵马副元帅，加食邑三千户，实封四百户，仍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。

戊戌，帝建旆东还，昭宗御延喜楼送之，既醉，遣内臣赐



帝御制《杨柳词》五首。三月戊午，至大梁。时以青州未平，命军士休浣以俟东征。四月丙子，巡师于临朐，亟命逼其城，与青州兵战于城下，大败之。是夕，淮将王景仁以所部援军宵遁，帝遣杨师厚追及辅唐，杀千人，乘胜攻下密州。八月戊辰，以伐叛之柄委于杨师厚，帝乃东还。九月癸卯，师厚率大军与王师范战于临朐，青军大败，杀万余人，并擒师范弟师克，即时徙寨以逼其城。辛亥，偏将刘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来献。播，师范之谋主也，帝命毙之。戊午，师范举城请降。青州平。翼日，分命将校略地于登、莱、淄、棣等州，皆下之。由是东渐至海，皆为梁土也。帝复命师范权知青州军州事，师范乃请以钱二十万贯犒军，帝许之。十月辛巳，护驾都指挥使硃友伦因击鞠堕马，卒于长安。讣至，帝大怒，以为唐室大臣欲谋叛己，致友伦暴死。十一月丁酉，青将刘鄩举兖州来降。鄩，王师范之将也，师范令窃据兖州久之，及闻师范降，鄩乃归命。帝以鄩善事其主，待之甚优，寻署为元帅府都押牙，权知鄆州留后。

天祐元年正月己酉，帝发自大梁，西赴河中，京师闻之，为之震惧。是时，将议迎驾东幸洛阳，虑唐室大臣异议，帝乃密令护驾都指挥使硃友谅矫昭宗命，收宰相崔允、京兆尹郑元规等杀之。《欧阳史》云：遣硃谦杀胤于京师，其与友伦击鞠者皆杀之。又，邠、岐兵士侵逼京畿，帝因是上表，坚请昭宗幸洛，昭宗不得已而从之。帝乃率诸道丁匠财力，同构洛阳宫，不数月而成。二月乙亥，昭宗驻蹕于陕，帝自河中来觐，谒见行营。因洒涕而言曰：“李茂贞等窃谋祸乱，将迫乘舆，老臣无状，请陛下东迁，为社稷大计也。”昭宗命延于寝室见何皇后，面赐酒器及衣物。何后谓帝曰：“此后大家夫妇委身于全忠矣。”因歔歔泣下。后数日，帝开宴于陕之私第，请驾临幸。翼日，帝辞归洛阳，昭宗开内宴，时有宫人与昭宗附耳而语。

韩建蹙帝之足，帝遽出，以为图己，因连上章请车驾幸洛。《十国春秋》、《吴世家》，三月丁巳，唐帝遣间使以绢诏告难于我及西川、河东等，令纠率藩镇，以图匡复。诏有云：“朕至洛阳，则为全忠所幽闭，诏敕皆出其手，朕意不得复通矣。”

三月丁未，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。是时，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传宣，谓帝曰：“皇后方在草蓐，未任就路，欲以十月幸洛。”帝以陕州小藩，非万乘久留之地，期以四月内东幸。闰月丁酉，昭宗发自陕郡。壬寅，次于谷水。是时，昭宗左右惟小黄门及打球供奉、内园小兒二百余人，帝犹忌之。是日，密令医官许昭远告变，乃设馔于别幄，召而尽杀之，皆坑于幕下。先是，选二百余人，形貌大小一如内园人物之状，至是使一人擒二人，缢于坑所，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饰。昭宗初不能辨，久而方察。自是，昭宗左右前后，皆梁人矣。甲辰，车驾至洛都，帝与宰相百官导驾入宫。乙卯，昭宗以帝为宣武、宣义、护国、忠武四镇节度使。时帝请以郢州授张全义，故有此命。五月丙寅，昭宗宴群臣，曰：“昨来御楼前一夜亡失赦书，赖梁王收得副本，不然误事，宰执不得无过矣。”是日宴次，昭宗入内，召帝于内殿曲宴，帝不测其事，不敢奉诏。又曰：“卿不欲来，即令敬翔人来。”帝密遣翔出，乃止。己巳，奉辞东归。乙亥，至大梁。六月，帝遣都将硃友裕率师讨邠州，节度使杨崇本叛故也。癸丑，帝西征，遂朝于洛阳。七月甲子，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场。乙丑，帝发东都。壬申，至河中。八月壬寅，昭宗遇弑于大内，遗制以辉王祝为嗣。乙巳，帝自河中引军而西。癸丑，次于永寿，邠军不出。九月辛未，班师。十月癸巳，至洛阳，诣西内，临于梓宫前，祇见于嗣君。辛丑，制以案此下有阙文。帝至自西征。十一月辛酉，光州遣使来求援。时光州归款于帝，寻为淮人所攻，故来乞师。

戊寅，帝南征渡淮，次于霍丘，大掠卢、寿之境，淮人乃弃光州而去。

二年正月庚申，进攻寿州，寿人坚壁不出。丁亥，帝自霍丘班师。二月辛卯，帝至自南征。甲午，青州节度使王师范至大梁，帝待以宾礼，寻表授河阳节度使。七月辛酉，天子赐帝迎鸾纪功碑，树于洛阳。庚午，遣大将军杨师厚率前军讨赵匡凝于襄州。辛未，帝南征，表赵匡凝罪状，削夺官爵。八月，杨师厚进收唐、邓、复、郢、随、均、房等七州。帝驻军汉江北，自循江干，经度济师之所。九月甲子，师厚于阴谷江口造梁以济师，赵匡凝率兵二万振于江滨。师厚麾兵进击，襄人大败，杀万余众。乙丑，越匡凝焚其舟，率亲军载轻舸沿汉而遁。丙寅，帝济江，至中流，舟坏，将没者数四，比及岸，舟沉。是日，入襄城，帝因周视府署，其帑藏悉空。惟于西庑下有一亭，窗户俨然，扃锁甚密，遂令破锁启扉，中有一大匮，絨繒甚至；又令破其匮，内有金银数百铤。帝因叹曰：“乱兵既入，公私财货固无子遗矣。此帑当有阴物主之，不令常人所得，俟我以有之邪！”遂以百余铤赐杨师厚。袭荊州，留后赵匡明弃城上峡奔蜀。荆、襄二州平。帝以都将贺瑰权领荊州，杨师厚权领襄州，即表其事。

十月丙戌朔，天子以帝为诸道兵马元帅。辛卯，帝自襄州引军由光州路趋淮南；将发，敬翔切谏，请班师以全军势，帝不听。壬辰，次于枣阳，遇大雨，颇阻师行之势。军至寿春，寿春人坚壁清野以待帝。帝乃还，舍于正阳。

十一月丙辰，大军北济。《十国春秋》：柴再用抄其后军，斩首三千级，获輜重万计。帝至汝阴，深悔淮南之行，躁烦尤甚。《师友杂志》：硃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，全忠独言曰：“此树宜为车毂。”众莫应。有游客数人起应曰：

“宜为车毂。”全忠勃然厉声曰：“书生辈好顺口玩人，皆此类也。车须用夹毂，柳木岂可为之！”顾左右曰：“尚何待！”左右数十人捽言为车毂者，悉扑杀之。丁卯，帝至自南征。辛巳，天子命帝为相国，总百揆。以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、天雄、武顺、佑国、河阳、义武、昭义、保义、武昭、武定、泰宁、平卢、匡国、武宁、忠义、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。案《旧唐书》，尚有忠武、镇国二道，此阙载。进封帝为魏王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赞拜不名，兼备九锡之命。癸未，唐中书门下奏：“中书印已送相国，中书公事权用中书省印。”甲申，中书门下奏：“天下州县名与相国魏王家讳同者，请易之。”十二月乙酉朔，帝让相国、魏王、九锡之命。丙戌，京百司各差官赉本司须知孔目并印赴魏国送纳。甲午，天子以帝坚让九锡之命。乃命宰相柳灿来使，且述揖让之意焉。丁酉，帝又让九锡之命，诏略曰：“但以鸿名难掩，懿实须彰，宜且徇于奏陈，未便行于典册。”又改诸道兵马元帅为天下兵马元帅。是时，帝以唐朝百官服饰多阙，乃制造逐色衣服，请朝廷等第赐之。其所给俸钱，仍请自来年正月全支。

三年正月，幽、沧称兵，将寇于魏。魏人来乞师，且以牙军骄悍，谋欲诛之，遣亲吏臧延范密告于帝，帝阴许之。乙丑，北征。先是，帝之爱女适罗氏，是月卒于鄴城，因以兵仗数千事实于橐中，遣客将马嗣勋领长直军千人，杂以工匠、丁夫，肩其橐而入于魏，声言为帝女设祭，魏人信而不疑。庚午夜，嗣勋率其众与罗绍威亲军数百人同攻牙军，迟明尽杀之，死者七千余人，泊于婴孺，亦无留者。是日，帝次于内黄，闻之，驰骑至魏。时魏之大军方与帝军同伐沧州，闻牙军之死，即时奔还。帝之军追及历亭，杀贼几千，余众乃拥大将史仁遇保于高唐，帝遣兵围之。是月，天子诏河南尹张全义部署修制相国

魏王法物。

三月甲寅，天子命帝总判盐铁、度支、户部等三司事，帝再上章切让之，乃止。四月癸未，攻下高唐，军民无少长皆杀之，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献，帝命支解之。未几，又攻下澶、博、贝、卫等州，皆为魏军残党所据故也。是时晋人围邢州，刺史牛存节坚壁固守，帝遣符道昭帅师救之，晋人乃遁去。五月，帝略地于洺州，既而复入于魏。七月己未，自魏班师。是日，收复相州，自是魏境悉平。壬申，帝归自魏。

八月甲辰，以沧州未平，复命北征。九月丁卯，营于长芦。一夕，帝梦白龙附于两肩，左右瞻顾可畏，帝兄然惊寤。十月辛巳，邠州杨崇本以凤翔、邠、宁、泾、鄜、秦、陇之众合五六万来寇，屯于美原，列十五寨，其势甚盛。帝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、都将康怀英帅师御之。知俊等大破邠寇，杀二万余众，夺马三千余匹，擒其列校百余人，杨崇本、胡章仅以身免。十一月庚戌，怀英乘胜进军，遂收鄜州。十二月乙丑，帝以文武常参官每月一、五、九日赴朝，奏请备廊餐，诏从之。遂自长芦班师。案：以上疑有阙文。据《旧唐书·哀帝纪》：戊辰，李克用与幽州之众同攻潞州，全忠守将丁会以泽、潞降太原，克用以其子嗣昭为留后。甲戌，全忠烧长芦营旋军，闻潞州陷故也。以寨内糗粮山积，帝命焚之。沧帅刘守文以城中绝食，因致书于帝，乞留余粮以救饥民，帝为留十余困以与之。《容斋续笔》：沧州还师，悉焚诸营资粮，在舟中者凿而沉之。守文遗全忠书曰：“城中数万口，不食数月矣，与其焚之为烟，沉之为泥，愿乞其所余以救之。”全忠为之留数困，沧人赖以济。

### 太祖纪三

开平元年正月丁亥，帝回自长芦，次于魏州。节度使罗绍威以帝回军，虑有不测之患，由是供亿甚至，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陈之。帝虽拒而不纳，然心德之。壬寅，帝至自长芦。是日，有庆云覆于府署之上。甲辰，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来传禅代之意。贻矩谒帝，陈北面之礼，帝揖之升阶。贻矩曰：“殿下功德及人，三灵所卜已定。皇帝方议裁诏，行舜、禹之事，臣安敢违。”既而拜伏于砌下，帝侧躬以避之。

二月戊申，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，状若芙蓉，紫烟蒙护，数日不散。又，是月，家庙第一室神主上，有五色衣自然而生，识者知梁运之兴矣。唐乾符中，木星入南斗，数夕不退，诸道都统晋国公王铎观之，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，咸曰：“金火土犯斗即为灾，唯木当为福耳！”或亦然之。时有术士边冈者，洞晓天文，博通阴阳历数之妙，穷天下之奇秘，有先见之明，虽京房、管辂不能过也。铎召而质之，冈曰：“惟木为福神，当以帝王占之。然则非福于今，必当有验于后，未敢言之，请他日证其所验。”一日，又密召冈，因坚请语其详，至于三四，冈辞不获。铎乃屏去左右，冈曰：“木星入斗，帝王之兆也。木在斗中，‘硃’字也。以此观之，将来当有硃氏为君者也，天戒之矣。且木之数三，其祯也应在三纪之内乎！”铎闻之，不复有言。天后朝有讖辞云：“首尾三鳞六十年，两角犊子自狂颠，龙蛇相斗血成川。”当时好事者解云：“两

角犊子，牛也，必有牛姓干唐祚。”故周子谅弹牛仙客，李德裕谤牛僧孺，皆以应图讖为辞。然“硃”字“牛”下安“八”，八即角之象也，故硃滔、硃泚构丧乱之祸，冀无妄之福，岂知应之帝也。

四月，唐帝御札敕宰臣张文蔚等备法驾奉迎梁朝。宋州刺史王皋进赤乌一双。又，宰臣张文蔚正押传国宝、玉册、金宝及文武群官、诸司仪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军离郑州。丙辰，达上源驿。是日，庆云见。令曰：“王者创业兴邦，立名传世，必难知而示训，从易避以便人。案：此下有阙文。或稽其符命，应彼开基之义，垂诸象德之言。爰考简书，求于往代，周王昌、发之号，汉帝询、衍之文，或从一德以徽称，或为二名而更易。先王令典，布在缣缃。寡人本名，兼于二字，且异帝王之号，仍兼易之难，郡职县官，多须改换。况宗庙不迁之业，宪章百世之规，事叶典仪，岂惮革易。寡人今改名晃，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，日光显契于瑞文，昭融万邦，理斯在是。庶顺昊穹之意，永臻康济之期。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庙，其旧名，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回避。”时将受禅，下教以本名二字异帝王之称，故改名。己未，赐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。戊辰，即位。制曰：

王者受命于天，光宅四海，祇事上帝，宠绥下民。革故鼎新，谅历数而先定，创业垂统，知图篆以无差。神器所归，祥符合应。是以三正互用，五运相生，前朝道消，中原政散，瞻乌莫定，失鹿难追。朕经纬风雷，沐浴霜露，四征七伐，垂三十年，纠合齐盟，翼戴唐室。随山刊木，罔惮胼胝；投袂挥戈，不遑寝处。洎上穹之所赞，知广运之不兴，莫谐辅汉之谋，徒罄事殷之礼。唐主知英华已竭，算祀有终，释龟鼎以如遗，推剑绂而相授。朕惧德弗嗣，执谦允恭，避骏命于南河，眷清风

于颖水。而乃列岳群后，盈廷庶官，东西南北之人，斑白缙黄之众，谓朕功盖上下，泽被幽深，宜应天以顺时，俾化家而为国。拒彼亿兆，至于再三。且曰七政已齐，万几难旷。勉遵令典，爰正鸿名，告天地神祇，建宗庙社稷。

顾惟凉德，曷副乐推，栗若履冰，懍如驭朽。金行启祚，玉历建元，方宏经治之规，宣布惟新之令。可改唐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，国号大梁。《书》载虞宾，斯为令范，《诗》称周客，盖有明文。是用先封，以礼后嗣，宜以曹州济阴之邑奉唐主，封为济阴王。凡曰轨仪，并遵故实。姬庭多士，比是殷臣；楚国群材，终为晋用。历观前载，自有通规，但遵故事之文，勿替在公之效。应是唐朝中外文武旧臣，见任前资官爵，一切仍旧。凡百有位，无易厥章，陈力济时，尽瘁事我。古者兴王之地，受命之邦，集大勋有异庶方，沾庆泽所宜加等。故丰沛著启祚之美，穰邓有建都之荣，用壮鸿基，且旌故里，爰遵令典，先示殊恩。宜升汴州为开封府，建名东都。其东都改为西都，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四月，改京兆府为大安府，长安县为大安县，万年县为大年县，仍置佑国军节度使额。始命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。

是日大酺，赏赐有差。《通鉴》：甲辰，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。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，礼部尚书苏循副之；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，翰林院学士张策副之；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，尚书左丞赵光逢副之。帅百官备法驾，诣大梁。甲子，张文蔚、杨涉乘辂自上源驿至，从册宝诸司各备仪卫鹵簿前导，百官从其后，至金祥殿前陈之。王被袞冕，即皇帝位。张文蔚、苏循奉册升殿进读，杨涉、张策、薛贻矩、赵光逢以次奉宝升殿，读已，降，帅百官舞蹈称驾。帝遂与文蔚等宴于元德殿。帝举酒曰：“朕辅政未久，此皆诸公推戴之力。”文



蔚等惭惧，俯伏不能对，独苏循、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祚盛称帝功德，宜应天顺人。宋州刺史王皋进两岐麦，陈州袁象先进白兔一，付史馆编录，兼示百官。诏在京司及诸军州县印一例铸换，其篆文则各如旧。辛未，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封楚王。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，翔与帷幄之谋，故首擢焉。追尊四代庙号：高祖妣州府君上谥曰宣元皇帝，庙号肃祖，太庙第一室，陵号兴极陵，祖妣高平县君范氏追谥宣僖皇后；皇曾祖宣惠王上谥曰光献皇帝，庙号敬祖，第二室，陵号永安，祖妣秦国夫人杨氏追谥光孝皇后；皇祖武元王上谥曰昭武皇帝，庙号宪祖，第三室，陵号光天，祖妣吴国夫人刘氏追谥昭懿皇后；皇考文明王上谥曰文穆皇帝，庙号烈祖，第四室，陵号咸宁，皇妣晋国太夫人王氏追谥文惠皇后。以宣武节度副使皇子友文为开封尹，判建昌院事。友文，本康氏子也，帝养以为子。

是月，制宫殿门及都门名额：正殿为崇元殿，东殿为元德殿，内殿为金祥殿，万岁堂为万岁殿，门如殿名。帝自谓以金德王，又以福建上献鹦鹉，诸州相继上白乌、白兔泊白莲之合蒂者，以为金行应运之兆，故名殿曰金祥。以大内正门为元化门，皇城南门为建国门，滴漏门为启运门，下马门为升龙门，元德殿前门为崇明门，正殿东门为金乌门，西门为玉兔门，正衙东门为崇礼门，东偏门为银台门，宴堂门为德阳门，天王门为宾天门，皇城东门为宽仁门，浚仪门为厚载门，皇城西门为神兽门，望京门为金凤门，宋门为观化门，尉氏门为高明门，郑门为开明门，梁门为乾象门，酸枣门为兴和门，封丘门为含耀门，曹门为建阳门。升开封、浚仪为赤县，尉氏、封丘、雍丘、陈留为畿县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四月，改左右长直为左右龙虎军，左右内衙为左右羽林军，左右坚锐夹马突将为左右神武军，左右亲随军将马军为左右龙骧军。

五月，以唐朝宰臣张文蔚、杨涉并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；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帝初受禅，求理尤切，委宰臣搜访贤良。或有在下位抱负器业久不得伸者，特加擢用；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，可陈章疏，当亲鉴择利害施行，然后赏以爵秩；有晦迹丘园不求闻达者，令彼长吏备礼邀致，冀无遗逸之恨。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，两浙节度使钱镠进封吴越王。辛巳，有司奏，以降诞之日为大明节，休假前后各一日。壬午，保义军节度使硃友谦进百官衣二百副。乙酉，立皇兄全昱为广王，皇子友文为博王，友珪为郢王，友璋为福王，友雍为贺王，友徽为建王。辛卯，以东都旧第为建昌宫，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。初，帝创业之时，以四镇兵马仓库籍繁，因总置建昌院以领之，至是改为宫，盖重其事也。甲午，诏天下管属及州县官名犯庙讳者，各宜改换：城门郎改为门局郎，茂州改为汶州，桂州慕化县改为归化县，潘州茂名县改为越裳县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：京师呼城外为州东、州西、州南、州北，而韦城、相城、胙城等县，但呼韦县、相县、胙县，盖沿梁时避讳之旧也。诏枢密院宜改为崇政院，以知院事敬翔为院使。改文思院为乾文院，同和院改为佐鸾院。《五代会要》：五月，改御食使为司膳使，小马坊使为天驷使。以西都水北宅为大昌宫，废雍州太清宫，改西都太微宫，亳州太清宫皆为观，诸州紫极宫皆为老君庙。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，进辟支佛骨及梵夹经律。丙申，御元德殿，宴犒诸军使刘捍、符道昭已下，赐物有差。

是月，青州、许州、定州三镇节度使请开内宴，各赐方物。以青州节度使韩建守司徒、平章事。帝以建有文武材，且详于稼穡利害、军旅之事、筹度经费，欲尽询焉，恩泽特异于时，罕有比者；随拜为上相，赐赉甚厚。宿州刺史王儒进白兔一，

濮州刺史图嘉禾瑞麦以进。广州进奇宝名药，品类甚多。河南尹张全义进开平元年已前羨余钱十万贯、绢六千匹、绵三十万两，仍请每年上供定额每岁贡绢三万匹，以为常式。荆南高季昌进瑞橘数十颗，质状百味，倍胜常贡。且橘当冬熟，今方仲夏，时人咸异其事，因称为瑞。

六月，幸乾元院，宴召宰臣、学士及诸道入贡陪臣。己亥，帝御崇元殿，内出追尊四庙上谥号玉册宝共八副，宰臣文武百官仪仗鼓吹导引至太庙行事。癸卯，司天监奏：“日辰内有‘戊’字，请改为‘武’。”从之。癸亥，诏以前朝官僚，谴逐南荒，积年未经昭雪，其间有怀抱材器为时所嫉者，深负冤抑。仍令录其名姓，尽复官资，兼告谕诸道令津致赴阙。如已亡歿，并许归葬，以明恩荡。以西都徽安门北路逼近大内宫垣，兼非民便，令移自榆林直趋端门之南。改耀州报恩禅院为兴国寺。马殷奏破淮寇；静海军节度使曲裕卒。

七月丙申，以静海军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顗起复为安南都护，充节度使。《五代会要》：七月，敕云：“建国迁都，俾新其制，况山河之险，表里为防。今二京俱在关东以内，仍以潼关隶陕州，复置河潼军使，命虢州刺史兼领之。”其月，敕改虎牢关为军，仍置虎牢关军使。己亥，追尊皇妣为皇太后。

八月，以潞州军前屯师旅，壁垒未收，乃别议戎帅，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营都统。敕：“朝廷之仪，封册为重，用报勋烈，以隆恩荣，固合亲临，式光典礼。旧章久缺，自我复行。今后每封册大臣，宜令有司备临轩之礼。”《五代会要》：八月，敕云：“诸道所有军事申奏，令直至右银台门，委客省使画时引进，寻常公事依前四方馆收接。”甲子平明前，老人星见于南极。壬申，密州进嘉禾，又有合欢榆树，并图形以献。是月，隰州奏，大宁县至固镇上下二百里，今月八日，

黄河清，至十月如故。

九月辛丑，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，任其所适。敕以近年文武官诸道奉使，皆于所在分外停住，逾年涉岁，未闻归阙。非惟劳费州郡，抑且侮慢国经。臣节既亏，宪章安在。自今后两浙、福建、广州、安南、邕、容等道使到发许住一月；湖南、洪、鄂、黔、桂许住二十日；荆、襄、同、雍、镇、定、青、沧许住十日；其余侧近不过三五日。凡往来道路，据远近里数，日行两驿。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，委所在长吏具事由奏闻。如或有违，当行朝典，命御史点检纠察，以儆慢官。魏博罗绍威二男廷望、廷矩，年在幼稚，皆有材器，帝以其藩屏勋臣之胄，宜受非次之用，皆擢为郎。恩命既行之后，二子亦就班列。绍威乃上章，以齿幼未任公事，乞免主印、宿直。从之。封镇东军神祠为崇福侯。浙西奏，道门威仪郑章、道士夏隐言，焚修精志，妙达希夷，推诸辈流实有道业。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，仍名元章，隐言赐紫衣。《五代会要》：九月，置左右天兴、左右广胜军，仍以亲王为军使。

十月，帝以用军，未暇西幸，文武百官等久居东京，渐及疑訝，令就便各许归安，只留韩建、薛貽矩，翰林学士张策、韦郊、杜晓，中书舍人封舜聊、张衮并左右御史、司天监、宗正寺，兼要当诸司节级外，其宰臣张文蔚已下文武百官，并先于西京祇候。庚午，大明节，内外臣僚各以奇货良马上寿。故事，内殿开宴，召释、道二教对御谈论，宣旨罢之。命阁门使以香合赐宰臣佛寺行香。驾幸繁台讲武。癸酉，御史司宪薛廷圭奏请文武百官仍旧朝参。先是，帝欲亲征河东，命朝臣先赴洛都，至是缓其期，乃允所奏。宰臣请每月初入阁，望日延英听政，永为常式。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进纳越匡凝东第书籍。先是，收复襄、汉，帝阅其图书，至是命师厚进焉。广州进献

助军钱二十万，又进龙脑、腰带、珍珠枕、玳瑁、香药等。

十一月壬寅，帝以征讨未罢，调补为先，遂命尽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，各许归乡里。广州进龙形通犀腰带、金托里含稜玳瑁器百余副，香药珍巧甚多。广南管内获白鹿，并图形来献，耳有两缺。按《符瑞图》，鹿寿千岁变白，耳一缺。今验此鹿耳有二缺，其兽与色皆应金行，实表嘉瑞。

十二月辛亥，诏曰：“潞寇未平，王师在野。攻战之势，难缓于寇围；飞免之勤，实劳于人力。永言辍耒，深用轸怀。宜令长吏，丁宁布告，期以兵罢之日，给复赋租。”于是人户闻之，皆忘其倦。诏故荆南节度使、守中书令、上谷王周汭赠太师，故武昌军节度使、兼中书令、西平王杜洪赠太傅。先是，鄂渚再为淮夷所侵，攻围甚急，杜洪以兵食将尽，继来乞师。帝料其隔越大江，难以赴援，兼以荆州据上游，多战舰，去江夏甚迩，因命周汭举舟师沿流以救之。汭于是引兵东下，才及鄂界，遇朗州背盟作乱，乘江陵之虚，纵兵袭破之，俘掠且尽。既而汭士卒知之，皆顾其家，咸无斗志，遂为淮寇所败，将卒溃散，汭忿恚自投于江。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庙讳，至是因追赠，以其系出周文，故赐姓周氏。及汭兵败之后，武昌以重围经年，粮尽力困，救援不至，讫为淮寇所陷，载洪以送淮师，遂杀之。此二镇，皆以忠贞殁于王事。帝每言诸藩屏翰经纶之业，必首痛汭、洪之薨，至是追赠之，深加轸悼，各以其子孙宗属录用焉。棣州蒲台县百姓王知严妹，以乱离并失怙恃，因举哀追感，自截两指以祭父母。帝以遗体之重，不合毁伤，言念村闾，何知礼教。自今后所在郡县，如有截指割股，不用奏闻。

是年，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，青、齐、河朔尤多。帝曰：“此若因心，亦足为孝。但苟免徭役，自残肌肤，欲以庇身，何

能疗疾？并宜止绝。”《五代会要》：十二月，于辉州砀山县置崇德军。太祖榆社在砀山，置使以领之，始命硃彦让为军使。

## 太祖纪四

开平二年正月癸酉，帝御金祥殿，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诸藩屏陪臣称贺，诸道贡举一百五十七人，见于崇元门。封从子友宁为安王，友伦为密王。幽州刘守文进海东鹰鹞、蕃马、氍毹、方物。

自去冬少雪，春深农事方兴，久无时雨。兼虑有灾疾，帝深轸下民，二月，命庶官遍祀于群望，掩瘞暴露，令近镇案古法以禳祈，旬日乃雨。是月弑济阴王。帝以上党未收，因议抚巡，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礼。乃下令晓告中外，取三月一日离东京，以宰臣韩建权判建昌宫事，《五代会要》：十月，以尚书兵部侍郎李皎为建昌宫副使。兵部侍郎姚洎为鹵簿使，开封尹、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。辛未，契丹主安巴坚遣使贡良马。

三月壬申，帝亲统六军，巡幸泽、潞。是日寅时，车驾西幸，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从，晚次中牟。下诏，以去年六月后，昭义行营阵歿都将吏卒死于王事，追念忠赤，乃录其名氏，各下本军，令给养妻孥，三年内官给粮赐。丁丑，幸泽州。辛巳，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。壬午，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，赐以金带、战袍、宝剑、茶药。甲申，登东北隅逍遥楼搜阅骑乘，旌甲满野。丙申，招讨使刘知俊上章请车驾还东京，盖小郡湫隘，非久驻蹕之所。达览，帝俞其请。以鸿胪卿李鹞唐室宗属，封莱国公，为二王后。有司奏：“莱国公李鹞合留三庙，于西都选地位建立庙宇，以备四仲祀祭，命度支供

给，以遵彝典。”

四月，以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以翰林奉旨学士张策为刑部侍郎、平章事。时帝在泽州，拜二相于行在。丙午，车驾离泽州。丁未，驻蹕于怀州，宴宰臣文武百官。辛亥，至郑州。壬子，至东京。丙寅，车驾幸繁台观稼。鄱陵居人程震以两歧麦穗并画图来进。甲寅，淮寇侵鞞潭、岳边境，欲援朗州，以战舰百余艘扬帆西上，泊鼎口。湖南马殷遣水军都将黄瑀率楼船遮击之，贼众沿流宵遁，追至鹿角镇。诏以户部尚书致仕裴迪复为右仆射。迪敏事慎言，达吏治，明筹算。帝初建节旄于夷门，迪一谒见如故知，乃辟为从事。自是之后，历三十年，委四镇租赋、兵籍、帑廩、官吏、狱讼、赏罚、经费、运漕，事无巨细，皆得专之。帝每出师，即知军州事，逮于二纪，不出梁之闔閭，甚有裨赞之道。禅代之岁，命为太常卿，属年已耄耄，视听昏塞，不任朝谒。遂请老，许之。期月复起，师长席官焉。

五月丁丑，王师围潞州将及二年，李进通危在旦夕，不俟攻击，当自降。太原李存勖以厚币诱结北蕃诸部，并其境内丁壮，悉驱南征决战，以救上党之急。部落帐族，驰马励兵，数路齐进，于铜鞮树寨，旗垒相望。王师败于潞州。己丑，令下诸州，去年有蝗虫下子处，盖前冬无雪，今春亢阳，致为灾沴，实伤垄亩。必虑今秋重困稼穡，自知多在荒陂榛芜之内，所在长吏各须分配地界，精加翦扑，以绝根本。壬辰夜，火星犯月。太史奏，灾合在荆楚。乃令设武备，宽刑罚，恤人禁暴以禳之。军前行营都将康怀英、孙海金以下主将四十三人，于右银台门进状待罪。帝以去年发军之日不利，有违兵法，并释放，兼各赐分物酒食劳问。制：义昌军节度使刘守文加中书令，封大彭王；卢龙军节度使刘守光封河间郡王；许州节度使冯行袭封长



乐王。是月癸未，淮贼寇荊州石首县，襄阳举舟师沿灊港袭败之。

六月辛亥，以亢阳，虑时政之阙，乃诏曰：“迺者下民丧礼，法吏舞文，铨衡既失于选求，州镇又无其举刺，风俗未厚，狱讼实繁，职此之由，上遭天谴。”至是，决遣囚徒及戒励中外。丙寅，月犯角宿。帝以其分野在兖州，乃令长吏治戎事，设武备，省狱讼，恤疲病，祈福禳灾，以顺天戒。丙辰，邠、岐来寇，雍西编户困于逃避，且芟害禾稼，结营自固。逾月，同州刘知俊领所部兵击退，袭至幕谷，大破之，俘斩千计，收其器甲，宋文通仅以身免。诏曰：“敦尚俭素，抑有前闻，斥去浮华，期臻至理。如闻近日贡奉，竞务奢淫，或奇巧荡心，或雕镌溢目，徒殫资用，有费工庸。此后应诸道进献，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戟。至于鞍勒，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。如有此色，所司不得引进。”邕州奏，谪鄜山僧法通、道璘有道行，冬赐紫衣。是月壬戌，岳州为淮贼所据。帝以此郡五岭、三湘水陆会合之地，委输商贾，靡不由斯，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致讨。王师既集，淮夷毁壁焚郭而遁。

秋七月甲戌，大霖雨，陂泽泛溢，颇伤稼穡，帝幸右天武军河亭观水；幸高僧台阅禁卫六军。诏曰：“车服以庸，古之制也；贵贱无别，罪莫大焉。应内外将相，许以银饰鞍勒，其刺史都将内诸司使以降，只取用铜，冀定尊卑，永为条制。仍令执法官纠察之。”《五代会要》载七月敕曰：祭祀之仪，有国大事，如闻官吏慢于恪恭，牲具礼容有异精审，宜令御史台疏其条件奏闻。癸巳，以禅代已来，思求贤哲，乃下令搜访牢笼之，期以好爵，待以优荣，各随其材，咸使登用。宜令所在长吏，切加搜访，每得其人，则疏姓名以闻。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，有司荐导之；如任使后

显立功劳，别加迁陟。敕禁屠宰两月。甲午，以高明门外繁台为讲武台。是台西汉梁孝王之时，尝按歌阅乐于此，当时因名曰吹台。其后有繁氏居于其侧，里人乃以姓呼之，时代绵寝，虽官吏亦从俗焉。帝每登眺，搜乘训戎，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。

八月辛亥，敕应有暴露骸骨，各委差人埋瘞。两浙钱镠奏，请重铸换诸州新印。诏禁戢诸军节级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礼敬。甲寅，太史奏，寿星见于南方。两浙钱镠奏，改管内紫极宫为真圣观，改临安县广义乡为衣锦乡。《十国春秋》、《吴越世家》：八月，梁敕封唐山县为吴昌县，唐兴县为天台县。又敕升杭、越等州为大都督府。复改新城县曰新登，长城县曰长兴，乐成曰乐清，避梁讳也。甲子夜，东方有大流星，光明烛地，有声如裂帛。唐州上言，白龙见，图形以进。

九月丙子，太原军出阴地关南牧，寇掠郡县，晋、绛有备。帝虑诸将玩寇，乃下诏亲议巡幸，命有司备行。丁丑，翠华西狩，宰臣、翰林学士、崇政院使、金吾仗及诸司要切官皆扈从，余文武百官并在东京。壬午，达洛阳。帝御文思殿受朝参，许、汝、孟、怀牧守来朝，泽州刺史刘重霸面陈破敌之策。癸未，西幸，宿新安。丙戌，至陕州驻蹕，蒲、雍、同、华牧守皆进铠甲、骑马、戈戟、食味、方物。幽州都将康君绍等十人自蕃贼寨内来投，又幽州骑将高彦章八十人骑先在并州，乃于晋州军前来降。至是到行在，皆赐分物衣服，放归本道，以示怀服。丁亥，至陈州，赐宴扈从官。戊子，延州贼军寇上平关，又太原军攻平阳，烽火羽书，昼夜继至。乙丑，六军统军牛存节、黄文靖各领所部将士赴行在。甲午，太原步骑数万攻逼晋、绛，逾旬不克，知大军至，乃自焚其寨，至夕而遁。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，并珍玩、香药、奇品、海味，色类良多，价累千万。

十月己亥，上在陕。两浙节度使奏，于常州东州镇杀淮贼

万余人，获战船一百二只。以行营左厢步军指挥使贺瑰为左龙虎统军，以左天武军夹马指挥使尹皓为辉州刺史，以右天武都头韩瑋为神捷指挥使，左天武第三都头胡瑋为右神捷指挥使，仍赐帛有差，以解晋州围之功也。以尹皓部下五百人为神捷军。乙巳，御内殿，宴宰臣扈从官共四十五人。丙午，御球场殿，宣夹马都指挥使尹皓、韩瑋以下将士五百人，赐酒食。庚戌，至西都，御文思殿。辛亥，宰臣百僚起居于殿前，遂宣赴内宴，赐方物有差。丁巳，至东都。己未，大明节，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、银器、绫帛以祝寿，宰臣百官设斋相国寺。壬戌，御宣和殿，宴宰臣文武百官。

十一月辛未，御宣和殿，宴宰臣文武百官，以大驾还京故也。庚辰，御宣和殿，宴宰臣文武百官。出开明门，登高僧台阅兵。诸道节度使、刺史各进贺冬田器、鞍马、绫罗等。戊子，赐文武百官帛。乙未，又宴宰臣文武百官于宣和殿。《通鉴》，癸巳，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致仕，以左仆射杨涉同平章事。

十二月，立二王三恪。南郊礼仪使状：“伏以《诗》称有客，《书》载虞宾，实因禅代之初，必行兴继之命。俾之助祭，式表推恩，兼垂恪敬之文，别示优崇之典。征于历代，袭用旧章。谨按唐朝以后魏元氏子孙韩国公为三恪，以周宇文氏子孙为介国公，隋朝杨氏子孙为酈国公，为二王后。今伏以国家受禅，封唐朝子孙李鹗为莱国公。今参详合以介国公为三恪，酈国公、莱国公为二王后。”《五代会要》：十二月，改左右天武为龙虎军，左右龙虎为天武军，左右天威为羽林军，左右羽林为天威军，左右英武为神武军，左右神武为英武军。前朝置龙虎六军谓之卫士，至是以天武、神武、英武等六军易其军号而任勋旧焉。癸丑，猎畋于含耀门外。

开平三年正月戊辰朔，帝御金祥殿，受宰臣、翰林学士称贺，文武百官拜表于东上阁门。己巳，奉迁太庙四室神主赴西京，太常仪仗鼓吹导引斋车，文武百官奉辞于开明门外。甲戌，发东都，百官扈从，次中牟县。乙亥，次郑州。丙子，次汜水县，河南尹张宗奭、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并来朝。戊寅，次偃师县。己卯，备法驾、六军仪仗入西都。是日，御文明殿受朝贺。诏曰：“近年以来，风俗未泰，兵革且繁，正月燃灯，废停已久。今属创开鸿业，初建洛阳，方在上春，务达阳气，宜以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夜，开坊市门，一任公私燃灯祈福。”庚寅，亲享太庙。辛卯，祀昊天上帝于园丘。是日，降雪盈尺，帝升坛而雪霁。礼毕，御五凤楼，宣制大赦天下。赐南郊行事官礼仪使赵光逢以下分物。甲午，上御文思殿宴群臣，赐金帛有差。丙申，赐文武官帛有差。命宣徽使王殷押绢一万匹并茵褥帟二百六十件赐张宗奭。《欧阳史》：丙申，群臣上尊号曰睿文圣武广孝皇帝。改西京贞观殿为文明殿，含元殿为朝元殿。

二月，改思政殿为金銮殿。敕东都曰：“自升州作府，建邑为都，未广邦畿，颇亏国体。其以滑州酸枣县长垣县、郑州中牟县阳武县、宋州襄邑县、曹州戴邑县、许州扶沟县鄢陵县、陈州太康县等九县，宜并割属开封府，仍升为畿县。”《舆地广记》：硃梁时，杨氏据江、淮，于是吴越钱氏上言，以淮寇未平，耻闻逆姓，请改松阳县为长松。丁酉，宴群臣于崇勋殿。甲辰，又宴群臣于崇勋殿，盖藩臣进贺，勉而从之。丙午，宗正寺请修兴极、永安、光天、咸宁诸陵，并令添修上下宫殿、栽植松柏。制可。癸亥，敕：“丰沛之基，寝园所在，凄怆动关于情理，充奉自系于国章。宜设陵台，兼升县望。其辉州砀山县宜为赤县，仍以本县令兼四陵台令。”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奏，延州都指挥使高万兴部领节级家累三十八人来降。

三月，以万兴检校司徒，为丹、延等州安抚、招讨等使。辛未，诏曰：“同州边隅，继有土众归化。暂思巡抚，兼要指挥，今幸蒲、陕，取九日进发。”甲戌，车驾发西都，百官奉辞于师子门外。丁丑，次陕州。己卯，次解县。河中节度使、冀王友谦来奉迎。庚辰，至河中府。幸右军旧杏园讲武。丙戌，以朔方节度使、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。逊本灵州牙校，唐末据本镇，朝廷因而授以节钺。

四月丙申朔，驻蹕河中。壬寅辰时，驾巡于朝邑县界焦黎店，冀王友谦及崇政内诸司使扈从，至申时回。己亥，御前殿，宴宰臣及冀王友谦扈从官。甲寅，宴宰臣及扈从官于内殿。制：易定节度使王处直进封北平王，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封闽王，广州节度使刘隐封南平王，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封大彭郡王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封宏农郡王。

五月乙丑朔，朝，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内殿。己卯，车驾至西京。癸未，御崇勋殿，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以上。己丑，复御崇勋殿，宴宰臣文武官四品以上。升宋州为宣武军节镇，仍以亳、辉、颍为属郡。

六月庚戌，同州节度使刘知俊据本郡反，制令削夺刘知俊在身官爵，仍征发诸军，速令进讨。如有军前将士，怀忠烈以知机，贼内朋徒，愤胁从而识变，便能梟夷逆竖，擒获凶渠，务立殊功，当行厚赏。活捉得刘知俊者，赏钱一万贯文，便授忠武军节度使，并赐庄宅各一所；如活捉得刘知浣者，赏钱一千贯文，便与除刺史，有官者超转三阶，无官者特授兵部尚书；如活捉得刘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并梟送阙廷者，赏赐有差。辛亥，驾至蒲、陕，文武百官于新安县奉迎。刘知俊弟内直右保胜指挥使知浣自洛奔至潼关，右龙虎军十将张温以上二十二人于潼关擒获刘知浣，送至行在。敕：“刘知浣，逆党之中最为

头角；龙虎军，亲兵之内实冠爪牙。昨者攻取潼关，率先用命；寻则擒获知浣，最上立功。颇壮军威，将除国难。所悬赏格，便可支分，许赐官阶，固须除授。但昨捉获刘知浣是张温等二十二人，一时向前，共立功效，其赏钱一千贯文数内，一百贯文与最先打倒刘知浣衙官李稠，四十三贯文与十将张温，二十人各与钱四十二贯八百五十文。立功敕命便授郡府，亦缘同时立功人数不少，所除刺史，难议偏颇。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钱二百贯文数内，十将张温一人每月与十贯文，余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贯文，仍起七月一日以后支給。人与转官职，仍勘名衔，分析申奏，当与施行。”是月，知俊奔凤翔，同州平。

七月乙丑，敕行宫将士阵歿者，咸令所在给槨槨，津置归乡里。战卒闻之悉感涕。丙寅，命宰臣杨涉赴西都，以孟秋享太庙。改章善门为左、右银台门，其左、右银台门却改为左、右兴善门。敕：“大内皇城使诸门，素来未得严谨，将令整肃，须示条章。宜令控鹤指挥，应于诸门各添差控鹤官两人，守帖把门。其诸司使并诸司诸色人，并勒于左、右银台门外下马，不得将领行官一人辄入门里。其逐日诸道奉进，客省使于千秋门外排当抗，勒控鹤官舁抬至内门前，准例令黄门殿直以下舁进，辄不得令诸色一人到千秋门内。其兴善门仍令长官关锁，不用逐日开闭。”是日，又敕：“皇城大内，本尚深严，宫禁诸门，岂宜轻易。未当条制，交下因循，苟出入之无常，且公私之不便。须加铃辖，用戒门闾。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处分。”进封幽州节度使河间郡王刘守光为燕王。《通鉴》：七月癸酉，帝发陕州。乙亥，至洛阳，寝疾。己丑夕，寝殿栋折。诘旦，召近臣诸王视栋折之迹，帝惨然曰：“几与卿等不相见。”君臣对泣久之。遂诏有司释放禁人，从八月朔日后减膳，进素食，

禁屠宰，避正殿，修佛事，以禳其咎。商州刺史李稠弃郡西奔，本州将吏以都牙校李玫权知州事。

八月甲午，以秋稼将登，霖雨特甚，命宰臣以下祷于社稷诸祠。诏曰：“封岳告功，前王重事；祭天肆觐，有国恆规。朕以眇身，恭临大宝，既功德未敷于天下，而灾祥互降于城中。虑于告谢之仪，有缺斋虔之礼，爰修昭报，用契幽通。宜令中书侍郎、平章事于兢往东岳祭拜祷祀讫闻奏。”又敕：“朕以干戈尚炽，华夏未宁，宜循卑菲之言，用致雍熙之化。起八月一日，常朝不御金銮、崇勋两殿，只于便殿听政。”辛亥，制诸郡如有阵歿将士，仰逐都安存家属，如有弟兄兒侄，便给与衣粮充役。赠故山东道节度使留后王珣太保，赠故同州观察判官卢匪躬工部尚书。珣，故河阳将，累以军功为郡守，主留事于襄阳，为小将王求所杀。匪躬尝为刘知俊判官，知俊反，不偕行，为乱兵所害。敕：“建国之初，用兵未罢，诸道章表，皆系军机，不欲滞留，用防缓急。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，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。诸道公事，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。”司天台奏：“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，东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来，老人星见，测在井宿十一度，其色光明阔大。”敕：“所在长吏放杂差役，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。自今后州县府镇，凡使命经过，若不执敕文券，并不得妄差人驴及取索一物已上。又，今岁秋田，皆期大稔，仰所在切如条流本分纳税及加耗外，勿令更有科索。切戒所由人更不得于乡村乞托扰人。”

闰八月，襄阳叛将李洪差小将进表，帝示以含宏，特赐敕书慰谕。又制：“左冯背叛，元恶遁逃，如闻相济之徒，多是胁从之辈，若能回心向国，转祸全身，当与加恩，必不问罪。仍令同、华、雍等州切加招谕，如能枭斩温韬，或以镇寨归化，必加厚赏，仍奖官班，兼委本界招复人户，切加安存。”己卯，

旧五代史

·41·

幸西苑观稼。



## 太祖纪五

开平三年九月癸巳朔，御崇勋殿，宴群臣文武百官。赐张宗奭、杨师厚白綾各三百匹，银鞍辔马。丁酉，上幸崇政院宴内臣，赐院使敬翔、直学士李班等缙彩有差。以门下侍郎、平章事薛贻矩判建昌宫事，兼延资库使。制：“内外使臣复命，未见便归私第者，朝廷命使，臣下奉行，惟于辞见之仪，合守敬恭之道。近者凡差出使，往复皆越常规。或已辞而尚在本家，或未见而先归私第，但从己便，莫禀王程。在礼敬而殊乖，置典章而私举。宜令御史台别具条流事件具黜罚等奏闻。”庚子，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马，以天军胜捷逆将李洪归降事上闻。赐唐福绢银有加，宰臣百官上表称贺。壬寅，开封府虞候李继业赍襄州都指挥使程晖奏状，以今月五日，杀戮逆党千人，并生擒都指挥使傅霸以下节级共五百人，收复襄州人户归业事。《通鉴》：八月，陈晖军至襄州，李洪逆战，大败，王求死。九月丁酉，拔其城，斩叛兵千人，执李洪、杨虔等送洛阳，斩之。癸卯，帝御文明殿，以收复襄汉，受宰臣以下称贺。辛亥，侍中韩建罢守太保，左仆射、同平章事杨涉罢守本官，以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翰林学士奉旨、工部侍郎、知制诰杜晓为尚书户部侍郎、平章事。诏曰：“秋冬之际，阴雨相仍，所司择日拜郊，或虑临时妨事，宜令别更择日奏闻。”是月，礼仪使奏：“据所司择，十月二日，祀圆丘。今参详十月十七日以后入十一月节，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阳生之辰，宜行亲

告之礼。”从之。河中奏，准宣，诏使有铜牌者，所至即易骑以遣。

十月癸未，大明节，帝御文明殿，设斋僧道，召宰臣、翰林学士预之，诸道节度、刺史及内外诸司使咸有进献。诏以寇盗未平，凡诸给过所，并令司门郎中、员外郎出给，以杜奸诈。

十一月癸巳朔，帝斋于内殿，不视朝。甲午，日长至，五更一点自大内出，于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，自五凤楼出南郊，左右金吾、太常、兵部等司仪仗法驾卤簿及左右内直控鹤等引从赴坛，文武百官太保韩建以下班以候，帝升坛告谢。司天台奏：冬至日，自夜半后，祥风微扇，帝座澄明，至晓，黄云捧日。丙申，畋于上东门外。戊戌，制曰：

夫严亲报本，所以通神明；流泽覃休，所以惠黎庶。斯盖邦家不易之道，皇王自昔之规，敢歎大猷，兹惟古义。粤朕受命，于今三年，何曾不寅畏晨兴，焦劳夕惕。师唐、虞之典，上则于乾功，挹殷、夏之源，下涵于民极。欲使万方有裕，六辨无愆。然而志有所未孚，理有所未达，致奸宄作衅，旱暵为灾。骄将守边，拥牙旗而背义；积阴馭气，陵玉烛以干和。载考休征，式昭至警。朕是以仰高俯厚，靡惜于责躬；履薄临渊，冀昭于元览。兢兢栗栗，夙夜匪宁。及夫动干戈而必契灵诛，陈牺斋而克章善应，苟非天垂丕佑，神赞殊休，则安可致夷凶渠，就不战之功，变沴戾气，作有年之庆。况灵旗北指，丧犬羊于乱辙之间，飞骑西临，下酈、翟若走丸之易。息一隅之烟燧，复千里之封疆。而又扫荡左冯，讨除岷首。故得外戎内夏，益知天命之攸归，喙息蚑行，共识皇基之永固。仰怀昭应，欲报无阶。爰因南至之辰，亲展圆丘之礼。兹惟大庆，必及下民，乃宏涣汗之私，以锡疲羸之幸。所冀渐增苏息，亟致和平。噫！朕自临御以来，岁时尚迩，氛昏未殄，讨伐犹频。甲兵须议

于馈粮，飞挽频劳于编户，事非获已，虑若纳隍。宜所在长吏，倍切抚绥，明加勉谕，每官中抽差徭役，禁猾吏广敛贪求。免至流散靡依，凋弊不济。宜令河南府、开封府及诸道观察使切加铃辖，刺史、县令不得因缘赋敛，分外扰人。凡关庶狱，每望轻刑。只候才罢用军，必当便议优给。德音节文内有未该者，宜令所司类列条件奏闻。

己亥，以罗周韩为天雄军节度副使，知府事，从鄴王绍威病请也。辛丑，幸穀水。戊午，御文明殿，册太傅张宗奭太保韩建受册毕。金吾仗引升辂车，仪仗导谒太庙讫，赴尚书省上。幸榆林坡阅兵，教诸都马步兵。敕改乾文院为文思院，行殿为兴安殿，球场为兴安球场，又改弓箭库殿为宣武殿。灵州奏，凤翔贼将刘知俊率邠、岐、秦、泾之师侵迫州城。帝遣陕州康怀英、华州寇彦卿率兵攻迫邠、宁，以缓朔方之寇。《五代春秋》：十一月，秦人来侵灵州。陕州康怀英侵秦，克宁、庆、衍三州。秦人来袭，怀英兵败于升平。

十二月乙丑腊，较猎于甘泉驿。以蒲州肇迹之地，且因经略鄜、延，于是巡幸数月。暇日游豫至焦梨店，颇述前事，念王重荣旧功，下诏褒奖而封崇之。国子监奏：“创造文宣王庙，仍请率在朝及天下现任官僚俸钱，每贯每月克一十五文，充土木之植。”允之。是岁，以所率官僚俸钱修文宣王庙。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奏，舍钱造寺一所，请赐寺额。敕名大梁万岁之寺，仍许度僧四十九人。赠牢墙使王仁嗣司空，故同州押衙史肇右仆射，押衙王彦洪、高汉谄、丘奉言、仇琼并刑部尚书，王筠御史司宪。初，知俊将叛，谋会诸将询所宜，仁嗣等持正不挠，悉罹其酷，至是褒赠之。刘守光上言，于蓟州西与兄守文战，擒守文。

开平四年正月壬辰朔，帝御朝元殿，受百官称贺，始用礼

乐也。敕：“公事难于稽迟，居处悉皆遥远。其逐日当直中书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、少府监及篆印文兼书写告身人吏等，并宜轮次于中书侧近宿止。”乙未，帝出师子门，至榆林坡下阅教。壬寅，幸保宁球场，锡宴宰臣及文武百官。赐宰臣张宗奭已下分物有加，赐广王分物。及湖南开元寺禅长老可复号惠光大师，仍赐紫衣。

二月乙丑，幸甘水亭。出师子门，幸榆林东北坡，教诸军兵事。赐潞州投归军使张行恭锦服银带并食。戊辰，宴于金銮殿。甲戌，以春时无事，频命宰臣勋戚宴于河南府池亭。辛巳，杨师厚赴镇于陕。寒食假，诸道节度使、郡守、勋臣竞以春服贺。又连清明宴，以鞍辔马及金银器、罗锦进者迨千万，乃御宣威殿，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。己丑，出光政门，至穀水观麦。

三月壬辰，幸崇政院宴勋臣。己亥，幸天驷院宴侍臣。壬寅，幸甘水亭宴宰臣、勋戚、翰林学士。辛亥，宴宰臣于内殿。丙辰，于兴安球场大飧六军，乐春时也。

四月壬戌，诏曰：“追养以禄，王者推归厚之恩；欲静而风，人子抱终身之感。其以刑部尚书致仕张策及三品、四品常参官二十二人先世，各追赠一等。”乙丑，宴崇政院。帝在藩及践阼，励精求理，深戒逸乐，未尝命堂上歌舞。是日，止令内妓升阶，击鼓弄曲甚欢，至午而罢。丁卯，宋州节度使、衡王友谅进瑞麦，一茎三穗。《通鉴》：友谅献瑞麦，帝曰：“丰年为上瑞，今宋州大水，安用此为！”诏除本县令名，遣使诘责友谅。丙戌，幸建春门阅新楼，至七里屯观麦，召从官食于楼。河南张昌孙及蒲、同主事吏赐物各有差。帝过朝邑，见镇将位在县令上，问左右，或对曰：“宿官秩高。”帝曰：“令长字人也，镇使捕盗耳。且镇将多是邑民，奈何得居民父母上，

是无礼也。”至是，敕天下镇使，官秩无高卑，位在邑令下。叶县镇遏使冯德武于蔡州西平县界杀戮山贼，擒首领张瀆等七人以献。镇海军节度使钱鏐击高浚于湖州，大败之，梟夷擒杀万人，拔其郡，湖州平。先是，浚以州叛入淮南，故诏鏐讨之也。

五月己丑朔，以连雨不止，至壬辰，御文明殿，命宰臣分拜祠庙。自朔旦至癸巳，内外以午日奉献巨万，计马三千蹄，余称是，复相率助修内垒。甲辰，诏曰：“奇邪乱正，假伪夺真，既刑典之不容，宜违犯而勿赦。应东、西两京及诸道州府，创造假犀玉真珠腰带、璧珥并诸色售用等，一切禁断，不得更造作。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，所在送纳长吏，对面毁弃；如行敕后有人故违，必当极法。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检察收捕，明行处断。”魏博节度使、守太师、兼中书令、鄴王罗绍威薨，帝哀恸曰：“天不使我一海内，何夺忠臣之速也！”诏赠尚书令。六月己未朔，诏军镇勿起土功。

七月壬子，宴宰臣、河南尹、翰林学士、两街使于甘水亭。丙辰，宴群臣于宣威殿，赐物有差。刘知俊攻逼夏州。《通鉴》：七月，岐王与邠泾二帅各遣使告晋，请合兵攻定难节度使李仁福，晋王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将兵会之，合五万众，围夏州。以宣化军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，陕州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。福州贡方物，献桐皮扇，广州贡犀玉，献舶上蔷薇水。时陈、许、汝、蔡、颍五州境内有蝗为灾，俄而许州上言，有野禽群飞蔽空，旬日之间，食蝗皆尽，是岁乃大有秋。

八月，车驾西征。己巳，次陕府。是时悯雨，且命宰臣从官分祷灵迹，日中而雨，翼日止，帝大悦。辛未，老人星见。是日，宴本府节度使杨师厚及扈从官于行宫，赐师厚帛千匹，

仍授西路行营招讨使。丙子，宴文武从官军使已下，设龟兹乐，赐物有差。

九月丁亥朔，命宰臣于兢赴西都，祀昊天上帝于圆丘。甲午，至西京。下诏曰：

朕闻历代帝王，首推尧、舜；为人父母，孰比禹、汤。睿谋高出于古先，圣德普闻于天下，尚或卑躬待士，屈己求贤。俯仰星云，虑一民之遗逸；网罗岩穴，恐片善之韬藏。延爵禄以征求，设丹青而访召，使其为政，乐在进贤，盖由国有万几，朝称百揆，非才不治，得士则昌。自朕光宅中区，迄今三载，宵分辍寐，日昃忘餐，思共力于庙谋，庶永清于王道。而乃朝廷之内，或未尽于昌言；军旅之间，亦罕闻于奇策。眷言方岳，下及山林，岂无英奇，副我延伫。诸道都督、观察防御使等，或勋高翊世，或才号知人，必于途巷之贤，备察刍蕘之士。诏到，可精搜郡邑，博访贤良，喻之以千载一时，约之以高官美秩，谅无求备，惟在得人。如有卓犖不羁，沉潜自负，通霸王之上略，达文武之大纲，究古今刑政之源，识礼乐质文之变，朕则待之不次，委以非常，用佐经纶，岂劳阶级。如或一言拔俗，一事出群，亦当舍短从长，随才授任。大小方圆之器，宁限九流，温良恭俭之人，难诬十室。勉思荐举，勿至因循，俟尔发扬，慰予翘渴。仍从别敕处分。

辛丑，以久雨，命宰臣薛贻矩扑定鼎门，赵光逢祠嵩岳。敕：“魏博管内刺史，比来州务，并委督邮。遂使曹官擅其威权，州牧同于闲冗，俾循通制，宜塞异端。并依河南诸州例，刺史得以专达。”壬寅，颁夺马令。先是，王师击贼，获马多上献，至是尽止之，盖欲邀其奋击之功也。乙巳，王师败蕃寇于夏州。初，刘知俊诱沙陀振武贼帅周德威、泾原贼帅李继鸾合步骑五万大举，欲俯拾夏台，节度使李仁福兵力俱乏，以急

来告。先是，供奉官张汉玫宣谕在壁，国礼使杜廷隐赐币于夏，及石堡寨，闻贼至，以防卒三百人驰入州。既而大兵围合，廷隐、汉玫与指挥使张初、李君用率州民防卒，与仁福部分固守，昼夜戮力逾月。及鄜、延援至，大军奋击，败之。河东、邠、岐贼分路逃遁，夏州围解。《通鉴》：甲申，遣夹马指挥使李遇、刘綰自鄜、延趋银、夏。李遇等至夏州，岐、晋兵皆解去。丙午，诏曰：“刘知俊贵为方伯，尊极郡王，而乃背诞朝恩，窜投贼垒，固神人之共怒，谅天地所不容。虽命讨除，尚稽擒戮，宜悬爵赏，以大功名，必有忠贞，咸思愤发。有生擒刘知俊者，赏钱千万，授节度使，首级次之；得孟审登者，钱百万，除刺史；得孙亢、卓环、刘儒、张邻等，赏有差。”乙卯，宴会群臣于宣威殿。

## 太祖纪六

开平四年十月乙亥，东京博王友文入觐，召之也。己卯，以新修天驷院开宴落成，内外并献马，而魏博进绢四万匹为驹价。壬午，以冬设禁军，幸兴安鞠场，召文武百官宴。幸开化，大阅军实。

十一月丁亥朔，幸广王第作乐。辛卯，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。庚戌，幸左龙虎军，宴群臣。甲寅，幸右龙虎军，宴群臣。戊戌，诏曰：“自朔至今，暴风未息，谅惟不德，致此咎征。皇天动威，罔敢不惧。宜遍命祈祷，副朕意焉。”差官分往祠所止风。己亥，日南至，帝被袞冕御朝元殿，列细仗，奏乐于庭，群臣称贺。帝畋于伊水。乙巳，诏曰：“关防者，所以识异服、察异言也。况下天未息，兵民多奸，改形易衣，觐我戎事。比者有谍皆以诈败，而未尝罪所过地，叛将逃卒窃其妻孥而影附使者，亦未尝诘其所经。今海内未同，而缓法弛禁，非所以息奸诈、止奔亡也。应在京诸司，不得擅给公验。如有出外须执凭由者，其司门过所，先须经中书门下点检，宜委宰臣赵光逢专判出给，俾由显重，冀绝奸源。仍下两京、河阳及六军诸卫、御史台，各加钤辖。公私行李，复不得带挟家口向西。其襄、邓、郾、延等道，并同处分。”以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潞州副招讨使韩勍为副，相州刺史李思安为先锋使。时镇州王镕、定州王处直叛，结连晋人，故遣将讨之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十一月十四日，司天奏：“月蚀，



不宜用兵。”时王景仁方总大军北伐，追之不及。至五年正月二日，果为后唐庄宗大败于柏乡。

十二月辛酉，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。亲阅禁军，命格斗于教马亭。己巳，诏曰：“滑、宋、辉、毫等州，水涝败伤，人户愁叹，朕为民父母，良用痛心。其令本州分等级赈贷，所在长吏监临周给，务令存济。”壬辰，赈贷东都畿内，如宋、滑制。

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，帝素服避殿，百官守司以恭天事，明复而止。制曰：“两汉以来，日食地震，百官各上封事，指陈得失。盖欲周知时病，尽达物情，用缉国章，以奉天诫。朕每思逆耳，罔忌触鳞，将治政经，庶开言路。况兹谪见，当有咎征。其在列辟群臣，危言正谏，极万邦之利害，致六合之殷昌。毗予一人，永建皇极。”二日，日旁有侵气，向背若环耳。崇政使敬翔望之曰：“兵可忧矣！”帝为之吁食。是日，果为晋军及镇、定之师所败，都将十余人被擒，余众奔溃。庚寅，制曰：“扈氏不恭，固难去战，鬼方未服，尚或劳师。其蚊聚余妖，狐鸣丑类，弃天常而拒命，据地险以偷生，言事讨除，将期戡定。问罪止诛于元恶，挺灾可悯于遗黎，每念伤痍，良深愧叹。应天兵所至之地，宜令将帅节级严戒军伍，不得焚烧庐舍，开发丘垄，毁废农桑，驱掠士女。使其背叛之俗，知予吊伐之心。”又制曰：“戎机方切，国用未殷，养兵须藉于赋租，税粟尚烦于力役。所在长吏，不得因缘征发，自务贪求，苟有故违，必行重典。立法垂制，详刑定科，传之无穷，守而勿失。中书门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，已颁下中外，各委所在长吏，切务遵行。尽革烦苛，皆除枉滥，用副哀矜之旨，无违钦恤之言。”诏征陕州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至京，见于崇勋殿。帝指授方略，依前充北面都招讨使，恩赉甚厚，使

督军进发。《五代会要》：二月，晋师侵魏州，杨师厚帅师援邢州，晋人还师。

二月丙辰朔，帝御文明殿，群臣入阁。以蔡州顺化军指挥使王存俨权知军州事。蔡人久习叛逆，刺史张慎思又哀敛无状，帝追慎思至京，而久未命代。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乘虚作乱，因纵火驱拥，为渡淮计。存俨诛行琮而抚遏其众，都将郑遵与其下奉存俨为主，而以众情驰奏。时东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请，遂讨其乱。兵至鄢陵，上闻之曰：“诛行琮功也，然存俨方惧，若临之以兵，蔡必速飞矣！”遂驰使还军，而擢授存俨，蔡人安之。壬戌，诏曰：“东京旧邦，久不巡幸，宜以今月九日幸东都，扈从文武官委中书门下量闲剧处分。”宰臣上言曰：“龙兴天府，久望法驾，但陛下始康愈，未宜涉寒，愿少留清蹕。”从之。《五代会要》：二月，敕：“食人之食者，忧人之事，况丞相尊位，参决大政，而堂封未给，且无餐钱，朕甚愧之。宜令食万钱之半。甲子，幸曜村民舍阅农事。庚午，幸白马坡。诏金吾大将军、待制官各奏事。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呈虔州刺史卢延昌笺表。虔州本支郡也，兵甚锐，自得韶州益强大，升为百胜军使。始洪州之陷，卢光稠愿收复使府，立功自效，上因兼授江西观察留后。光稠卒，复命延昌领州事，方伯亦颇慰荐。杨渭遣人伪署爵秩，延昌佯受官牒，礼遣其使，因湖南自表其事曰：“郡小寇迫，欲缓其奸谋，且开导贡路，非敢贰也。”以其伪制来自陈，上览奏曰：“我方有北事，不可不甚加抚恤。”寻兼授镇南将军节度使观察留后，命使慰劳。《九国志》：卢延昌归命于吴，伪乞命于梁。

三月辛卯，以久旱，令宰臣分祷灵迹。翼日，大澍雨。丙申，幸甘水亭，召宰臣、翰林学士、尚书侍郎孔续已下八人扈从，宴乐甚欢。戊戌，幸右龙虎军，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于新

殿。甲辰，幸左龙虎军新殿，宴文武官四品已上。

四月丁卯，幸龙虎门，召宰臣、学士、金吾上将军、大将军侍宴广化寺。壬申，契丹遣使来贡。丁丑，幸宣威殿，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军使、蕃客。己卯，又幸左龙军，宴群臣。诏曰：“邠、岐未灭，关、陇多虞，宜择亲贤，总兹戎任。应关西同、雍、华、郾、延、夏等六道兵马，并委冀王收掌指挥。凡有抽差，先申西面都招讨使，仍别奏闻，庶合机权，以宁边鄙。”

五月甲申朔，帝被冕旒御朝元殿视朝，仗卫如式。制：改开平五年为乾化元年，大赦天下。诏方伯州牧，近未加恩者，并迁爵秩。复大赉军旅，普宴于宣威殿，赐帛各有差。制：封延州节度使高万兴为渤海郡王。诸道节度使钱鏐、张宗奭、马殷、王审知、刘隐各赐一子六品正员官，高季昌赐一子八品正员官，贺德伦赐一子九品正员官。癸巳，观稼于伊水，登建春门，幸会节坊张宗奭私第，临亭皋视物色，赏赐甚厚。诏左银台门，朝参诸司使库使已下，不得带从人入城，亲王许一二人执条床手简，余悉止门外，阑入者抵律。阖守不禁，与所犯同。先时，门通内无门籍，且多勋戚，车骑众者，尤不敢呵察。至是有以客星凌犯上言者，遂令止隔。清海军节度使、守侍中、兼中书令刘隐薨，辍朝三日，百僚诣阁门奉慰。

六月乙卯，命北面都招讨使、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出屯邢、洺。丁巳，镇、定钞我汤阴。诏曰：“常山背义，易水效尤，诱其蕃戎，动我边鄙，南侵相、魏，东出邢、洺。是用遣将徂征，为人除害，但初颁赦令，不欲食言，宥而伐之，谅非获已。况闻谋始，不自帅臣，致此厉阶，并由奸佞。密通人使，潜结沙陀，既惧罪诛，乃生离叛。今虽行讨伐，已举师徒，亦开诏谕之门，不阻归降之路。矧又王熔、处直未曾削爵除名，若翻

然改图，不远而复，必仍旧贯，当保前功。如有率众向明，拔州效顺，亦行殊赏，冀徇来情，免令受弊于疲民，用示维新于污俗。宜令行营都招讨使及陈晖军前，准此敕文，散加招谕，将安众惧，特举明恩。镇州只罪李宏规一人，其余一切不问。

“诏修天宫佛寺。又，湖南奏：“潭州僧法思、桂州僧归真并乞赐紫衣。”从之。

七月，帝不豫，稍厌秋暑。自辛丑幸会节坊张宗爽私第，宰臣视事于归仁亭子，崇政使、内诸司及翰林院并止于河南令廨署，至甲辰，复归大内。

八月庚申，幸保宁殿，阅天兴控鹤兵事，军使将校各有赐。癸亥，老人星见。戊辰，幸故上阳宫，至于榆林观稼。丙子，阅四蕃将军、屯卫兵士于天津桥，南至龙门广化寺。戊寅，幸兴安鞠场大教阅，帝自指麾，无不踊抃，坐作进退，声振宫掖。右神武统军丁审衢对御，以红帛囊剑拟乘舆物，帝曰：“宿将也。？睚眦之，以刘重霸代其任。

九月辛巳朔，帝御文明殿，群臣入阁，刑法待制官各奏事。己丑，宴群臣于兴安殿。庚子，亲御六师，次于河阳。甲辰，至于卫州。乙巳，至于宜沟，幸民刘达墅。丙午，至相州，赏左亲骑指挥使张仙、右云骑指挥使宋铎，尝身先陷阵，各赐帛。

十月辛亥朔，驻蹕于相州，宰臣洎文武从官并诣行宫起居。户部郎中孔昌序赍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，诸道节度使、刺史、诸藩府留后，各以冬朔起居表来上。制以郢王友圭充控鹤指挥使，诸军都虞候阎宝为御营使。有司以立冬太庙荐享上言，诏丞相杜晓赴西都摄祭行事。癸丑，阅武于州闾之南楼。左龙骧都教练使邓季筠、魏博马军都指挥使何令稠、右厢马军都指挥使陈令勋，以部下马瘦，并腰斩于军门。甲寅，将以其夕幸魏县，命阁门使李郁报宰臣，兼敕内外。是夜，车驾

发轫于都署。乙卯，次洹水。丙辰，至魏县。先锋将黄文靖伏诛。己未，帝御朝元门，以回鹘、吐蕃二大国首领入觐故也。癸亥，令诸军指挥使及四蕃将军赐食于行宫之外庑。戊辰，幸邑西之白龙潭以观鱼焉。既而渔人获巨鱼以献，帝命放之中流，从臣以帝有仁恻之心，皆相顾欣然。是日，名其潭曰万岁潭。丙子，帝御城东教场阅兵，诸军都指挥、北面招讨使、太尉杨师厚总领铁马步甲十万，广亘十数里陈焉。士卒之雄锐，部队之严肃，旌旗之杂遝，戈甲之照耀，屹若山岳，势动天地，帝甚悦焉。即令丞相洎文武从臣列侍赐食，逮晚方归。

十一月辛巳朔，上驻蹕魏县，从官自丞相而下并诣行宫起居，留都文武百官及诸道节度使、防御使、刺史、诸藩府留后，各奉表起居。壬午，帝以边事稍息，宣命还京师。《通鉴》：帝以夹寨、柏乡屡失利，故力疾北巡，思一雪其耻，意郁郁，多躁忿，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，众心益惧。既而晋、赵兵不出。十一月壬午，帝南还。车驾发自行阙，夕次洹水县。癸未，至内黄县。甲申，至黎阳县。乙酉，命从官丞相而下宴于行次。丁亥，次卫州。戊子晨，次新乡，夕止获嘉。己丑，次武陟。庚寅，次温县。延州节度使高万兴奏，当军都指挥使高万金统领兵士，今月五日收盐州，伪刺史高行存泥首来降。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称贺。辛卯，次孟州，命散骑常侍孙鹭、右谏议大夫张衍、光禄卿李翼各赍香、祝版，告祭于孟津之望祠。留都文武官左仆射杨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东郊迎拜，其文武官并令先还。壬辰，诘旦离孟州，晚至都。宣宰臣各赴望祠祷雨。故事，皆以两省无功职事为之，帝忧民重农，尤以足食足兵为念，爰自御极，每愆阳积阴，多命丞相躬其事。辛丑，大雨雪，宰臣及文武师长各奉表贺焉。

十二月，诏以时雪稍愆，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诣望祠祈祷。

癸酉，腊假，诏诸王与河南尹、左右金吾、六统军等较猎于近苑。命大理卿王鄩使于安南，左散骑常侍吴蔼使于朗州，皆以旌节官诰锡之也。又命将作少监姜宏道为朗州旌节官使副。

《五代会要》：旧制，巡抚、黜陟、册命、吊赠、入蕃等使，选朝臣为之，其宣慰、加官、送旌节，即以中官为之，今以三品送旌节，新例也。延州节度使高万兴奏，领军于邠州界蒿子谷韦家寨，杀戮宁、庆两州贼军约二千余人，并生擒都头指挥使及夺马器甲等事。其入奏军将使宣召赴内殿赐对，以银器彩物锡之，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贺。是月，魏博节度上言，于涇县北戮杀镇州王熔兵士七千余人，夺马二千余匹，戈甲未知其数，并擒都将以下四十余人。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，琢画宫衣五百副。广州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，其估数千万。安南两使留后曲美，《通鉴》：十二月戊午，以静海、曲美为节度使。进筒中蕉五百匹，龙脑、郁金各五瓶，他海货等有差。又进南蛮通好金器六物、银器十二并乾陀綾花縠絺越毛等杂织奇巧者各三十件。福建进户部所支榷课葛三万五千匹。

## 太祖纪七

乾化二年正月，宣：“上元夜，任诸市及坊市各点彩灯，金吾不用禁夜。”近年以来，以都下聚兵太广，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。甲申，以时雪久愆，命丞相及三省官群望祈祷。诏曰：“谤木求规，集囊贡事，将裨理道，岂限侧言。应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泽，并许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”以丁审衢为陈州，而审衢厚以鞍马、金帛为谢恩之献，帝虑其渔民，复其献而停之。封保义节度使王檀为琅琊郡王。命供奉官硃峤于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进奉官崔腾并僦从一十四人，并释放，仍命押领送至贝。腾，唐户部侍郎洁之子也。广明丧乱，客于北诸侯，为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所辟，去载领贡献至阙。未几，其帅称兵，遂縶之。至是，帝念宾介之来，又已出境，特命纵而归焉。丙戌，有司以孟春太庙荐享上言，命丞相杜晓摄祭行事。丙申夕，荧惑犯房第二星。

二月庚戌，中和节，御崇勋殿，召丞相、大学士、河南尹，略封讫，于万春门外庑赐以酒食。《五代会要》，二月，追封故魏博节度使罗宏信为赵王。癸丑，敕曰：“今载春寒颇甚，雨泽仍愆，司天监占以夏秋必多霖潦，宜令所在郡县告喻百姓，备淫雨之患。”庚申，御宣威殿开宴，丞相洎文武官属咸被召列侍，竟日而罢。壬戌，帝将巡按北境，中外戒严，诏以河南尹、守中书令、判六军事张宗奭为大内留守。中书门下奏，差定文武官领务尤切宜扈驾者三十八人。诏工部尚书李皎、左散

骑常侍孙鹭、右谏议大夫张衍、兵部侍郎刘邈、兵部郎中张俊、光禄少卿卢秉彝并令扈蹕。甲子，发自洛师，夕次河阳。《通鉴》云：至白马屯，赐从官食，多未至，遣骑趣之于路。左散骑常侍孙鹭、右谏议大夫张衍、兵部郎中张俊最后至，帝命扑杀之。乙丑，次温县。丙寅，次武陟。怀州刺史段明远迎拜于境上，其内外所备，咸丰需焉。丁卯，次获嘉。戊辰，次卫州之新乡。己巳，晨发卫州，夕止淇门，内衙十将使以十指挥兵士至于行在。辛未，驻蹕黎阳。癸酉，发自黎阳，夕次内黄。甲戌，次昌乐县。丁丑，次于永济县。青州节度使贺德伦奏，统领兵士赴历亭军前。戊寅，至贝州，命四丞相及学士李琪、卢文度、知制诰窦赏等十五人扈从，其左常侍韦戡等二十三人止焉。己卯，发自贝州，夕驻蹕于野落。

三月庚辰朔，次于枣强县之西城。《通鉴》：辛巳，至下博南，登观津冢。赵将符谰引数百骑巡逻，不知是帝，遽前逼之。或告曰：“晋兵大至矣！”帝行幄，亟引兵趣枣强，与杨师厚军合。丙戌，镇、定诸军招讨使杨师厚奏下枣强县，车驾即日疾驰南还。丁亥，复至贝州。庚寅，杨师厚与副招讨李周彝等准诏来朝。辛卯，诏丞相、翰林六学士、文武从官、都招讨使及诸军统指挥使等，赐食于行殿。壬辰，命以羊酒等各赐从官。甲午，幸贝州之东闾阅武。乙未，帝复幸东闾阅骑军。敕以攻下枣强县有功将校杜晖等一十一人，并超加检校官，衙官宋彦等二十五人并超授军职。丙午，次济源县。诏曰：“淑律将迁，亢阳颇甚，宜令魏州差官祈祷龙潭。”戊申，诏曰：“雨泽愆期，祈祷未应，宜令宰臣各于魏州灵祠精加祈祷。”《五代会要》：三月，诏曰：“夫隆兴邦国，必本于人民；惠养疲羸，凡资于令长。苟选求之逾滥，固抚理之乖违。如闻吏部拟官，中书除授，或缘亲旧所请，或为势要所干，姑徇私情，靡求才



实，念兹蠹弊，宜举条章。今后应中书用人及吏部注拟，并宜省藩身之才业，验为政之否臧，必有可观，方可任用。如或尚行请说，犹假货财，其所司人吏，必当推穷，重加惩断。”

四月己酉，幸魏州。金波亭，赐宴宰臣、文武官及六学士。甲寅夕，月掩心大星。丙辰，敕：“近者星辰违度，式在修禳，宜令两京及宋州、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断屠宰。仍各于佛寺开建道场，以迎福应。”己未，次黎阳县。《通鉴》：乙卯，博王友文来朝，请帝还东都。丁巳，发魏州。己未，至黎阳，以疾淹留。东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，赐丞相、从官酒食有差。己巳，至东都，博王友文以新创食殿上言，并进准备内宴钱三千贯、银器一千五百两。辛未，宴于食殿，召丞相及文武从官等侍焉。帝泛九曲池，御舟倾，帝堕溺于池中，宫女侍官扶持登岸，惊悸久之。制加建昌宫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、开封尹、博王友文为特进、检校太保，兼开封尹，依前建昌宫使，充东都留守。戊寅，车驾发自东京，夕次中牟县。

五月己卯朔，从官文武自丞相而下，并诣行殿起居，亲王及诸道藩帅咸奉表来上。庚辰，发自郑州，至荥阳，河南尹魏王宗爽望尘迎拜；河阳留后邵赞、怀州刺史段明远等迺迤来迎。夕次汜水县，帝召魏王宗爽入对，便于御前赐食，数刻乃退。壬午，驻蹕于汜水，宰臣、河南尹、六学士并于内殿起居，敕以建昌宫事委宰臣于兢领之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其年六月，废建昌宫，以河南尹、魏王张宗爽为国计使，凡天下金谷兵戎旧隶建昌宫者，悉主之。癸未，帝发自汜水，宣令邵赞、段明远各归所理。午憩任村屯，夕次孝义宫。留都文武礼部尚书孔续而下道左迎拜。次偃师。甲申，至都，文武臣奉迎于东郊。渤海遣使朝贡。宰臣薛贻矩抱恙在假，不克扈从，宣问旁午，仍命且驻东京以俟良愈。及薨，帝震悼颇久，命雒苑使曹守珣往吊祭

之，又命辍六日、七日、八日朝参，丞相、文武并诣上阁门进名奉慰。丁亥，以彗星谪见，诏两京见禁囚徒大辟罪以下，递减一等，限三日内疏理讫闻奏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彗星见于灵台之西，至五月始降赦宥罪，以答天谴。又云：五月壬戌夜，荧惑犯心大星，去心四度，顺行。司天奏：“大星为帝王之星，宜修省以答天谴。”诏曰：“生育之人，爰当暑月，乳哺之爱，方及薰风。倪肆意于刳屠，岂推恩于长养，俾无殄暴，以助发生。宜令两京及诸州府，夏季内禁断屠宰及采捕。天民之穷，谅由赋分；国章所在，亦务兴仁。所在鰥寡孤独、废疾不济者，委长吏量加赈恤。史载葬枯，用彰轸恤；礼称掩骼，将致和平。应兵戈之地，有暴露骸骨，委所在长吏差人专攻收瘞。国殇之文，尚标七祀；良药之市，亦载三医。用怜无告之人，宜征有喜之术。凡有疫之处，委长吏检寻医方，于要路晓示。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，即仰长吏差医给药救疗之。辛卯，诏曰：“亢阳滋甚，农事已伤，宜令宰臣于兢赴中岳，杜晓赴西岳，精切祈祷。其近京灵庙，宜委河南尹，五帝坛、风师雨师、九宫贵神，委中书各差官祈之。”《通鉴》：闰月壬戌，帝疾甚，谓近臣曰：“我经营天下三十年，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！吾观其志不小，天复夺我年，我死，诸儿非彼敌也，吾无葬地矣！”因哽咽，绝而复苏。帝长子郴王友裕早卒。次假子友文，帝特爱之，常留守东都，兼建昌宫使。次郢王友珪，其母亳州营倡也，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。次均王友贞，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。帝虽未以友文为太子，意常属之。六月丁丑朔，帝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，即命之官。已宣旨，未行敕。时左迁者多追赐死，友珪益恐。戊寅，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，见统军韩勅，以情告之。勅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，惧不自保，遂相与合谋。勅以牙兵五百人从友珪杂控鹤士入，伏于禁中；

夜斩关入，至寝殿，侍疾者皆散走。帝惊起，问：“反者为谁？”友珪曰：“非他人也。”帝曰：“我固疑此贼，恨不早杀之。汝悖逆如此，天地岂容汝乎！”友珪曰：“老贼万段！”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，刃出于背。友珪自以败氈裹之，瘞于寝殿，秘不发丧。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，命均王友贞杀友文。己卯，矫诏称：“博王友文谋逆，遣兵突入殿中，赖郢王友珪忠孝，将兵诛之，保全朕躬。然疾因震惊，弥致危殆，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。”韩勅为友珪谋，多出府库金帛，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。辛巳，丁昭溥还，闻友文已死，乃发丧，宣遗制，友珪即皇帝位。友珪葬太祖于伊阙县，号宣陵。《五代史补》：太祖殊全忠，黄巢之先锋。巢入长安，以刺史王铎围同州，太祖遂降，铎承制拜同州刺史。黄巢灭，淮、蔡间秦宗权复盛，朝廷以淮、蔡与汴州相接，太祖汴人，必究其能否，遂移授宣武军节度使以讨宗权，未凡灭之。自是威福由己，朝廷不能制，遂有天下。先是，民间传讖曰：“五公符”，又谓之“李淳风转天歌”，其字有“八牛之年”，识者以“八牛”乃“硃”字，则太祖革命之应焉。太祖之用兵也，法令严峻，每战，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反者，其余皆斩之，谓之：“跋队斩”。自是战无不胜。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，疲于追捕，因下令文面，健儿文面自此始也。《五代史阙文》：世传梁太祖迎昭宗于凤翔，素服待罪，昭宗佯为鞋系脱，呼梁祖曰：“全忠为吾系鞋。”梁祖不得已，跪而结之，汗流浹背。时天子扈跸尚有卫兵，昭宗意谓左右擒梁祖以杀之，其如无敢动者。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，尽去昭宗禁卫，皆用汴人矣。臣谨案：梁祖以天复三年迎唐昭宗于岐下，岁在甲子，其年改天祐，至国初建隆庚申岁，才五十六年矣，然则乾德七十岁人皆目睹其事。盖唐室自懿宗失政，天下乱离，故武宗以下实录，不传于世。昭

宗一朝，全无记注。梁祖在位止及六年，均帝朝诏史臣修梁祖实录，岐下系鞋之事，耻而不书。晋天福中，史臣张昭重修《唐史》，始有《昭宗本纪》，但云即位之始，有《会昌》之风，岐阳事迹，不能追补。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气，而衰运不振；又明左右无忠义奋发之臣，致梁祖得行其志。有所警诫，不可不书。

## 末帝纪上

末帝，讳瑱，初名友贞，及即位，改名胤，贞明中又改今讳。太祖第四子也。母曰元贞皇后张氏。以唐文德元年戊申岁九月十二日生于东京。帝美容仪，性沉厚寡言，雅好儒士。唐光化三年，授河南府参军。太祖受禅，封均王。时太祖初置天兴军，最为亲卫，以帝为左天兴军使。开平四年夏，进位检校司空，依前天兴军使，充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乾化二年六月二日，庶人友珪弑逆，矫太祖诏，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至东京，密令帝害博王友文。友珪即位，以帝为东京留守，行开封府尹，检校司徒。友珪以篡逆居位，群情不附。会赵岩至东京，从帝私宴，因言及社稷事。帝以诚款谋之，岩曰：“此事易如反掌，成败在招讨杨令公之手，但得一言谕禁军，其事立办。”岩时典禁军，还洛，以谋告侍卫亲军袁象先。帝令腹心马慎交之魏州见师厚，且言成事之日，赐劳军钱五十万缗，仍许兼镇。慎交，燕人也，素有胆辨，乃说师厚曰：“郢王杀君害父，篡居大位，宫中荒淫，靡所不至。洛下人情已去，东京物望所归，公若因而成之，则有辅立之功，讨贼之效。”师厚犹豫未决，谓从事曰：“吾于郢王，君臣之分已定，无故改图，人谓我何！”慎交曰：“郢王以子弑父，是曰元凶。均王为君为亲，正名仗义。彼若一朝事成，令公何情自处！”师厚惊曰：“几误计耳！”乃令小校王舜贤至洛，密与赵岩、袁象先图议。时有左右龙骧都在东京，帝伪作友珪诏，遣还洛

下。先是，刘重遇部下龙骧一指挥于怀州叛，经年搜捕其党，帝因遣人激怒其众曰：“郢王以龙骧军尝叛，追汝等洛下，将尽坑之。”翼日，乃以伪诏示之。《通鉴考异》：《梁太祖实录》：“丙戌，东京言龙骧军准诏追赴西京，军情不肯进发。”实友珪征之，非友贞伪作，但激怒言坑之耳。诸军忧恐，将校垂泣告帝，乞指生路。帝谕之曰：“先帝三十余年，经营社稷，千征万战，尔等皆会从行。今日先帝尚落人奸计，尔等安所逃避。”因出梁祖御容以示诸将，帝歔歔而泣曰：“郢王贼害君父，违天逆地，复欲屠灭亲军，尔等苟能自趋洛阳，擒取逆竖，告谢先帝，即转祸为福矣！”众踊跃曰：“王言是也。”皆呼万岁，请帝为主，时伪凤历元年二月十五日也。

帝乃遣人告赵岩、袁象先、傅晖、硃圭等。十七日，象先引禁军千人突入宫城，遂诛友珪。事定，象先遣赵岩赍传国宝至东京，请帝即位于洛阳。帝报之曰：“夷门，太祖创业之地，居天下之冲，北拒并、汾，东至淮海，国家藩镇，多在厥东，命将出师，利于便近，若都洛下，非良图也。公等如坚推戴，册礼宜在东京，贼平之日，即谒洛阳陵庙。”

是月，帝即位于东京，乃去凤历之号，称乾化三年。诏曰：我国家赏功罚罪，必叶朝章，报德伸冤，敢欺天道。苟显违于法制，虽暂滞于岁时，终振大纲，须归至理。重念太祖皇帝，尝开霸府，有事四方。迨建皇朝，载迁都邑，每以主留重务，居守难才，慎择亲贤，方膺寄任。故博王友文，才兼文武，识达古今，俾分忧于在浚之郊，亦共理于兴王之地，一心无易，二纪于兹。尝施惠于士民，实有劳于家国。去岁郢王友珪，常怀逆节，已露凶锋，将不利于君亲，欲窃窥于神器。此际值先皇寝疾，大渐日臻，博王乃密上封章，请严宫禁，因以莱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，才睹宣头，俄行大逆。岂有自纵兵于内殿，

却翻事于东都，又矫诏书，枉加刑戮，仍夺博王封爵，又改姓名，冤耻两深，欺诳何极。伏赖上穹垂祐，宗社降灵。俾中外以叶谋，致遐迩之共怒，寻平内难，获剿元凶，既雪耻于同天，且免讥于共国。朕方期遁世，敢窃临人，遽迫推崇，爰膺缙嗣。冤愤既伸于幽显，霈泽宜及于下泉。博王宜复官爵，仍令有司择日归葬云。

三月丁未，制曰：“朕仰膺天眷，近雪家仇，旋闻将相之谋，请绍祖宗之业。群情见迫，三让莫从，只受推崇，惧不负荷。方欲烝尝寝庙，禋类郊丘，合征文体之辞，用表事神之敬。其或于文尚浅，在理未周，亦冀随时，别图制义。虽臣子行孝，重更名于已孤；而君父称尊，贵难知而易避。今则虔遵古典，详考前闻，允谐龟筮之占，庶合帝王之道。载惟凉德，尤愧嘉名，中外群僚，当体朕意。宜改名镗。”庚戌，以天雄军节度使、充潞州行营都招讨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、弘农郡王杨师厚为检校太师，兼中书令，进封鄴王。壬戌，以夏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李仁福为检校太师，进封陇西郡王。戊辰，以邢州保义军留后、检校太保戴思远为检校太傅，充邢州节度使。庚午，以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充两浙西面都指挥使、行睦州刺史马綽为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，领秦州雄武军节度使，进封开国侯。是月，文武百官上言，请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诞日为明圣节，休假三日。从之。

夏四月癸未，以西京内外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司徒、左龙虎统军、濮阳郡开国侯袁象先为特进、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，充镇南军节度、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、开封尹、判在京马步诸军事，进封开国公，增食邑一千户。丁酉，宣义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郑滑濮等州观察使、检校太傅、长沙郡开国公罗周翰加特进、驸马都尉。

五月乙巳，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及刘守奇率魏、博、邢、洺、徐、兖、郓、滑之众十万讨镇州。庚戌，营于镇之南门外。壬子，晋将史建瑭自赵州领骑五百入于镇州，师厚知其有备，自九门移军于下博。刘守奇以一军自贝州掠冀州衡水、阜城，陷下博。师厚自弓高渡御河，逼沧州，张万进惧，送款，师厚表请以万进为青州节度使，以刘守奇为沧州节度使。诏曰：“太祖皇帝六月二日大忌。朕闻姬周已还，并用通丧之礼，炎汉之后，方行易月之仪。历代相沿，万几斯重，遂为故实，难遽改更。朕顷遭家冤，近平内难，倏临祥制，俯迫忌辰，音容永远而莫追，号感弥深而难抑。将欲表宅忧于中禁，是宜辍听政于外朝，虽异常仪，愿申罔极。宜辍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九朝参，军机急切公事，即不得留滞，并仰画时闻奏施行。”宰臣文武百官三上表，以国忌废务多日，请依旧制。诏报曰：“朕闻礼非天降，固可酌于人情，事系孝思，谅无妨于国体。今以甫临忌日，暂辍视朝，冀全哀感之情，用表始终之节。宰臣等累陈章表，备述古今，虑以万几之繁，议以五月之请。虽兹恳切，难尽允俞，况保身方荷于洪基，敢言过毁，而权制获申于至性，必在得中。宜自今月二十九日辍至六月七日，无烦抑请，深体朕怀。”

六月戊子，以沧州顺化军节度使、并路镇定副招讨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张万进为青州节度使。秋九月甲辰，以光禄大夫、守御史大夫、吴兴郡开国侯姚洎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十二月庚午，以前郢州节度、检校司徒、食邑二千户、福王友璋为许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。是月，晋王收幽州，执伪燕主刘守光及其父仁恭归晋阳。

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，以青州节度使张万进为兖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。二月甲戌，以感化军节度使、华商等州观察使、



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太原郡开国公康怀英为大安尹，充永平军节度使，大安金棣等州观察处置使。

夏四月丁丑，以守司空、平章事于兢为工部侍郎，寻眨莱州司马，以其挟私与军校迁改故也。是日，以行营左先锋马军使、濮州刺史王彦章为澶州刺史，充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，加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，封开国伯；以永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刘鄩为开封尹，遥领镇南军节度使。五月癸丑，朔方军留后、检校司徒韩洙起复，授朔方军节度使，检校太保。

秋七月，晋王率师自黄泽岭东下，寇邢、洺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军于漳水之东。晋将曹进金来奔，晋军遂退。九月，徐州节度使王殷反。时朝廷以福王友璋镇徐方，殷不受代，乃下诏削夺殷在身官爵，仍令却还本姓蒋，便委友璋及天平军节度使牛存节、开封尹刘鄩等进军攻讨。是时，蒋殷求救于淮南，杨溥遣大将硃瑾率众来援，存节等逆击，败之。

贞明元年春，牛存节、刘鄩拔徐州，逆贼将殷举族自燔而死，于火中得其尸，梟首以献。诏福王友璋赴镇。

闰二月甲午，延州节度使、太原西面招讨应接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渤海郡王高万兴进封渤海王。三月辛酉朔，以天平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兼淮南西北面行营招讨应接等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牛存节为检校太尉，加食邑一千户，赏平徐之功也。丁卯，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赵光逢为太子太保致仕。魏博节度使杨师厚薨，辍视朝三日。

初，师厚握强兵，据重镇，每邀朝廷姑息，及薨，辍视朝三日，或者以为天意。租庸使赵岩、租庸判官邵赞献议于帝曰：“魏博六州，精兵数万，蠹害唐室百有余年。罗绍威前恭后倨，太祖每深含怒。太祖尸未属纆，师厚即肆阴谋。盖以地广

兵强，得肆其志，不如分削，使如身使臂，即无不从也。陛下不以此时制之，宁知后之人不为杨师厚耶！若分割相、魏为两镇，则朝廷无北顾之患矣！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即以平卢军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军节度使，遣刘鄩率兵六万屯河朔。诏曰：“分疆裂土，虽赏勋劳；建节屯师，亦从机便。比者魏博一镇，巡属六州，为河朔之大藩，实国家之巨镇。所分忧寄，允谓重难；将叶事机，须期通济。但缘镇、定贼境，最为魏、博亲邻；其次相、卫两州，皆控泽潞山口。两道并连于晋土，分头常寇于魏封。既须日有战争，未若慎分节制。免劳兵力，因奔命于两途；稍泰人心，俾安居于终日。其相州宜建节度为昭德军。以澶、卫两州为属郡，以张筠为相州节度使。”

己丑，魏博军乱，囚节度使贺德伦。是时，朝廷既分魏博六州为两镇，命刘鄩统大军屯于南乐，以讨王熔为名，遣澶州刺史、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王彦章领龙骧五百骑先入于魏州，屯于金波亭。诏以魏州军兵之半隶于相州，并徙其家焉。又遣主者检察魏之帑廩。既而德伦促诸军上路，姻族辞决，哭声盈巷。其徒乃相聚而谋曰：“朝廷以我军府强盛，故设法残破，况我六州，历代藩府，军门父子，姻族相连，未尝远出河门，离亲去族，一旦迁于外郡，生不如死。”三月二十九日夜，魏军乃作乱，放火大掠，首攻龙骧军，王彦章斩关而遁。迟明，杀德伦亲军五百余人于牙城，执德伦置之楼上。有效节军校张彦者，最为粗暴，胆气伏人，乃率无赖辈数百，止其剽掠。是日，魏之士庶被屠戮者，不可胜计。

帝闻之，遣使赍诏安抚，《通鉴》：夏四月，帝遣供奉官扈异抚谕魏军。仍许张彦除郡厚赐，将士优赏。彦等不逊，投诏于地，侮骂诏使，因迫德伦飞奏，请却复相、卫，抽退刘鄩军。帝复遣谕曰：“制置已定，不可改易。”如是者三。彦等奋臂

南向而骂曰：“侂保兒，敢如是也！”复迫德伦列其事。时有文吏司空颢者，甚有笔才，彦召见，谓曰：“为我更草一状，词宜抵突，如更敢违，则渡河掳之。”乃奏曰：“臣累拜封章，上闻天听，在军众无非共切，何朝廷皆以为闲。半月三军切切，而戈予未息；一城生聚皇皇，而控告无门。惟希俯鉴丹衷，苟从众欲，须垂圣允，断在不疑。如或四向取谋，但虑六州俱失。言非意外，事在目前。”张彦又以杨师厚先兼招讨使，请朝廷依例授之，故复逼德伦奏曰：“臣当道兵甲素精，貔貅极锐，下视并、汾之敌，平吞镇、定之人。特乞委臣招讨之权，试臣汤火之节，苟无显效，任赐明诛。”诏报曰：“魏、博寇敌接连，封疆悬远，凡于应赴，须在师徒。是以别建节旄，各令捍御，并、镇则委魏、博控制，泽、潞则遣相、卫枝梧。咸逐便安，贵均劳逸，已定不移之制，宜从画一之规。至于征伐事权，亦无定例。且临清王领镇之日，罗绍威守藩以来，所领事衔，本无招讨。只自杨师厚先除陕、滑二帅，皆以招讨兼权，因兹带过鄴中，原本不曾落下，苟循事体，宁吝施行。况今刘鄩指镇、定出征，康怀英往邠、岐进讨，只令统率师旅，亦无招讨使衔。切宜遍谕群情，勿兴浮议，倚注之意，卿宜体之。”诏至，张彦坏裂，抵之于地，谓德伦曰：“梁主不达时机，听人穿鼻，城中扰攘，未有所依。我甲兵虽多，须资势援，河东晋王统兵十万，匡复唐朝，世与大梁仇讎。若与我同力，事无不济，请相公改图，以求多福。”德伦不得已而从之，乃遣牙将“曹廷隐奉书求援于太原，彦使德伦告谕军城曰：“可依河东称天祐十三年，此后如有人将文字于河南往来，便仰所在处置。

是月，邠州留后李保衡以城归顺。保衡，杨崇本养子也。崇本乃李茂贞养子，任邠州二十余年，去岁为其子彦鲁所毒。彦鲁领知州事五十余日，保衡杀彦鲁送款于帝，即以保衡为华

州节度使，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邠州节度使。

五月，晋王率师赴魏州。节度使牛存节薨。是月，凤翔李茂贞遣伪署泾州节度使刘知俊率师攻邠州，以李保衡归顺故也。自是，凡攻围十四月，节度使霍彦威、诸军都指挥使黄贵坚守捍寇，会救军至，岐人乃退。六月庚寅，晋王入魏州，以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，举族迁于晋阳。是月，晋人陷德州。

秋七月，又陷澶州，刺史王彦章弃城来奔。《通鉴》：晋人夜袭澶州，刺史王彦章在刘鄩营，晋人获其妻子。是月，刘鄩自洹水潜师由黄泽路西趋晋阳，至乐平县，值霖雨积旬，乃班师还。次宗城，遂至贝州，军于堂邑。遇晋军，转斗数十里，晋军稍退。翼日，鄩移军于莘。八月，贺瑰收复澶州。

九月，以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、行澶州刺史、检校太保王彦章为汝州防御使，依前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。壬午，正衙命使册德妃张氏。是夕，妃薨。冬十月辛亥，康王友孜谋反，伏诛。是夕，帝于寝殿熟寐，忽闻御榻上宝剑有声，帝遽起视之，而友孜之党已入于宫中，帝挥之获免。《清异录》：末帝夜于寝间擒刺客，乃康王友孜所遣，帝自戮之。造云母匣贮所用剑，名匣曰“护圣将军之馆”。壬子，葬德妃张氏。

十一月乙丑，改乾化五年为贞明元年。十二月乙未，诏升华原县为崇州静胜军，以美原县为裕州，以为属郡。以伪命义胜军节度使、鼎耀等州观察使、特进、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李彦韬为特进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，充静胜军节度使、崇裕等州观察使，河内郡开国侯，仍复本姓温，名昭图。昭图，华原贼帅也。李茂贞以为养子，以华原为耀州，美原为鼎州，伪命昭图为节度使。至是归款，故有是命。

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，以皇伯父宋州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广王全昱为守中书令，余如故。《通

鉴》：二年春正月，宣武节度使、守中书令、广德靖王全昱卒，以浙江东道营田副使、检校太傅、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遥领泾州节度使。二月丙申，右仆射，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杨涉罢相，守左仆射。涉累上章以疾辞位，故有是命。是月，命许州节度使王檀、河阳节度使谢彦章、汝州防御使王彦章率师自阴地关抵晋阳，急攻其垒，不克而还。

三月，刘鄩率师与晋王大战于故元城，鄩军败绩。先是，鄩驻于莘，帝以河朔危急，师老于外，饷馈不充，遣使赐鄩诏，微有责让。鄩奏以寇势方盛，未可轻动。帝又问鄩决胜之策，鄩奏曰：“但人给粮十斛，尽则破敌。”帝不悦，复遣促战。鄩召诸将会议，诸将欲战，鄩默然。一日，引军攻镇定之营，彼众大骇，上下腾乱，俘斩甚众。时帝遣偏将杨延直领军万余人屯澶州以应鄩，既而晋王诈言归太原，刘鄩以为信。是月，召杨延直会于魏城下。鄩自莘率军亦至，与延直会。既而晋王自贝州至，鄩引军渐退，至故元城西，与晋人决战，大为其所败。追袭至河上，军士赴水死者甚众，鄩自黎阳济河奔滑州。己巳，制以鄩为滑州宣义军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晋人攻卫州，陷之；又攻惠州。

夏四月乙酉朔，威武军节度使、守太傅、兼中书令、闽王王审知赐号忠勤保安兴国功臣，余如故。晋人陷洺州。癸卯夜，捉生都将李霸作乱，龙骧都将杜晏球讨平之。时遣捉生军千人戍杨刘，军出宋门外。是夜，由水门复入，二鼓大噪，火发烛城，李霸与其徒燔建国门，不克。龙骧都将杜晏球屯鞠场，闻乱兵至，率骑击之，乱军退，走马登建国门。晏球奏曰：“乱者惟李霸一军，但守宫城，迟明，臣必破之。”未明，晏球诛霸及其同恶，京师方定。是月，以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、汝州防御使王彦章为郑州防御使，依前先锋步军都指挥使。

五月，晋军还太原。六月，晋人急攻邢州，帝遣捉生都将张温率步骑五百人入于邢州，至内黄，温率众降于晋人。秋七月甲寅朔，晋王自太原至魏州，节度使张筠弃城奔京师，邢州节度使阎宝以城降于晋王。壬戌，以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、充淮南宣润等道西面行营都统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父、守尚书令、吴越王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，余如故。以左仆射杨涉为太子太傅致仕。

八月丁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太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宏文馆大学士、延资库使，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

九月，晋王还太原。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来奔，晋人陷贝州。《欧阳史》本纪：二年九月，晋人克贝州，守将张源德死之。又，《死事传》略云：太祖时，源德自金吾卫将军为蔡州刺史。贞明元年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卒，末帝分魏、相等六州为两镇，遣刘鄩将兵万人屯于魏。魏军叛降晋，源德为鄩守贝州。晋王入魏，诸将欲先击贝州，晋王曰：“贝城小而坚，攻之难卒下。”乃先袭破德州，然后以兵五千攻源德，源德坚守不下，晋军堑而围之。已而刘鄩大败于故元城，南走黎阳，六镇数十州之地皆归晋，独贝一州，围之逾年不可下。源德守既坚，而贝人闻晋已尽有河北，城中食且尽，乃劝源德出降，源德不从，遂见杀。己卯，天平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琅琊郡王王檀薨。

十月丁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敬翔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，判度支。以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郑珣为特进、兼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判户部。十月，晋王自太原至魏州。是月，前昭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

兼侍中、陈留郡王葛从周薨。是岁，河北诸州悉入于晋。

## 末帝纪中

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，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为右羽林统军。癸亥，以前天平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保硃勅为怀州刺史。癸酉，以右天武军使石钊为密州刺史。戊寅，以前怀州刺史李建为安州刺史，仍赐名知节。己卯，以宣义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北面行营副招讨等使、特进、检校太傅霍彦威为天平军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

二月甲申，晋王攻我黎阳，刘鄩拒之而退。乙酉，前蔡州刺史董璋权知宣义军军州事。丁亥，以前右羽林军统军梁继业为左卫上将军。壬辰，以租庸判官、检校司徒张绍圭为光禄卿，依前充租庸判官。癸巳，以权知平卢军军州事、客省使、知银台事元湘为检校司空。甲午，以飞龙使娄继英为左武卫大将军。

三月庚申，以前平戎军使、检校司徒郭绍宾为禧州刺史。辛酉，以前天平军节度副使裴彦为随州刺史。戊寅，湖州刺史钱传璟、苏州刺史钱传蕢、镇海军节度副使钱传瓘、温州刺史钱传璲、睦州刺史钱传琬、宝州刺史钱传 瞿、明州刺史钱传球、义州刺史钱传 季、峰州刺史钱传珣、峦州刺史钱传琰、镇海军都知兵马使钱传璠等凡一十一人，并加官勋阶爵，从吴越王钱镠之请也。

夏四月庚辰，以前行左武卫大将军蔡敬思为右武卫上将军。辛巳，以前安州刺史刘 权知晋州军州事。以前密州刺史张实为颍州刺史，充本州团练使。癸未，以六军押衙、充左天武军



使刘彦圭为澶州刺史。辛卯，以右千牛卫大将军刘瓌充契丹宣谕使。诏诸道兵马元帅开幕除吏，一同天策上将府故事。辛丑，以清海军元从都押衙、陇州刺史吴镗为检校司空。癸卯，以两浙衙内先锋指挥使、守峰州刺史钱传珣为泗州刺史。

六月庚辰，以前东京马步都指挥使兼左天武军使雷景从为汝州刺史，充本州防御使。辛卯，以租庸判官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、行光禄卿张绍圭为申州刺史。壬辰，以权知晋州建宁军军州事、前安州刺史刘 为建宁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秋七月丁巳，以淄州刺史陈洪为棣州刺史。乙丑，以刑部员外郎封翹为翰林学士。丙寅，以汝州刺史杨延直为左卫大将军，以前左卫上将军刘重霸为起复云麾将军、右骁卫上将军。庚午，以六军诸卫副使、起复云麾将军、检校太保张业为淄州刺史。八月辛巳，以左神武军统军周武为宁州刺史，以左崇安指挥使、前申州刺史刘仁铎为衍州刺史。戊子，泰宁军节度使张万进赐名守进。九月庚申，以遥领常州刺史张昌孙遥领寿州刺史，充本州团练使。

冬十月壬午，以权西面行营都监、左武卫上将军张筠权知商州军州事。戊子，诏曰：“太子太傅李穀，多因释教，诳惑群情，此后不得出入无恆。”癸巳，以前崇德军使张思绾为左武卫上将军。己亥，以启圣匡运同德功臣、诸道兵马元帅、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、充淮南宣润等四面行营都统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吴越王钱鏐为天下兵马元帅。壬寅，以尚书左丞吴蔼为工部尚书，充两浙官告使。是月，晋王自魏州还太原。

闰十月丁卯，以前商州刺史徐瑫为左骁卫上将军，充西都大内皇城使。十一月壬午，以中书侍郎、平章事郑珣权判户部事。戊子，以宁州刺史周武为武静军防御使，守庆州刺史；以

河潼军使窦廷琬为宁州刺史。

十二月，晋王自太原复至魏州。庚申，以左金吾卫大将军、充街使华温琪为右龙虎军统军，以右龙虎统军张彦勋为商州刺史，以前西京大内皇城使李项为右威卫上将军，以左金吾卫上将军李周彝权兼左街使。壬戌，以守太尉、兼中书令、河南尹、判六军诸卫事、魏王张宗奭为天下兵马副元帅。丙寅，以西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保、郑州刺史、充本州防御使王彦章为检校太傅。丁卯，以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、左龙虎军统军贺瑰为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宣义军节度使、郑滑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《通鉴》云：时论平庆州功，故贺瑰进秩。己巳，帝幸洛阳，为来年有事于南郊也。遂幸伊阙，亲拜宣陵。时租庸使赵岩劝帝郊天，且言：“帝王受命，须行此礼，愿陛下力行之。”宰臣敬翔奏曰：“国家自刘鄩失律以来，府藏殫竭，箕敛百姓，供军不暇，郊祀之礼，颁行赏赉，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。况晋人压境，车驾未可轻动。”帝不听，遂行。是月，晋人陷杨刘城，帝闻之惧，遂停郊礼，车驾急归东京。《通鉴》云：道路讹言晋军已入大梁，扼汜水矣。从官皆忧其家，相顾涕泣，帝惶骇失图，遂罢郊祀。癸酉，诏文武两班，除元随驾人数外，其余并令御史司宪张衮部署，候车驾离京后一两日，发赴东京。甲戌，以天下兵马副元帅、太尉、兼中书令、河南尹、魏王张宗奭为西都留守。

贞明四年春正月，晋人寇郛、濮之境，车驾至自洛阳。庚辰，以蔡州刺史姚勍权知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。乙酉，以前静难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黄贵为蔡州刺史。甲午，以右领军卫上将军齐奉国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街使。

二月，遣将谢彦章帅众数万迫杨刘城。甲子，晋王来援杨刘城，彦章之军不利而退。三月壬午，以前右武卫上将军张筠

为左卫上将军。癸巳，以镇国军节度押衙、充本道马步军都指挥使江可复为衍州刺史。壬寅，镇海镇东等军节度行军司马、秦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马绰加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依前镇海、镇东等军节度行军司马，余如故，从钱鏐之请也。

夏四月丁未，以宣徽院使、右卫上将军赵穀权知青州军州事，以宣徽院副使韦坚权知本院事。己酉，以银青光禄大夫、行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权判户部郑珣为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兼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、上柱国，仍进封荥阳郡开国侯，加食邑五百户。以金紫光禄大夫、行尚书吏部侍郎、上柱国、兰陵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萧顷为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进封兰陵县开国伯，加食邑四百户。庚戌，以前崇德军使、前右武卫大将军杜存为右领军卫上将军。甲寅，以刑部郎中、充史馆修撰窦专为翰林学士。初，学士窦梦征草钱鏐麻，贬蓬莱尉，帝召专入翰林，遣崇政使李振问宰相云：“专是宰臣萧顷女婿，令中书商量可否？”中书奏曰：“宰相亲情，不居清显，避嫌之道，虽著旧规，若蒙特恩，亦有近例，固不妨事。”帝乃可之。己未，灵武节度使韩洙落起复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依前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癸亥，以延州忠义军节度使、太原西面招讨应接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渤海王高万兴兼鄜、延两道都制置使，余如故。时万兴弟鄜州节度使万金卒，故有是命。己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司徒致仕，兼加食邑五百户，以光逢累上章请老故也。辛未，诏宰臣敬翔权判诸道盐铁使务。壬申，以太子宾客赵光允为吏部侍郎。

五月甲戌，以荆南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司徒高从诲领濠州刺史。乙亥，以特进、检校太傅、前颍州团练使张实为起复云麾将军，依前颍州团练使。庚辰，以工部尚书致仕孔拯

为国子祭酒。己丑，以太常少卿韦彖为右谏议大夫。

六月甲辰，以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、歙州刺史硃令德为忠武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己酉，以权知感化军两使留后、特进、检校太保姚勗为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庚戌，上以秘书少监王翹为将作监，以其父名秘故也。丙辰，以左监门卫将军康赞美为商州刺史，以左卫上将军张筠为权知永平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兼判大安府事。戊午，以前景州刺史卫审符为右卫大将军。庚申，以河阳节度、充北面行营排阵、两京马军都军节度等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谢彦章为匡国军节度、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以宣徽院副使韦坚权知河阳军州事。

秋七月庚辰，以商州刺史康赞美为起复云麾将军，依前商州刺史。辛卯，以前左骁卫上将军杨诏为右武卫上将军。戊戌，以前匡国军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罗周敬为检校司空、守殿中监、附马都尉。

八月丙午，以右广胜军使刘君铎为虢州刺史。戊申，以武宁军节度副使李存权知宿州事。辛亥，泾原节度使杜建徽加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建徽，吴越王钱镠之将也，遥领泾原节制，至是以上请加恩，故有是命。乙卯，以蔡州刺史黄贵为绛州刺史。辛酉，以绛州刺史尹皓为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。癸亥，以前永平军节度副使张正己为房州刺史。乙丑，以宿州团练使赵釐权知河阳节度观察留后，以左骁卫将军刘去非为郢州刺史。戊辰，以权知永平军节度观察留后、兼判大安府事张筠为永平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依前兼判大安府事。是月，晋王率师次杨刘口，遂军于麻家渡，北面招讨使贺瑰以兵屯濮州北行台村，对垒百余日。晋王以轻骑来觇，许州节度使谢彦章发伏兵掩击。围之数重，会救军至，晋王仅以身免。

九月丁丑，静胜军节度、崇裕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特进、

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温昭图加检校太尉。甲午，崇政院副使张希逸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行秘书少监。乙未，起复云麾将军、检校太保、寿州团练使张昌孙落起复，授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傅。

冬十月辛丑朔，以前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、特进、检校太保姚勔为左龙虎统军，充西都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以洛苑使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、守左威卫大将军董璋为右龙虎统军。己酉，以安南静海节度使、检校司徒曲美为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。庚戌，以商州刺史康赞为蔡州刺史。十一月壬辰，前怀州刺史硃勔授起复云麾将军，依前怀州刺史。

十二月庚子朔，晋王领军迫行台寨，距寨十里结营而止。北面招讨使贺瑰杀许州节度使谢彦章、濮州刺史孟审澄、别将侯温裕等于军，以谋叛闻，为行营马步都虞候硃圭构之也。晋王闻之，喜曰：“彼将帅不和，亡无日矣。”丁未，以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、曹州刺史硃圭为检校太傅，充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依前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。癸丑，诏曰：“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、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硃圭，昨以寇戎未灭，兵革方严，所期朝夕之间，克弭烟尘之患，每于将帅，别注忧劳。而谢彦章、孟审澄、侯温裕忽构异图，将萌逆节，赖硃圭挺施贞节，密运沈机，果致梟擒，免资仇敌。特加异殊之命，用旌忠孝之谋，便委雄藩，俾荷隆渥。可检校太傅，充平卢军节度、淄青登莱等州观察处置、押新罗渤海两番等使兼行营诸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仍进封沛国郡开国侯。”乙巳，起复云麾将军、检校太保、陈州刺史、惠王友能，镇国军节度、陕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起复云麾将军、检校太保、邵王友诲，并落起复，加检校太傅。以前房州刺史牛知业为右羽林军统军。癸亥，北面招讨使贺瑰率大军与晋人战于胡柳陂，晋人败绩。是日既晡，复为晋人所败。初，晋人起军将袭东京，

乃下令军中老弱悉归于鄴。是月二十二日，晋王次临濮，贺瑰、王彦章自行台寨率军蹙之。二十四日，至胡柳陂，晋王领军出战，瑰军已成列，晋王以骑突之，王彦章一军先败，彦章走濮阳。晋人輜重在阵西，瑰领军薄之，晋人大奔，自相蹈籍，死者不可胜计，晋大将周德威殁于阵。瑰军乃登土山，列阵于山之下，晋王领兵复来战，瑰军遂败。翼日，晋人攻濮阳，陷之，京师戒严。

贞明五年春正月，晋人城德胜，夹河为栅。二月乙巳，以宣徽院副使韦坚权知徐州军事。三月己卯，以华州感化军留后尹皓为华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。癸未，制削夺兖州节度使张守进在身官爵，以其叛故也。仍命刘鄩为兖州管内安抚制置使，领兵以攻之。

夏四月壬寅，以永平军留后兼判大安府事张筠为永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太保，行大安尹。庚戌，以镇海军北面水陆都指挥使、湖州刺史、检校太傅钱传璟遥领宣州宁国军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。是月，贺瑰攻德胜南城，以艨艟战舰横于河，以扼津济之路。晋人断其艨艟，济军以援南城，瑰等退军。

五月己巳，山南东道节度使、检校太傅孔勣加同平章事。丁亥，以延州节度使、鄜延两道都制置、太原西面招讨应接等使、渤海郡王高万兴为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，充保大忠义等军节度、鄜延管内观察等使。是月，以行营诸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、郑州防御使王彦章为许州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依前行营诸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。六月壬戌，以天驷院使李随权知登州军州事。

秋七月，晋王自魏州还太原。八月乙未朔，滑州节度使贺瑰卒，辍视朝三日，诏赠侍中。是月，命开封尹王瓚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瓚乃与许州留后王彦章等率大军自黎阳济，营于杨

村，造浮梁以通津路。九月丙寅，制削夺广州节度使、南平王刘岩在身官爵，以其将谋僭号故也。仍诏天下兵马元帅钱镠指挥攻讨。

冬十月，晋王复至魏州。是月，刘鄩攻下兖州，擒张守进，夷其族。十一月丁丑，以兖州安抚制置使、特进、检校太傅、大彭郡开国公刘鄩为兖州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赏平兖之功也。辛卯，王瓚帅师至戚城，遇晋军。交绥而退。

十二月戊戌，晋王领军迫河南寨，王瓚率师御之，获晋将石家才。既而瓚军不利，瓚退保杨村寨，晋人陷濮阳。

## 末帝纪下

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，以曹州刺史硃汉宾为安州宣威军节度使；以许州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、充散指挥都军使、检校太傅王彦章为匡国军节度使，进封开国侯，军职如故。

二月癸丑，宣州节度使钱传璟起复，依前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宣州节度使，以其丁内艰故也。三月丁亥，以前申州刺史张绍圭为大理卿。

夏四月己亥，制曰：

王者爱育万方，慈养百姓，恨不驱之仁寿，抚以淳和。而炎、黄有战伐之师，尧、舜有干戈之用，谅不获已，其犹病诸。然则去害除妖，兴兵动众，杀黑龙而济中土，刑白马而誓诸侯，终能永逸暂劳，以至同文共轨，古今无异，方册具存。朕以眇末之身，托亿兆之上，四海未乂，八年于兹，业业兢兢，日慎一日。虽逾山越海，肃慎方来，而召雨征风，蚩尤尚在。顾兹残孽，劳我大邦，将士久于战征，黎庶疲于力役。木牛暂息，则师人有乏爨之忧；流马尽行，则丁壮有无聊之苦。况青春告谢，硃夏已临，妨我农时，迫我戎事。永言大计，思致小康，宜覃在宥之恩，稍示殷忧之旨。用兵之地，赋役实烦，不有蠲除，何使存济。除两京已放免外，应宋、毫、颍、郢、齐、魏、滑、郑、濮、沂、密、青、登、莱、淄、陈、许、均、房、襄、邓、泌、随、陕、华、雍、晋、绛、怀、汝、商等三十二州，应欠贞明四年终已前夏秋两税，并郢、齐、滑、濮、襄、晋、



辉等七州，兼欠贞明四年已前营田课利物色等，并委租庸使逐州据其名额数目矜放。所在官吏，不得淹停制命，征督下民，致恩泽不及于乡间，租税虚捐于帐籍。其有私放远年债负，生利过倍，自违格条，所在州县，不在更兴征理之限。兖州城内，自张守进违背朝廷，结连蕃寇，久劳攻讨，颇困生灵，言念伤残，寻加给复。应天下见禁罪人，如犯大辟合抵极刑者，宜示好生，特令减死。除准格律常赦不原外，徒流已下，递减一等。除降官未经量移者与量移，已量移者便与复资云。

庚子，宗正卿硃守素上言：“请依前朝置匭院，令谏议大夫专判。”从之，乃以右谏议大夫郑韬光充知匭使。乙巳，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、判度支、开国公敬翔为宏文馆大学士、延质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余如故。以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郑珣为监修国史、判度支。以中书侍郎、平章事萧顷为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。以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丙午，吏部侍郎赵光允为尚书左丞。己酉，以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保、兼中书令、冀王友谦依前守太保、兼中书令，兼同州节度使，余如故。癸丑，鄜延节度使兼西面招讨接应等使、检校太保、兼中书令、渤海郡王高万兴进封延安王，赐号匡时定节功臣。前衡州长史刘鹭进所撰《地理手镜》十卷。己未，以租庸判官、尚书工部郎中张锐为户部郎中，充崇政院学士。辛酉，以前吏部侍郎卢协为礼部侍郎。

五月乙丑，故左卫上将军齐奉国赠太傅。诏曰：“应文武功官，或有替罢多年，漂流在外者，宜令中书门下量才除授，勿使栖迟。或有进士策名、累年未释褐者，与初任一官；已释褐者，依前资叙用。”乙酉，升宋州为大都督府，其余废大都

督府额。

六月，遣兖州节度使刘鄩、华州节度使尹皓、崇州节度使温昭图、庄宅使段凝领军攻同州。先是，河中硃友谦袭陷同州，节度使程全晖单骑奔京师。友谦以其子令德为同州留后，表求节旄，不允；既而帝虑友谦怨望，遂命兼镇同州，制命将下而友谦已叛，遣使求援于晋，故命将讨之。

九月庚寅，以供奉官郎公远充契丹欢好使。晋王遣都将李嗣昭、李存审、王建及率师来援同州，战于城下。我师败绩，诸将以余众退保华州罗文寨。

冬十月，陈州妖贼毋乙、董乙伏诛。陈州里俗之人，喜习左道，依浮屠氏之教，自立一宗，号曰“上乘”。不食荤茹，诱化庸民，揉杂淫秽，宵聚昼散。州县因循，遂致滋蔓。时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宠，动多不法，故奸惹之徒，望风影附。毋乙数辈，渐及千人，攻掠乡社，长吏不能诘。是岁秋，其众益盛，南通淮夷，朝廷累发州兵讨捕，反为贼所败。陈、颍、蔡三州，大被其毒。群贼乃立毋乙为天子，其余豪首，各有树置。至是，发禁军及数郡兵合势追击，贼溃，生擒毋乙等首领八十余人，械送阙下，并斩于都市。

龙德元年春正月癸巳，诏诸道入奏判官，宜令御史台点检，合从正衙退后，便于中书门下公参辞谢。如有违越，具名衔闻奏。应面赐章服，仍令阁门使取本官状申中书门下，受敕牒后，方可结入新衙。甲辰，以河东道行营西面应接使、前静胜军节度、崇裕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特进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温昭图为匡国军节度、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以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、匡国军节度、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傅王彦章为宣义军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，郑、滑、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依前北面副招讨使。

二月己未，以权知静胜军节度观察留后、前汝州防御使华温琪为静胜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依前检校太傅。丙寅，以荆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、渤海郡王高季昌为守中书令，依前荆南节度使。庚午，以晋州建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刘 为晋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。壬申，史馆上言：“伏见北齐文士魏收著《后魏书》，于时自魏太武之初，至于北齐，书不获就，乃大征百官家传，刊总斟酌，随条甄举，搜访遗亡，数年之间，勒为一代典籍，编在北史，固非虚言。臣今请明下制，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、帝戚勋家，并各纳家传，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，并纂述送史馆。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，亦任抄录送官，皆须直书，不用文藻。兼以兵火之后，简牘罕存，应内外臣僚，曾有奏行公事，关涉制置，或讨论沿革，或章疏文词，有可采者，并许编录送纳。候史馆修撰之日，考其所上公事，与中书门下文案事相符会，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，并与编载。所冀忠臣名士，共流家国之耿光；孝子顺孙，获记祖先之不烈。而且周德见乎殷纪，舜典存乎禹功，非唯十世可知，庶成一朝大典。臣叨庸委任，获领监修，将赎素食，辄干元览。”诏从之。盐铁转运使敬翔奏：“请于雍州、河阳、徐州三处重置场院税茶。”从之。己卯，礼部尚书、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书省事崔沂奏：“西京都省，凡有公事奏闻，常须借印施行，伏请铸尚事省分司印一面。”从之。是月，镇州大将王德明杀其帅王熔，自称留后，遣使来求援。宰臣敬翔请许之，租庸使赵岩等以为不可，乃止。

三月丁亥朔，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：“请禁天下私度僧尼，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。如愿出家受戒者，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。”诏曰：“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，委功德使具名闻奏。今后有阙，方得奏荐，仍须道行

精至，夏腊高深，方得补填。每遇明圣节，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。诸道如要度僧，亦仰就京官坛，仍令祠部给牒。今后只两街置僧录，道录僧正并废。”己丑，以前兵部郎中杜光义为左谏议大夫致仕。壬寅，改襄州鄆县为沿夏县，亳州焦夷县为夷父县，密州汉诸县为胶源县，从中书舍人马缟请也。

夏四月，陈州刺史惠王友能反，举兵向阙。帝命将出师逆击，败之。友能走保陈州，诏张汉杰率兵进讨。敕开封府太康、襄邑、雍丘三县，遭陈州贼军奔冲，其夏税只据见苗输纳。

五月丙戌朔，制曰：

朕闻惟辟动天，惟圣时究，故君为善则天降之以福，为不善则降之以灾。朕以眇末之身，托于王公之上，不能荷先帝艰难之运，所以致苍生涂炭之危。兵革荐兴，灾害仍集，内省厥咎，盖由朕躬。故北有边裔狡逞之师，西有蒲、同乱常之旅，连年战伐，积岁转输，虔刘我士民，侵据我郡邑。师无宿饱之馈，家无担石之储，而又水潦为灾，虫蝗作沴，戒谴作于上，怨咨闻于下。而况骨肉之内，窃弄干戈，畿甸之中，辄为陵暴。但责躬而罪己，敢怨天以尤人。盖朕无德以事上穹，无功以及兆庶，不便于时者未能去，有益于民者未能行。处事昧于酌中，发令乖于至当，招致灾患，引翼祸殃。罪在朕躬，不敢自赦。夙夜是惧，寝食靡宁，将励己以息灾，爰布泽而从欲。今以薰风方扇，旭日初升，朔既视于正阳，历宜更于嘉号。庶惟新之令，敷华夏以同欢；期克念之心，与皇王而合道。其贞明七年，宜改为龙德元年，应天下见禁罪人，除大辟罪外，递减一等。德音到后，三日内疏理讞奏。应欠贞明三年、四年诸色残欠，五年、六年夏税残税，并放。侍卫亲军及诸道行营将士等第颁赐优赏，已从别敕处分。左降官与量移，已经量移者与复资。长流人各移近地，已经移者许归乡里，前资朝官，寄寓远方，

仰长吏津置赴阙。内外文武常参官、节度使、留后、刺史、父母亡歿者并与封赠。公私债负，纳利及一倍已上者，不得利上生利。先经阵歿将校，各与追赠云。

以宣和库使、守右领卫将军李严权知兖州军州事。丁亥，诏曰：“郊禋大礼，旧有渥恩，御殿改元，比无赏给。今则不循旧例，别示特恩。其行营将士赏赉已给付本家，宜令招讨使霍彦威、副招讨使王彦章、陈州行营都指挥张汉杰晓示诸军知委。是月，兖州节度使、充东道行营都招讨使刘鄩卒。

六月己亥，以都检点诸司法物使、检校司徒、行左骁卫大将军李肃为右威卫上将军。

秋七月，陈州硃友能降。庚子，诏曰：“朕君临四海，子育兆民，惟持不党之心，庶叶无私之运。其有齿予戚属，虽深敦叙之情。干我国经，难固含宏之旨。须遵常宪，以示至公。特进、检校太傅、使持节陈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食邑三千户惠王友能，列爵为王，颁条治郡，受元戎之寄任，处千里之封疆。就进官资，已登崇贵，时加锡赉，以表优隆。宜切知恩，合思尽节，抚俗当申于仁政，佐时期效于忠规。而狎彼小人，纳其邪说，忽称兵而向阙，敢越境以残民，侵犯郊畿，惊挠輶轂，远迎咸嫉，谋画交陈。及兴问罪之师，旋验知非之状，沥恳继陈于章表，束身愿赴于阙庭，备述艰危，冀加宽恕。朕得不自为屈己，姑务安仁，特施贷法之恩，盖举议亲之律。询于事体，抑有朝章，止行退责之文，用塞众多之论。可降封房陵侯。于戏！君臣之礼，彼有不恭；伯仲之恩，予垂立爱。顾兹轻典，岂称群情，凡在臣僚，当体朕意。”甲辰，制以特进、检校太傅、衡王友谅可封嗣广王。

冬十月，北面招讨使戴思远攻德胜寨之北城，晋人来援，思远败于戚城。

龙德二年春正月，戴思远率师袭魏州。时晋王方攻镇州，故思远乘虚以袭之，陷成安，而思远遂急攻德胜北城，晋将李存审极力拒守。二月，晋王以兵至，思远收军而退，复保杨村。八月，段凝、张朗攻卫州，下之，获刺史李存儒以献。戴思远又下淇门、共城、新乡等三县。自是澶州之西、相州之南，皆为梁有，晋人失军储三分之一焉。

龙德三年春三月，晋潞州节度留后李继韬遣使以城归顺。先是，继韬父嗣昭为潞州节度使，战歿于镇州城下，晋王欲以嗣昭长子继侔袭父位。继韬在潞州，即执继侔囚之，遣使来送款，仍以二幼子为质。泽州刺史裴约不从继韬之谋，帝命董璋为泽州刺史，令将兵攻之。

夏四月己巳，晋王即唐帝位于魏州，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。闰月壬寅，唐军袭郢州，陷之。巡检使陈州刺史刘遂严，本州都指挥使燕颢奔归京师，皆斩于都市。

五月，以滑州节度使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辛酉，王彦章率舟师自杨村寨浮河而下，断德胜之浮梁。攻南城，下之，杀数十人。唐帝弃德胜之北城，并军保杨刘。己巳，王彦章、段凝围杨刘城。六月乙亥，唐帝引军援杨刘，潜军至博州，筑垒于河东岸。戊子，王彦章、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垒，不克，遂退保于邹口。

秋七月丁未，唐帝引军沿河而南。王彦章弃邹口，复至杨刘。己未，自杨刘拔营退保杨村寨。八月，以段凝代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戊子，段凝营于王村，引军自高陵渡河，复临河而还。董璋攻泽州，下之。庚寅，唐帝军于胡城，先锋将康延孝率百骑奔于唐，尽泄其军机。命滑州节度使王彦章率兵屯守郢之东境。九月戊辰，彦章以众渡汶，与唐军遇于递防镇，彦章不利，退保中都。

冬十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甲戌，唐帝引师袭中都，王彦章兵溃，于是彦章与监军张汉杰及赵廷隐、刘嗣彬、李知节、唐文通、王山兴等皆为唐人所获。翼日，彦章死于任城。帝闻中都之败，唐军长驱将至，遣张汉伦驰驿召段凝于河上；汉伦坠马伤足，复限水潦，不能进。时禁军尚有四千人，硃圭请以拒唐军，帝不从，登建国门召开封尹王瓚，谓之曰：“段凝未至，社稷系卿方略。”瓚即驱军民登城为备。或劝帝西奔洛阳，赵岩曰：“势已如是，一下此楼，谁心可保。”乃止。俄报曰：“晋军过曹州矣！”帝置传国宝于卧内，俄失其所在，已为左右所窃迎唐帝矣。帝召控鹤都将皇甫麟，谓之曰：“吾与晋人世仇，不可俟彼刀锯，卿可尽我命，无令落仇人之手。”麟不忍，帝曰：“卿不忍，将卖我耶！”麟举刀将自刭，帝持之，因相对大恸。戊寅夕，麟进刃于建国楼之廊下，帝崩。《五代会要》：末帝年三十六。麟即时自刭。迟明，唐军攻封丘门，王瓚迎降。唐帝入宫，妃郭氏号泣迎拜。初，许州献绿毛龟，宫中造室以蓄之，命曰“龟堂”。帝尝市珠于市，既而曰：“珠数足矣。”众皆以为不祥之言。帝末年改名“瑱”字，一十一，十月一八日，案：此句疑有脱衍，盖当时傅会者析“王”字为“一十一”，析“真”字为“十月一八”也。《册府元龟》作或解云“瑱”字，“一十一，十月一八”，知此句“日”字因下文有“日”字而衍，今姑仍其旧。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。

唐帝初入东京，闻帝殂，恍然叹曰：“敌惠敌怨，不在后嗣。朕与梁主十年对垒，恨不生见其面。”寻诏河南尹张全义收葬之，其首藏于太社。晋天福二年五月，诏太社先藏唐朝罪人首级，许亲属及旧僚收葬。时右卫上将军娄继英请之，会继英得罪，乃诏左卫上将军安崇阮收葬焉。

史臣曰：末帝仁而无武，明不照奸，上无积德之基可乘，

下有弄权之臣为辅，卒使劲敌奄至，大运俄终。虽天命之有归，亦人谋之所误也。惜哉！



## 列传一

## 后妃

文惠皇太后王氏，开平初追谥。太祖性孝愿，奉太后未尝小失色，朝夕视膳，为士君子之规范。帝严察用法，无纤毫假贷，太后言之，帝颇为省刑。《北梦琐言》云：梁祖父诚蚤卒，有三子俱幼。母王氏，携养寄于同县人刘崇家。昆弟之中，惟温狡猾无行，崇母抚养之，崇兄弟尝加谴杖。一日，偷崇家釜而窜，为崇追回，崇母遮护，以免扑责。善逐走鹿，往往及而获之。又，崇母常见其有龙蛇之异。他日与仲兄存入黄巢军作贼，伯兄昱与母王氏尚依刘家。温既辞去，不知存亡。及温领镇于汴，盛饰舆马，使人迎母于崇家。王氏惶恐，辞避深藏，不之信，谓人曰：“硃三落拓无行，何处作贼送死，焉能自致富贵？汴帅非吾子也。”使者具陈离乡去里之由，归国立功之事，王氏方泣而信。是日，与崇母并迎归汴。温盛礼郊迎，人士改观。崇以旧恩，位至列卿，为商州刺史。王氏以温贵，封晋国太夫人。仲兄存，于贼中为矢石所中而卒。温置酒于母，欢甚，语及家事，谓母曰：“硃五经辛苦业儒，不登一命，今有子为节度使，无忝前人矣！”母不悻，良久谓温曰：“汝致身及此，信为英特，然行谊未必如先人。硃二与汝同入贼军，身死蛮徼，孤男稚女，艰食无告。汝未有恤孤之心，英特即有，诸无取也。”温垂涕谢罪，即令召诸兄子皆至汴。友宁、友伦

皆立军功，位至方镇。

元贞皇后张氏，乾化中追谥。《五代会要》云：太祖皇后张氏早崩，开平二年，追封贤妃，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追册曰元贞皇后。又，《北梦琐言》云：梁祖魏国夫人张氏，碭山富室女，父蕤，曾为宋州刺史。温时闻张有姿色，私心倾慕，有丽华之叹。及温在同州，得张于兵间，因以妇礼纳之。温以其宿款，深加礼异。张贤明有礼，温虽虎狼其心，亦所景伏。每军谋国计，必先延访。或已出师，中途有所不可，张氏一介请旋，如期而至，其信重如此。初收兗、郓，得硃瑾妻，温告之曰：“彼既无依，寓于輜车。”张氏遣人召之，瑾妻再拜，张氏答拜泣下，谓之曰：“兗、郓与司空同姓之国，昆仲之间，以小故寻戈，致吾妣如此。设不幸汴州失守，妾亦似吾妣之今日也。”又泣下，乃度为尼，张恆给其费。张既卒，继宠者非人，及僭号后，大纵朋淫，骨肉聚麀，帷薄荒秽，以致友珪之祸，起于妇人。始能以柔婉之德，制豺虎之心，如张氏者，不亦贤乎！又，案《五代会要》所载，内职有梁太祖昭仪陈氏、昭容李氏，《欧阳史》并见《家人传》。

末帝德妃张氏。《五代会要》云：少帝妃张氏，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，册为德妃，其夕薨。案《欧阳史次妃郭氏传》云：晋天福三年，诏太社先藏罪人首级，许亲属收葬，乃出末帝首，遣右卫将军安崇阮与妃同葬。妃卒洛阳。又案：《五代史》无外戚传。《五代会要》云：梁太祖长女安阳公主，降罗廷规，开平二年八月追封。长乐公主，降赵岩，开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。普宁公主，降昭祚王氏，开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。金华公主，开平二年十月封。真宁公主，乾化三年十月五日封。少帝长女寿春公主，乾化三年四月五日封。第二女寿昌公主，贞明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封。今考《通鉴考异》引《梁功臣列传》

云：罗廷规尚安阳公主，又尚金华公主。是书《罗绍威传》亦载开平四年，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。是金华公主实归罗氏，《五代会要》阙载。

## 列传二

### 宗室

广王全昱，太祖长兄，受禅后封。乾化元年，还睢阳，命内臣拜钱都外。王出宿至于偃师，仍诏其子衡王友谅侍从以归。庶人篡位，授宋州节度使。贞明二年，卒。《五代会要》云：全昱，赠尚书令，谥德靖。《五代史阙文》：全昱，梁祖之兄也。既受禅，宫中开宴，惟亲王得与。因为博戏，全昱酒酣，忽起取骰子击盆迸散，大呼梁祖曰：“殊三，汝殒山一民，因天下饥荒，入黄巢作贼，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足矣，何故灭他李家三百年社稷，称王称朕，吾不忍见血吾族矣，安用博为！”梁祖不悦而罢。臣护按《梁史广王全昱传》曰：昱朴野，常呼帝为“三”。宫中博戏之事讳之。夫梁祖弑二君，弑一皇后，名臣被害者不可胜纪。及庄宗即位，尽诛殊氏，惟全昱先令终。至道初，知单州有称广王之后与尼谿田者，岂以一言之善，独存其嗣耶！

友谅，全昱子，初封衡王，后嗣广王。继历藩郡，多行不法。坐弟友能反，废囚京师。唐师入汴，与友能、友诲同日遇害。

友能，全昱子，封惠王，后为宋、滑二州留后。案：友能后以叛废，详见《末帝纪》。又，《通鉴》云：龙德元年夏四月，陈州刺史惠王友能反，举兵趋大梁。诏陕州留后霍彦威、宣义

节度使王彦章、控鹤指挥使张汉杰将兵讨之。友能至陈留，兵败，走还陈州，诸军围之。秋七月，惠王友能降。庚子，诏赦其死，降封房陵侯。

友诲，全昱子，封邵王。乾化元年，以检校兵部尚书充控鹤指挥使。坐友能反废，后为唐兵所杀。

安王友宁，字安仁，少习诗礼，长喜兵法，有倜傥之风。太祖镇汴，累署军职，每因出师，多命统骁果以从。及擒秦宗权，太祖令友宁輓送宗权西献于长安，诏加检校右散骑常侍、行右监门卫将军。自是继立军功，累官至检校司空兼冀、柳二州刺史。太祖驻军岐下，遣友宁领所部兵先归梁苑，以备守御。属青帅王师范构乱，以关东诸镇兵悉在岐、陇，欲乘虚窃发，自齐、鲁至于华下，罗布奸党，皆诈以委输贡奉为名，阴与淮夷、并门结好。会有青人诣裴迪言其状，迪以事告，友宁不俟命乃率兵万余人东讨。师范遣其弟将兵围齐州。友宁引兵救之，青寇大败，夺马四千蹄，斩首数千级。及昭宗归长安，朝廷议迎驾功，友宁授岭南西道节度使，加特进、检校司徒，赐号迎銮毅勇功臣。时青寇数千，越险潜伏，欲入兖州。友宁知之，伏兵于兖南邀之，大破贼众，竟无免者。自是兖壁危窘，友宁督诸军进逼营兵。首攻博昌县，月余未能拔。太祖怒，遣刘捍督战。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，各领负木石、牵牛驴，于城南为土山。既至，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，冤枉之声，闻数十里。俄而城陷，尽屠其邑人，清河为之不流。及进迫寇垒，与青人战于石楼，王师小却，友宁旁自峻阜驰骑以赴敌，所乘马蹶而仆，遂没于阵。友宁将战之前日，有大白蛇蟠于帐中，友宁心恶之，既而果遇祸焉。

密王友伦，幼聪悟，喜笔札，晓声律。及长，好骑射，有经度之智，太祖每奇之，曰：“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年十九，为

宣武军校。景福初，充元从骑军都将，寻表为右武卫将军，渐委戎事。太祖征兖、郢，友伦勒所部兵收聚粮谷，以济军须。幽、沧军至内黄，友伦前锋夜渡河击贼，夺马千匹，擒斩甚众。因引兵往八议关，卒逢晋军万余骑，友伦乃分布兵士，多设疑军。因声鼓誓众，士伍奋跃，追斩数十里。其后，李罕之请以上党来归，为晋军所围。太祖遣友伦总步骑数万，越险救应，遂大破晋军。唐朝加检校司空、守藤州刺史。天复元年，岐、陇用兵，晋人乘虚侵于北鄙。友伦率徒兵三万径往矾山，晋人望尘奔逸。友伦与氏叔琮等蹙其辙，追至太原，摩垒挑战，获牛马万余。二年，领所部兵西赴凤翔，前后累接战。三年，昭宗归长安，制授友伦宁远军节度使、检校司徒，赐号迎銮毅勇功臣。及太祖东归，留友伦宿卫京师。岁余，因会宾击鞠，坠马而卒。昭宗辍视朝一日，诏赠太傅，归葬于殽山县。

开平初，有司上言曰：“东汉受命，伯升预其始谋；西周尚亲，叔虞荷其封邑。故皇兄存，凋零霜露，绵历岁时，恩莫逮于陟冈，礼方宏于事日。皇侄故邕州节度使友宁、故容州节度使友伦，顷因缔构，俱习韬铃，并以战功，殁于王事，永言带砺，合议封崇。”于是存追封朗王，友宁追封安王，友伦追封密王。

郴王友裕，字端夫，太祖长子也。幼善射御，从太祖征伐，性宽厚，颇得士心。唐中和中，太祖会并帅李克用攻围华州，贼将黄郚固守甚坚。俄有一人登陴大誓，克用令北骑连射，终不能中，命友裕射之，应弦而毙。大军喜噪，声震山谷，克用因以良弓百矢遗焉。太祖镇汴，表为宣武军牙校。及蔡贼殄灭，朝廷议功，加检校左仆射，寻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。景福元年，总大军伐徐。时硃瑾领兖、郢之众，为徐戎外援，阵于彭门南石佛山下。友裕纵兵击之，斩获甚众，瑾领残党宵遁。时都虞

候硃友恭羽书闻于太祖，诬友裕按兵不追贼，太祖大怒，因驿骑传符，令裨将庞师古代友裕为帅，仍令按劾其事。会使人误致书于友裕，友裕惧，遂以数骑遁于山中。寻诣广王于辉州，以诉其冤。赖元贞皇后闻而召之，令束身归汴，力为营救，太祖乃舍之，令权知许州。乾宁二年，加检校司空，寻为武宁军节度留后。四年，太祖下东平，改天平军留后，加检校司徒。光启元年，再领许州。天复初，为奉国军节度留后。太祖兼镇河中，以友裕为护国军节度留后，寻迁华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保、兴德尹。天祐元年七月，兼行营都统，领步骑数万，经略邠、岐。十月，友裕有疾，将校乃谋旋师，寻卒于梨园，归葬东京。开平初，追赠郴王。乾化三年，又赠太师。

博王友文，本姓康，名勤，太祖养以为子，受禅后封为王。下有阙文为东京留守，嗜酒，颇怠于为政。友珪弑逆，并杀友文。末帝即位，尽复官爵。

友珪，小字遥喜，母失其姓，本亳州营妓也。唐光启中，帝徇地亳州，召而侍寝。月余，将舍之而去，以娠告。是时，元贞皇后贤而有宠，帝素惮之，由是不果携归大梁，因留亳州，以别宅贮之。及期，妓以生男来告，帝喜，故字之曰遥喜。后迎归汴。受禅后封郢王。开平四年十月，为检校司徒，充左右控鹤都指挥使，兼管四蕃将军。乾化元年，充诸军都虞候。二年，弑太祖篡位，均王以兵讨之，自杀，追废为庶人。《五代会要》云：郢王友珪，开平元年五月九日封，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篡位，伪改凤历元年。三月十七日，京城军乱，侍卫袁象先率兵入宫，友珪自杀。少帝即位，追削为庶人。又载：周广顺中，张昭修实录，奏云：梁末帝之上，有郢王友珪，篡弑居位，未有纪录，请依《宋书》刘劭例，书为“元凶友珪”。案《梁实录》今无考。

福王友璋，太祖第五子，受禅后封。

贺王友雍，太祖第六子，受禅后封。

建王友徽，太祖第七子，受禅后封。

康王友孜，太祖第八子，末帝即位后封，以反诛。



### 列传三

硃瑄，宋州下邑人也。父庆，里之豪右，以攻剽贩盐为事，吏捕之伏法。瑄坐父罪以笞免。因入王敬武军为小校。唐中和二年，谏议大夫张浚征兵于青州，敬武遣将曹全晟率军赴之，以瑄隶焉。以战功累迁列校。贼败出关，全晟以本军还镇。会郢帅薛崇卒，部将崔君预据城叛，全晟攻之，杀君预自为留后。瑄以功授濮州刺史、郢州马步军都将。光启初，魏博韩允中攻郢，全晟为其所害。瑄据城自若。三军推为留后。允中败，朝廷以瑄为天平军节度使，累加官至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太祖初镇大梁，兵威未振，连岁为秦宗权所围，士不解甲，危殆日数四。太祖以瑄同宗，早兄事之，乃遣使求援于瑄。光启末，宗权急攻大梁，瑄与弟瑾率兖、郢之师来援，大败蔡贼，解围而遁。太祖感其力，厚礼以归之。先是，瑄、瑾驻于大梁，睹太祖军士骁勇，私心爱之。及归，厚悬金帛于界上以诱焉。诸军贪其厚利，私遁者甚众。太祖移牒以让之，瑄来词不逊，由是始构隙焉。及秦宗权败，太祖移军攻时溥于徐州。时瑄方右溥，乃遣使来告太祖曰：“巢、权继为蛇虺，毒螫中原，与君把臂同盟，辅车相依。今贼已平殄，人粗聊生，吾弟宜念远图，不可自相鱼肉。或行人之失辞，疆吏之逾法，可以理遣，未得便睽和好。投鼠忌器，弟幸思之。”太祖方怒时溥通于孙儒，不从其言。及庞师古攻徐州，瑄出师来援，太祖深衔之。徐既平，太祖并兵以攻郢，自景福元年冬遣硃友裕领军渡济，至乾

宁三年宿军齐、郢间，大小凡数十战，语在《太祖纪》中。自是野无人耕，属城悉为我有。瑄乃遣人求救于太原，李克用遣其将李承嗣、史俨等援之。寻为罗宏信所扼，援路既绝，瑄、瑾竟败。乾宁四年正月，庞师古攻陷郢州，遁至中都北，匿于民家，为其所箠，并妻荣氏擒之来献，俱斩于汴桥下。

硃瑾，瑄从父弟。雄武绝伦，性颇残忍。光启中，瑾与兖州节度使齐克让婚，瑾自郢盛饰车服，私藏兵甲，以赴礼会。亲迎之夜，甲士窃发，掳克让，自称留后。及蔡贼鸱张，瑾与太祖连衡，同讨宗权，前后屡捷，以功正授兖州节度使。既得土心，有兼并天下之意，太祖亦忌之。瑾以厚利招诱太祖军士，以为间谍。及太祖攻郢，瑾出师来援，累与太祖接战。乾宁二年春，太祖令大将硃友恭攻瑾，掘堑栅以环之。硃瑄遣将贺瑰及蕃将何怀宝赴援，为友恭所擒。十一月，瑾从兄齐州刺史琼以州降。太祖令执贺瑰、怀宝及琼以徇于城下，语曰：“卿兄已败，早宜效顺。”瑾伪遣牙将瑚兒持书币送降，太祖自至延寿门外，与瑾交语。瑾谓太祖曰：“欲令大将送符印，愿得兄琼来押领，所贵骨肉，尽布腹心也。”太祖遣琼与客将刘捍取符笥，瑾单马立于桥上，挥手谓捍曰：“可令兄来，余有密款。”即令琼往。瑾先令骑士董怀进伏于桥下，及琼至，怀进突出，擒琼而入，俄而斩琼首投于城外，太祖乃班师。

及郢州陷，庞师古乘胜攻兖，瑾与李承嗣方出兵求刍粟于丰沛间，瑾之二子及大将康怀英、判官辛綰、小校阎宝以城降师古。瑾无归，即与承嗣将麾下士将保沂州，刺史尹处宾拒关不纳，乃保海州。为师古所迫，遂拥州民渡淮依杨行密。行密表瑾领徐州节度使。庞师古渡淮，行密令瑾率师以御之，清口之败，瑾有力焉。自是瑾率淮军连岁北寇徐、宿，大为东南之患。

及行密卒，子渭继立，以徐温子知训为行军副使，宠遇颇深。后杨溥僭号，知训为枢密使，知政事，以瑾为同平章事，仍督亲军。时徐温父子恃宠专政，虑瑾不附己。陈彭年《江南别录》云：徐知训初学兵法于硃瑾，瑾悉心教之。后与瑾有隙，夜遣壮士杀瑾，瑾手刃数人，埋于舍后。贞明四年六月，出瑾为淮宁军节度使。知训设家宴以饯瑾，瑾事之逾逊。翼日，诣知训第谢，留门久之，知训家僮私谓瑾曰：“政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，侍者无得往。”瑾谓典谒曰：“吾不奈朝饥，且归。”既而知训闻之，愕然曰：“晚当过瑾。”瑾厚备供帐。瑾有所乘名马，冬以锦帐贮之，夏以罗幙护之。爱妓桃氏，有绝色，善歌舞。及知训至，奉卮酒为寿，初以名马奉，知训喜而言曰：“相公出镇，与吾暂别，离恨可知，愿此尽欢。”瑾即延知训于中堂，出桃氏，酒既醉，瑾斩知训首，示其部下。马令《南唐书》云：知训因求马于瑾，瑾不与，遂有隙。俄出瑾为静淮节度使。瑾诣知训别，且愿献前马。知训喜，往谒瑾家。瑾妻出拜，知训答拜，瑾以笏击踣，遂斩知训。因以其众急趋衙城，知训之党已阖门矣，唯瑾得独入，与衙兵战。复逾城而出，伤足，求马不获，遂自刎。暴其尸于市，盛夏无蝇蛆，徐温令投之于江，部人窃收葬之。温疾亟，梦瑾被发引满将射之。温乃为之礼葬，立祠以祭之。马令《南唐书》云：初，宿卫将李球、马谦挟杨隆演登楼，取库兵以诛知训，阵于门桥。知训与战，频却。硃瑾适自外来，以一骑前视其阵，曰：“不足为也。”因反顾一麾，外兵争进，遂斩球、谦，乱兵皆溃。瑾尝有德于知训者也，及其凶终，吴人皆谓曲在知训。《五代史补》：瑾之奔淮南也，时行密方图霸，其为礼待，有加于诸将数等。瑾感行密见知，欲立奇功为报，但憾无入阵马，忽忽不乐。一日昼寝，梦老叟，眉发皓然，谓瑾曰：“君长憾无入

阵马，今马生矣！”及厩隶报，适退槽马生一驹，见卧未能起。瑾惊曰：“何应之速也！”行往视之，见骨目皆非常马，大喜曰：“事办矣！”其后破杜洪，取钟传，未尝不得力焉。初，瑾之来也，徐温睹其英烈，深忌之，故瑾不敢预政。及行密死，子溥嗣位，温与张镐争权，袭杀镐，自是事无大小，皆决于温。既而温复为自安之计，乃以子知训自代，然后引兵出居金陵，实欲控制中外。知训尤恣横，瑾居常嫉之。一旦知训欲得瑾所乘马，瑾怒，遂击杀知训，提其首请溥起兵诛温。溥素怯懦，见之掩面而走。瑾曰：“老婢儿不足为计！”亦自杀，中外大骇且惧。温至，遽以瑾尸暴之市中。时盛暑，肌肉累日不坏，至青蝇无敢辄泊。人有病者，或于暴尸处取土煎而服之，无不愈。

时溥，徐州人，初为州之骁将。唐中和初，秦宗权据蔡州，侵寇邻藩，节度使支详命溥率师以讨之，徐军屡捷，军情归顺，以节钺授之。《旧唐书》列传云：时溥，彭城人，徐之牙将。黄巢据长安，诏征天下兵进讨。中和二年，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，行至河阴，军乱，剽河阴县回。溥招合抚谕，其众复集，惧罪，屯于境上。详遣人迎犒，悉恕之，溥乃移军向徐州。既入，军人大呼，推溥为留后。送详于大彭馆。溥大出资装，遣陈璠援详归京。详宿七里亭，其夜为璠所杀，举家屠杀。溥以璠为宿州刺史，竟以违命杀详，溥诛璠，又令别将帅军三千赴难京师。天子还宫，授之节钺。及黄巢攻陈州，秦宗权据蔡州，与贼连结，徐、蔡相近，溥出师讨之，军锋益盛，每战屡捷。黄巢之败也，其将尚让以数千人降溥。后林言又斩黄巢首归徐州。时溥功居第一，诏授检校太尉、中书令、钜鹿郡王。宗权未平，仍授溥徐州行营兵马都统。蔡贼平，硃全忠与之争功，遂相嫌怨。淮南乱，朝廷以全忠遥领

淮南节度，以平孙儒、行密之乱。汴人应援，路出徐方，溥阻之。全忠怒，出师攻徐。自光启至大顺，六七年间，汴军四集，徐、泗三郡，民无耕稼，频岁水灾，人丧十六七。溥窘蹙，求和于汴，全忠曰：“移镇则可。”朝廷以尚书刘崇望代溥，以溥为太子太师。溥惧出城见害，不受代。汴将庞师古陈兵于野，溥求援于兖州，硃瑾出兵救之；值大雪，粮尽而还。城中守陴者饥甚，加之疾疫，汴将王重师、牛存节夜乘梯而入，溥与妻子登楼自焚而卒，实景福二年也。地入于汴。

王师范，青州人。父敬武，初为平卢牙将。唐广明元年，无棣人洪霸郎合群盗于齐、棣间，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讨平之。及巢贼犯长安，诸藩擅易主帅，敬武乃逐师儒，自为留后。王铎承制授以节钺，后以出师勤王功，加太尉、平章事。龙纪中，敬武卒，师范年幼，三军推之为帅，棣州刺史张蟾叛于师范，不受节度，朝廷乃以崔安潜为平卢帅，师范拒命。张蟾迎安潜至郡，同讨师范。师范遣将卢宏将兵攻蟾，宏复叛，与蟾通谋，伪旋军将袭青州。师范知之，遣重赂迎宏，谓之曰：“吾以先人之故，为军府所推，年方幼少，未能干事。如公以先人之故，令不乏祀，公之仁也。如以为难与成事，乞保首领，以守先人坟墓，亦惟命。”宏以师范年幼，必无能为，不为之备。师范伏兵要路，迎而享之，预谓纪纲刘鄩曰：“翼日卢宏至，尔即斩之，酬尔以军校。”鄩如其言，斩宏于座上，及同乱者数人。因戒厉士众，大行颁赏，与之誓约，自率之以攻棣州，擒张蟾，斩之。安潜遁还长安。师范雅好儒术，少负纵横之学，故安民禁暴，各有方略，当时藩翰咸称之。

及太祖平兖、郛，遣硃友恭攻之，师范乞盟，遂与通好。天复元年冬，李茂贞劫迁车驾幸凤翔，韩全诲矫诏加罪于太祖，令方镇出师赴难。诏至青州，师范承诏泣下曰：“吾辈为天子

籋籋，君父有难，略无奋力者，皆强兵自卫，纵贼如此，使上失守宗祧，危而不持，是谁之过，吾今日成败以之！”乃发使通杨行密，遣将刘鄩袭兗州，别将袭齐。时太祖方围凤翔，师范遣将张居厚部輿夫二百，言有献于太祖。至华州城东，华将娄敬思疑其有异，剖輿视之，乃兵仗也。居厚等因呼，杀敬思，聚众攻西城。时崔允在华州，遣部下闭关拒之，遂遁去。是日，刘鄩下兗州，河南数十郡同日发。太祖怒，遣硃友宁率军讨之。既而友宁为青军所败，临阵被擒，传首于淮南。天复三年七月，太祖复令杨师厚进攻，屯于临朐。师厚屡败青军，遂进寨于城下。师范惧，乃令副使李嗣业诣师厚乞降，《新唐书》云：师厚围青州，败师范兵于临朐，执诸将，又获其弟师克。是时师范众尚十余万，诸将请决战，而师范以弟故，乃请降。太祖许之。岁余，遣李振权典青州事，因令师范举家徙汴。师范将至，缟素乘驴，请罪于太祖。太祖以礼待之，寻表为河阳节度使。会韩建移镇青州，太祖帐钱于郊，师范预焉。太祖谓建曰：“公顷在华阴，政事之暇，省览经籍，此亦士君子之大务。今之青土，政简务暇，可复修华阴之故事。”建撝谦而已。太祖又曰：“公读书必须精意，勿错用心。”太祖以师范好儒，前以青州叛，故以此言讥之。及太祖即位，征为金吾上将军。

开平初，太祖封诸子为王，友宁妻号诉于太祖曰：“陛下化家为国，人人皆得封崇。妾夫早预艰难，粗立劳效，不幸师范反逆，亡夫横尸疆场。冤仇尚在朝廷，受陛下恩泽，亡夫何罪！”太祖凄然泣下曰：“几忘此贼。”即遣人族师范于洛阳。先掘坑于第侧，乃告之，其弟师诲、兄师悦及儿侄二百口，咸尽戮焉。时使者宣诏讫，师范盛启宴席，令昆仲子弟列座，谓使者曰：“死者人所不能免，况有罪乎！然予惧坑尸于下，少长失序，有愧于先人。”行酒之次，令少长依次于坑所受戮，

人士痛之。后唐同光三年三月，诏赠太尉。

刘知俊，字希贤，徐州沛县人也。姿貌雄杰，倜傥有大志。始事徐帅时溥，为列校，溥甚器之，后以勇略见忌。唐大顺二年冬，率所部二千人来降，即署为军校。知俊披甲上马，轮剑入敌，勇冠诸将。太祖命左右义胜两军隶之，寻用为左开道指挥使，故当时人谓之“刘开道”。后讨秦宗权及攻徐州，皆有功，寻补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攻海州下之，遂奏授刺史。天复初，历典怀、郑二州，从平青州，以功奏授同州节度使。天祐三年冬，以兵五千破岐军六万于美原。自是连克鄜、延等五州，乃加检校太傅、平章事。开平二年春三月，命为潞州行营招讨使。知俊未至潞，夹寨已陷，晋人引军方攻泽州，闻知俊至，乃退。寻改西路招讨使。六月，大破岐军于幕谷，俘斩千计，李茂贞仅以身免。三年五月，加检校太尉、兼侍中，封大彭郡王。

时知俊威望益隆，太祖雄猜日甚，会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无罪见诛，知俊居不自安，乃据同州叛，《鉴戒录》云：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，因筑营墙，掘得一物，重八十余斤，状若油囊，召宾幕将校问之。刘源曰：“此是冤气所结，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。昔王充据洛阳，修河南府狱，亦获此物。源闻酒能忘忧，莫以醇醪，或可消释耳。然此物之出，亦非吉征也。”

“知俊命具酒饌祝酹，复瘞之。寻有叛城背主之事。送款于李茂贞。又分兵以袭雍、华，雍州节度使刘捍被擒，送凤翔害之，华州蔡敬思被伤获免。太祖闻知俊叛，遣近臣谕之曰：“朕待卿甚厚，何相负耶？”知俊报曰：“臣非背德，但畏死耳！王重师不负陛下，而致族灭！”太祖复遣使谓知俊曰：“朕不料卿为此。昨重师得罪，盖刘捍言阴结郃、凤，终不为国家用。我今虽知枉滥，悔不可追，致卿如斯，我心恨恨，盖刘捍误予

事也，捍一死固未塞责。”知俊不报，遂分兵以守潼关。太祖命刘鄩率兵进讨，攻潼关，下之。时知俊弟知浣为亲卫指挥使，闻知俊叛，自洛奔至潼关，为鄩所擒，害之。寻而王师继至，知俊乃举族奔于凤翔；李茂贞厚待之，伪加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，以土疆不广，无藩镇以处之，但厚给俸禄而已。寻命率兵攻围灵武，且图牧圉之地。灵武节度使韩逊遣使来告急，太祖令康怀英率师救之，师次邠州长城岭，为知俊邀击，怀英败归。《九国志》云：李彦琦、刘知俊自灵武班师，涂经长城岭，梁师率精锐数万蹑其后，彦琦与知俊同设方略，击败之。茂贞悦，署为泾州节度使。复命率众攻兴元，进围西县，会蜀军救至，乃退。《九国志·王宗弼岁传》云：岐将刘知俊等领大军分路来攻，由阶、成路夺固镇粮，王宗侃、唐袭等御之，至青泥岭，为知俊所败，退保西县。会大雨，汉江涨，宗弼自罗村得乡导，缘山而行数百里，与宗播遇于铁谷，合军出汤头。时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兴州，围西县，军人散掠巴中，宗弼与宗播袭之。会王建亦至，遂解西县之围。

既而为茂贞左右石简颢等间之，免其军政，寓于岐下，掩关历年。茂贞犹子继崇镇秦州，因来宁觐，言知俊途穷至此，不宜以谗嫉见疑，茂贞乃诛简颢等以安其心。继崇又请令知俊挈家居秦州，以就丰给，茂贞从之。未几，邠州乱，茂贞命知俊讨之。时邠州都校李保衡纳款于朝廷，末帝遣霍彦威率众先入于邠，知俊遂围其城，半载不能下。会李继崇以秦州降于蜀，知俊妻孥皆迁于成都，遂解邠州之围而归岐阳。以举家入蜀，终虑猜忌，因与亲信百余人夜斩关奔蜀。王建待之甚至，即授伪武信军节度使，寻命将兵伐岐，不克，班师，因围陇州，获其帅桑宏志以归。久之，复命为都统，再领军伐岐。时部将皆王建旧人，多违节度，不成功而还，蜀人因而毁之。先是，王



建虽加宠待，然亦忌之，尝谓近侍曰：“吾渐衰耗，恆思身后。刘知俊非尔辈能驾驭，不如早为之所。”又嫉其名者于里巷间作谣言云：“黑牛出圈棕绳断。”知俊色黔而丑生，棕绳者，王氏子孙皆以“宗”、“承”为名，故以此构之。伪蜀天汉元年冬十二月，建遣人捕知俊，斩于成都府之炭市。及王衍嗣伪位，以其子嗣禔尚伪峨眉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后唐同光末，随例迁于洛，卒。

知俊族子嗣彬，幼从知俊征行，累迁为军校。及知俊叛，以不预其谋，得不坐。贞明末，大军与晋王对垒于德胜，久之，嗣彬率数骑奔于晋，具言朝廷军机得失；又以家世仇怨，将以报之。晋王深信之，即厚给田宅，仍赐锦衣玉带，军中目为“刘二哥”。居一年，复来奔，当时晋人谓是刺客，以晋王恩泽之厚，故不窃发。龙德三年冬，从王彦章战于中都，军败，为晋人所擒。晋王见之，笑谓嗣彬曰：“尔可还予玉带。”嗣彬惶恐请死，遂诛之。

杨崇本，不知何许人，幼为李茂贞之假子，因冒姓李氏，名继徽。唐光化中，茂贞表为邠州节度使。天复元年冬，太祖自凤翔移军北伐，驻旆于邠郊，命诸军攻其城。崇本惧，出城请降。太祖复置为邠州节度使，仍令复其本姓名焉。及师还，迁其族于河中。其后，太祖因统戎往来由于蒲津，以崇本妻素有姿色，嬖之于别馆。其妇素刚烈，私怀愧耻，遣侍者让崇本曰：“丈夫拥旄仗钺，不能庇其伉俪，我已为硃公妇，今生无面目对卿，期于刀绳而已。”崇本闻之，但洒泪含怒。及昭宗自凤翔回京，崇本之家得归邠州。崇本耻其妻见辱，因兹复贰于太祖。乃遣使告茂贞曰：“硃氏兆乱，谋危唐祚，父为国家磐石，不可坐观其祸，宜于此时毕命兴复，事苟不济，死为社稷可也。”茂贞乃遣使会兵于太原。时西川王建亦令大将出师

以助之，岐、蜀连兵以攻雍、华，关西大震。太祖遣郴王友裕帅师御之，会友裕卒于行，乃班师。天祐三年冬十月，崇本复领凤翔、邠、泾、秦、陇之师，会延州胡章之众，合五六万，屯于美原，列栅十五，其势甚盛。太祖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及康怀英帅师拒之，崇本大败，复归于邠州，自是垂翅久之。乾化元年冬，为其子彦鲁所毒而死。

彦鲁自称留后，领其军事，凡五十余日，为崇本养子李保衡所杀。保衡举其城来降，末帝命霍彦威为邠帅，由是邠、宁复为末帝所有。

蒋殷，不知何许人。幼孤，随其母适于河中节度使王重盈之家，重盈怜之，畜为己子。唐天复初，太祖既平蒲、陕，殷与从兄珂举族迁于大梁。太祖感王重荣之旧恩，凡王氏诸子，皆录用焉，殷由是继历内职，累迁至宣徽院使。殷素与庶人友珪善，友珪篡立，命为徐州节度使。乾化四年秋，末帝以福王友璋镇徐方，殷自以为友珪之党，惧不受代，遂坚壁以拒命。时华州节度使王瓚，殷之从弟也，惧其连坐，上章言殷本姓蒋，非王氏之子也。末帝乃下诏削夺殷在身官爵，仍令却还本姓，命牛存节、刘鄩等率军讨之。是时，殷求救于淮南，杨溥遣硃瑾率众来援，存节等逆击，败之。贞明元年春，存节、刘鄩攻下徐州，殷举族自燔而死，于火中得其尸，梟首以献之。

张万进，云州人。初为本州小校，亡命投幽州，刘守光厚遇之，任为裨将。沧州刘守文，以弟守光囚父而窃据其位，自领兵问罪，寻败于鸡苏。守光遂兼有沧、景之地，令其子继威主留务。继威年幼，未能政事，以万进佐之，凡关军政，一皆委任。继威凶虐类父，尝淫乱于万进之家，万进怒而杀之，《通鉴》云：乾化二年九月庚子，万进遣使奉表降于梁。辛丑，以万进为义昌留后。甲辰，改义昌为顺化军，以万进为节度使。

此传疑有阙文。又遣使归于晋。既而末帝遣杨师厚、刘守奇潜兵掠镇、冀，因东攻沧州，万进乞降。师厚表青州节度使，俄迁兗州，仍赐名守进。万进性既轻险，专图反侧。贞明四年冬，据城叛命，遣使送款于晋王。末帝降制削其官爵，仍复其本名，遣刘鄩讨之，晋人不能救。五年冬，万进危蹙，小将邢师遇潜谋内应，开门以纳王师，遂拔其城，万进族诛。

史臣曰：夫云雷构屯，龙蛇起陆，势均者交斗，力败者先亡，故瑄、瑾、时溥之流，皆梁之吞噬，斯亦理之常也。惟瑾始以窃发有土，终以窃发亡身，《传》所谓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”者乎！师范属衰季之运，以兴复为谋，事虽不成，忠则可尚，虽貽族灭之祸，亦可以与臧洪游于地下矣。知俊骁武有余，奔亡不暇，六合虽大，无所容身，夫如是则岂若义以为勇者乎！崇本而下，俱以叛灭，又何足以道哉！

## 列传四

罗绍威，《旧唐书》云：绍威，字端己。魏州贵乡人。父宏信，本名宗弁，初为马牧监，事节度使乐彦贞。光启末，彦贞子从训骄盈太横，招聚兵甲，欲诛牙军。牙军怒，聚噪攻之，从训出据相州。牙军废彦贞，囚于龙兴寺，逼令为僧，寻杀之，推小校赵文建为留后。先是，宏信自言，于所居遇一白须翁，谓之曰：“尔当为土地主。”如是者再，心窃异之。既而文建不洽军情，牙军聚呼曰：“孰愿为节度使者？”宏信即应曰：“白须翁早以命我，可以君长尔曹。”唐文德元年四月，牙军推宏信为留后。朝廷闻之，即正授节旄。乾宁中，太祖急攻兗、郓，硃瑄求援于太原。时李克用遣大将李存信率师赴之，假道于魏，屯于莘县。存信御军无法，稍侵魏之刍牧，宏信不平之。太祖因遣使谓宏信曰：“太原志吞河朔，回戈之日，贵道堪忧。”宏信惧，乃归款于太祖，仍出师三万攻李存信，败之。未几，李克用领兵攻魏，营于观音门外，属邑多叛。太祖遣葛从周援之，战于洹水，擒克用男落落以献。太祖令送于宏信，斩之，晋军乃退。是时，太祖方图兗、郓，虑宏信离贰，每岁时赂遗，必卑辞厚礼。宏信每有答贐，太祖必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，曰：“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长，兄弟之国，安得以常邻遇之。”故宏信以为厚己。其后，宏信累官至检校太尉，封临清王。光化元年八月，薨于位。

绍威袭父位为留后，《旧唐书》：绍威自文德初授左散骑常

侍，充天雄军节度副使，自龙纪至乾宁，十年之中，累加官爵。朝廷因而命之，寻正授旄钺，累加检校太尉、兼侍中，封长沙郡王。昭宗东迁，命诸道修洛邑，绍威独营太庙，制加守侍中，进封鄴王。初，至德中，田承嗣盗据相、魏、澶、博、卫、贝等六州，召募军中子弟，置之部下，号曰“牙军”，皆丰给厚赐，不胜骄宠。年代浸远，父子相袭，亲党胶固，其凶戾者，强贾豪夺，逾法犯令，长吏不能禁。变易主帅，有同儿戏，自田氏已后，垂二百年。主帅废置，出于其手，如史宪诚、何全皞、韩君雄、乐彦贞，皆为其所立。优奖小不如意，则举族被诛。绍威惩其往弊，虽以货赂姑息，而心衔之。

绍威嗣世之明年正月，幽州刘仁恭拥兵十万，谋乱河朔，进陷贝州，长驱攻魏。绍威求援于太祖，太祖遣李思安援之，屯于洹水。葛从周自邢、洛引军入魏州。燕将刘守文、单可及与王师战于内黄，大败之，乘胜追蹙。会从周亦出军掩击，又败燕军，斩首三万余级。三年，绍威遣使会军，同攻沧州以报之。自是绍威感太祖援助之恩，深加景附。绍威见唐祚衰凌，群雄交乱，太祖兵强天下，必知有禅代之志，故倾心附结，赞成其事，每虑牙军变易，心不自安。天祐初，州城地无故自陷，俄而小校李公铨谋变，绍威愈惧，乃定计图牙军，遣使告太祖，求为外援。太祖许之，遣李思安会魏博军再攻沧州。先是，安阳公主薨于魏，太祖因之遣长直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，伏兵仗于巨橐中，肩舁以入魏州，言助女葬事。天祐三年正月五日，太祖亲率大军济河，声言视行营于沧、景，牙军颇疑其事。是月十六日，绍威率奴客数百与嗣勋同攻之，时宿于牙城者千余人，迟明尽诛之，凡八千家，皆赤其族，州城为之一空。翼日，太祖自内黄驰至鄴。时魏军二万，方与王师同围沧州，闻城中有变，乃拥大将史仁遇保于高唐，六州之内，皆为勍敌，太祖

遣诸将分讨之，半岁方平。自是绍威虽除其逼，然寻有自弱之悔。

不数月，复有浮阳之役，绍威飞挽馈运，自鄴至长芦五百里，叠迹重轨，不绝于路。又于魏州建元帅府署，沿道置亭候，供牲牢、酒备、军幕、什器，上下数十万人，一无阙者。及太祖回自长芦，复过魏州，绍威乘间谓太祖曰：“邠、岐、太原终有狂悖之志，各以兴复唐室为词，王宜自取神器，以绝人望。天与不取，古人所非。”太祖深感之。及登极，加守太傅、兼中书令，赐号扶天启运竭节功臣。车驾将入洛，奉诏重修五凤楼、朝元殿，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，倏架于地，溯流西立于旧址之上，张设绋绣，皆有副焉。太祖甚喜，以宝带、名马赐之。先是，河朔三镇司管钥、备洒扫皆有阉人，绍威曰：“此类皆宫禁指使，岂人臣家所宜畜也。”因搜获三十余辈，尽以来献，太祖嘉之。开平中，加守太师、兼中书令，邑万户。绍威尝以临淄、海岱罢兵岁久，储庾山积，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，愿于太行伐木，下安阳、淇门，斫船三百艘，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，岁漕百万石，以给宿卫，太祖深然之。会绍威遽疾革，遣使上章乞骸骨，太祖抚案动容，顾使者曰：“亟行语而主，为我强饭，如有不可讳，当世世贵尔子孙以相报也。”仍命其子周翰监总军府。及讣至，辍朝三日，册赠尚书令。绍威在镇凡十七年，年三十四薨。

绍威形貌魁伟，有英杰气，工笔札，晓音律。性复精悍明敏，服膺儒术，明达吏理。好招延文士，聚书万卷，开学馆，置书楼，每歌酒宴会，与宾佐赋诗，颇有情致。《太平广记》引《罗绍威传》云：当时藩牧之中，最获文章之誉。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，小不称意，坏裂抵弃，自擘笺起草，下笔成文，虽无藻丽之风，幕客多所不及。江东人罗隐者，佐钱镠军幕，

有诗名于天下。绍威遣使賂遗，叙南巷之敬，隐乃聚其所为诗投寄之。绍威酷嗜其作，因目己之所为曰《偷江东集》，至今鄴中人士讽咏之。绍威尝有公宴诗云：“帘前淡泊云头日，座上萧骚雨脚风。”虽深于诗者，亦所叹伏。

绍威子三人，长曰廷规，位至司农卿，尚太祖女安阳公主，又尚金华公主，早卒。次曰周翰，继为魏博节度使，《通鉴考异》引《梁功臣传》云：周翰起复云麾将军，充天雄军节度留后，寻检校司徒，正授魏博节度使。亦早卒。季曰周敬，历滑州节度使，别有传。开平四年夏，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，居于宋州元静寺，盖太祖推恩于罗氏，令终其妇节也。

《五代史补》云：罗鄴王绍威，俊迈有词学，尤好戏判。常有人向官街中鞦驢，置鞍于地，值牛车过，急行碾破其鞍，驴主怒，欧驾车者，为厢司所擒。绍威更不按问，遂判其状云：“鄴城大道甚宽，何故驾车碾鞍？领鞦驢汉子科决，待驾车汉子喜欢！”词虽俳谐，理甚切当，论者许之。

赵犇，其先天水人。代为忠武牙将，曾祖宾，祖英奇，父叔文，皆历故职。犇幼有奇智，龆髻之时，与邻里小兒戏于道左，恆分布行列为部伍战阵之状，自为董帅，指顾有节，如夙习焉，群兒皆稟而从之，无敢乱其行者。其父目而异之，曰：“吾家千里驹也，必大吾门矣！”及赴乡校，诵读之性出于同辈。弱冠有壮节，好功名，妙于弓剑，气义勇果。郡守闻之，擢为牙校。唐会昌中，壶关作乱，随父北征，收天井关。未几，从王师征蛮，浹月方克，惟忠武将士转战溪洞之间，斩获甚众。本道录其勋，陟为马步都虞候。

乾符中，王仙芝起于曹、濮，大纵其徒，侵掠汝、郑，犇乃率步骑数千袭之，贼党南奔。及黄巢陷长安，天子幸蜀，中原无主，人心骚动。于是陈州数百人相率告许州连帅，愿得犇

知军州事。其帅即以状闻，于是天子下诏，以玠守陈州刺史。既视事，乃谓将吏曰：“贼巢之虐，遍于四方，苟不为长安市人所诛，则必驱残党以东下。况与忠武久为仇讎，凌我土疆，势必然也。”乃遣增垣墉，浚沟洫，实仓廩，积薪刍。凡四门之外，两舍之内，民有资粮者，悉令挽入郡中。缮甲兵，利剑槊，弓弩矢石无不毕备。又招召劲勇，置之麾下。以仲弟昶为防遏都指挥使，以季弟翊为亲从都知兵马使，长子麓、次子霖，皆分领锐兵。黄巢在长安，果为王师四面扼束，食尽人饥，谋东奔之计，先遣骁将孟楷拥徒万人，直入项县，玠引兵击之。贼众大溃，斩获略尽，生擒孟楷。

中和三年，朝廷闻其功，就加检校兵部尚书，俄转右仆射。不数月，加司空，进颍川县伯。巢党知孟楷为陈所擒，大惊愤，乃悉众东来，先据浥水，后与蔡州秦宗权合势以攻宛丘，陈人惧焉。玠恐众心携离，乃于众中扬言曰：“忠武素称义勇，淮阳亦谓劲兵，是宜戮力同心，捍御群寇，建功立节，去危就安，诸君宜图之，况吾家食陈禄久矣！今贼众围逼，众寡不均，男子当于死中求生，又何惧也。且死于为国，不犹愈于生而为贼之伍耶！汝但观吾之破贼，敢有异议者斩之！”由是众心靡不踊跃。无何，开门与贼接战，每战皆捷，贼众益怒。巢于郡北三四里起八仙营，如宫阙之状，又修百司廨署，储蓄山峙，蔡人济以甲冑，军无所阙焉。凡围陈三百日，大小数百战，虽兵食将尽，然人心益固。玠因令间道奉羽书乞师于太祖，太祖素多玠之勇果，乃许之。四年四月，太祖引大军与诸军会于陈之西北，陈人望旗鼓出军纵火，急攻巢寨，贼众大溃，重围遂解。献捷于行在。

五年八月，除玠为蔡州节度使。于时巢党虽败，宗权益炽，六七年间，屠脍中原，陷二十余郡，惟陈去蔡百余里，兵少力



微，日与争锋，终不能屈。文德元年，蔡州平，朝廷议勋，以鵬检校司徒，充泰宁军节度使，又改授浙西节度使，不离宛丘，兼领二镇。龙纪元年三月，又以平巢、蔡功，就加平章事，充忠武军节度使，仍以陈州为理所。由是中原尘静，唐帝复归长安，陈、许流亡之民，襁负归业，鵬设法招抚，人皆感之。鵬兄弟三人，时称雍睦。一日，念仲弟昶同心王事，共立军功，乃下令尽以军州事付于昶，遂上表乞骸。后数月，寝疾，卒于陈州官舍，年六十六；葬于宛丘县之先域，累赠大尉。

鵬虽尽忠唐室，保全陈州，然默识太祖雄杰，每降心托迹，为子孙之计，故因解围之后，以爱子结亲。又请为太祖立生祠于陈州，朝夕拜谒。数年之间，悉力委输，凡所征调，无不率先，故能保其功名。

长子麓，位至列卿。次子霖，改名岩，尚太祖女长乐公主。开平初，授卫尉卿、驸马都尉。二年九月，权知洺州军州事，俄转天威军使。十二月，授右羽林统军，改右卫上将军，充大内皇城使。三年七月，出为宿州团练使，旋移州刺史。其后累历近职，连典禁军。预诛庶人友珪有功，末帝即位，用为租庸使、守户部尚书。岩以勋戚自负，货赂公行，天下之贿，半入其门。又以身尚公主，闻唐朝驸马都尉杜悰位极将相，以服御饮饌自奉，务极华侈，岩耻其不及。由是丰其饮膳，嘉羞法饌，动费万钱，僦敛网商，其徒如市，权势熏灼，人皆阿附。及唐庄宗灭梁室，岩逾垣而逸。素与徐州温韬相善，岩往依之。既至，韬斩岩首送京师。

昶，字大东，鵬仲弟也。弱冠习兵机，沈默大度，神形洒落，临事有通变之才。及兄鵬为陈州刺史，以昶为防御都指挥使。未几，巢将孟楷拥众万余据项城县，昶与兄鵬领兵击破之，擒楷以归。不数月，巢党悉众攻陈，以报孟楷之役；又与蔡寇

合从，凶丑百万，栖于陈郊，陈人大恐。一夕，昶因巡警，假寐于闾阖，恍惚间如有阴助，昶异而待之。迟明，开门决战，人心兵势，勇不可遏，若有阴兵前导。是日，擒贼将数人，斩首千余级，群凶气沮。其后连日交战，无不应机俘斩，未尝小衄，以至重围数月，士心如一。及贼败围解，朝廷纪勋，昶一门之中，叠加爵秩。当时方镇之内，言忠勇者、言守御者、言功勋者、言政事者，皆以犇、昶为首焉。及犇遥领泰宁军节度，以昶为本州刺史、检校右仆射。俄而犇有疾，遂以军州尽付于昶。诏授兵马留后，旋迁忠武军节度使，亦以陈州为理所。时宗权未灭，中原方受其毒。陈、蔡封疆相接，昶每选精锐，深入蔡境。蔡贼虽众，终不能抗，以至宗权败焉。朝廷赏勋，加检校司徒。昶以大寇削平之后，益留心于政事，劝课农桑，大布恩惠。景福元年秋，陈、许将吏耆老录其功，诣阙以闻，天子嘉之，命文卧撰德政碑植于通衢，以旌其功。俄加同平章事。昶自围解之后，恆曰：“梁王之恩，不敢忘也。”是后太祖每有征伐，昶训练兵甲，馈挽供亿，无有不至。乾宁二年寝疾，薨于镇，年五十五，追赠太尉。

珣，字有节，犇季弟也。幼而刚毅，器宇深沉。既冠，好书籍。及壮，工骑射，尤精《三略》。及犇为陈州刺史，以珣为亲从都知兵马使。时巢党东出商、邓，与蔡贼会，众至百余万，掘长壕五百道攻陈，陈人大惧。珣与二兄坚心誓众，激励将校，约以死节。珣以祖先松楸，去郭数里，虑为群盗穿发，乃夜纵心膂之士，迁柩入城。府库旧有巨弩数百枝，机牙皆缺，工人咸谓不可用。珣即创意制度，自调弦筈，置之雉堞间，矢激五百余步，凡中人马，皆洞达胸腋，群贼畏之，不敢逼近。自仲秋至于首夏，军食将竭，士虽不饱，而坚拒之志不移。会太祖率大军解其围，珣兄弟泣泣感谢。其后朝廷议功，加检校

右仆射，遥领处州刺史。犍薨，昶为忠武军节度使，珣迁为行军司马、检校司空。昶薨，珣知忠武军留后。珣公干之才，播于远迩，至于符籍虚实，财谷耗登，备阅其根本，民之利病，无不洞知。庶事简廉，公私俱济，太祖深加慰荐。寻加特进、检校司徒，充忠武军节度使。陈州土壤卑疏，每岁壁垒摧圯，工役不暇，珣遂营度力用，俾以甃周砌四墉，自是无霖潦之虞。光化二年，加检校太保、平章事。明年，检校侍中，进封天水郡公。珣博通前古，以陈州本伏羲所都，南顿乃光武旧地，遂稽考古制，崇饰庙貌，为四民祈福之所。又询邓艾故址，决翟王河以溉稻梁，大实仓廩，民获其利。珣兄弟节制陈、许，继拥旌钺，共二十余年，陈人爱戴，风化大行。天复元年冬，韩建为忠武军节度使，乃征珣知同州匡国军节度留后。时太祖统军岐下，珣输挽调发，旁午道途。俄而昭宗还长安，诏征入觐，锡迎銮功臣之号。珣因坚辞藩镇，遂加检校太傅、右金吾卫上将军。及扈从东迁，岁余，以痼疾免官，遂归淮阳。未几，薨于私第，年五十五。诏赠侍中，陈人为之罢市。子穀，仕至左骁卫大将军、宣徽北院使。唐庄宗入汴，与从兄岩皆族诛。

王珂，河中人。祖纵，盐州刺史。父重荣，河东节度使，破黄巢有大功，封琅邪郡王。珂本重荣兄重简之子，出继重荣。唐僖宗光启三年，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害，推重荣弟重盈为蒲帅，以珂为行军司马。及重盈卒，军府推珂为留后。时重盈子珙为陕州节度使，瑶为绛州刺史，由是争为蒲帅，瑶、珙连上章论列，又与太祖书云：“珂非吾兄弟，盖余家之苍头也，小字忠兒，安得继嗣！”珂亦上章云：“亡父有兴复之功。”又遣使求援于太原，李克用为保荐于朝，昭宗可之。既而珙厚结王行瑜、李茂贞、韩建为援，三镇互相表荐，昭宗诏谕之曰：“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，已俞其奏矣。”乾宁二年五月，

三镇率兵入觐，贼害时政，请以河中授珙、瑶，又连兵以攻河中。克用闻之，出师以讨三镇，瑶、珙兵退，晋师拔絳州，擒瑶斩之。及克用驻军于渭北，昭宗以珂为河中节度使，正授旄钺，克用因以女妻珂；珂至太原谢婚成礼，克用令李嗣昭将兵助珂，攻珙于陕焉。光化末，太祖谓张存敬曰：“珂恃太原之势，侮慢邻封，尔为我持一绳以缚之。”天复元年春，存敬兵下晋、绛，令何邠因守晋州以扼太原援师。二月，大军逼河中，珂妻书告太原曰：“敌势攻逼，朝夕为俘囚，乞食于大梁矣，大人安忍不救！”克用曰：“前途既阻，众寡不敌，救则与尔两亡。可与王郎归朝廷。”珂复求救于李茂贞，茂贞不答。珂势穷蹙，即登城谓存敬曰：“吾与汴王有家世事分，公宜退舍，俟汴王至，吾自听命。”存敬即日退舍。三月，太祖自洛阳至，先哭于重荣之墓，蒲人闻之感悦。珂欲面缚牵羊以见，太祖曰：“太师阿舅之恩，何时可忘，郎君若以亡国之礼相见，黄泉其谓我何！”《欧阳史》云：梁太祖自同州降唐，即依重荣，以母王氏，故事重荣为舅。及珂出迎于路，握手歔歔，联轡而入。乃以居敬守河中，珂举家徙于汴。后入觐，被杀于华州传舍。

珙，少有俊气，才兼文武，性甚骄虐。属世多故，遂代伯父重霸为陕州节度使。为政苛暴，且多猜忌，残忍好杀，不以生命为意，内至妻孥宗属，外则宾幕将吏，一言不合，则五毒将施，鞭笞割断，无日无之。奢纵聚敛，民不堪命，由是左右惕惧，忧在不测。唐光化二年夏六月，为部将李璠所杀。璠自称留后，因是陕州不复为王氏所有。

史臣曰：绍威始为唐雄，据魏地，当土德之季运，倡梁祖以强禅，在梁则为佐命也，在唐则岂得为忠臣乎！赵犇以淮阳咫尺之地，抗黄巢百万之众，功成事立，有足多者。岩、穀非

贤，遽泯其嗣，惜哉！王珂奕世山河，势危被掳，乃魏豹之徒与！

## 列传五

韩建，字佐时，许州长社人。父叔丰，世为牙校。初，秦宗权之据蔡州，招合亡命，建隶为军士，累转至小校。唐中和初，忠武监军杨复光起兵于蔡，宗权遣其将鹿宴宏赴之，建与里人王建俱隶宴宏军，入援京师。贼平，复光暴卒。时僖宗在蜀，宴宏率所部赴行在。路出山南，因攻剽郡邑，据有兴元。宴宏自为留后，以建为蜀郡刺史。唐军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诱建，啖以厚利，建时惧为宴宏所并，乃率所部归行在，令孜补为神策都校、金吾将军，出为潼关防御使兼华州刺史。河、潼经大寇之后，户口流散，建披荆棘，辟污莱，劝课农事，树植蔬果，出入闾里，亲问疾苦，不数年，流亡毕复，军民充实。建比不知书，治郡之暇，日课学习。遣人于器皿、床榻之上各题其名，建视之既熟，乃渐通文字。俄迁华商节度、潼关守捉等使，累加检校太尉、平章事。

乾宁二年，建与凤翔李茂贞、邠州王行瑜举兵赴阙，迫昭宗请以王珙为河中帅，害大臣于都下。河中王珂召晋军以为援，及晋军渡河，昭宗幸石门。三年四月，昭宗遣延王、通王率禁兵讨李茂贞，为茂贞所败，车驾幸渭桥。翼日，次富平，将幸河中，建奉表迎驾，俄自至渭北，恳乞东幸，许之。七月十五日，昭宗至华下，百官士庶相继而至。建寻加兼中书令，充京畿安抚制置等使，又兼京兆尹、京城把截使。昭宗久在华州，思还宫掖，每花朝月夕，游宴西溪，与群臣属咏歌诗，献款流

涕。建每从容奏曰：“臣为陛下修营大内，结信诸侯，一二年间，必期兴复。”乃以建兼领修创京城使，建自华督役辇运工作，复治大明宫。

四年二月，有诣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谋杀建，建囚八王于别宅，放散随驾殿后军二万人，杀捧日都头李筠。自是天子益微，宿卫之士尽矣。八月，建以兵围十六宅，通王以下十一王并遇害于石堤谷，以谋逆闻。又害太子詹事马道殷、将作监许岩士，贬宰相硃朴，皆昭宗宠昵者也。建寻兼同州节度使。光化元年，升华州为兴德府，以建为尹。八月，车驾还京。九月，册拜太傅，进封许国公，并赐铁券。

天复元年十一月，宦官韩全海迫天子幸凤翔，建亦预其谋。太祖闻之，自河中引军而西。前锋至同州，建判官司马鄴以城降，遂移军迫华州，建惧乞降。太祖责以胁君之罪，建拜伏称从事李巨川之谋也，太祖即诛巨川。《北梦琐言》：韩建曰：“某不识字，凡朝廷章奏、邻封书檄，皆巨川为之。”因斩之。又《新唐书·李巨川传》云：巨川诣军门纳款，因言当世利害。全忠属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，疑巨川用则全忠待己或衰，乃诡说曰：“巨川诚奇才，顾不利主人，若何！”是日，全忠杀之。太祖与建素有军中昆弟之契，及见，其怒骤息，寻表建为许州节度使。昭宗东迁，以建为佑国军节度使、京兆尹。车驾至陕，召太祖与建侍宴，宫妓奏乐，何皇后举觞以赐太祖，建蹶足，太祖遽起曰：“臣醉不任。”伪若颠仆即去。建私谓太祖曰：“上与宫人附耳而语，幕下有兵仗声，恐图王尔。”天祐三年，改青州节度使。及受禅，征为司徒、平章事，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开平二年，加侍中，充建昌宫使。三年，郊祀于洛，以建为大礼使。建为上宰，每谒见，时有直言。太祖为性刚严，群下将迎不暇，待建稍异，故优容之。九月，册拜太保，罢知政

事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开平三年十月，诏曰：太保韩建，每月旦、十五日入阁称贺，即令赴朝参，余时弗入见。示优礼也。四年三月，除匡国军节度使、陈许蔡观察使，仍令中书不议除替。

《五代会要》：乾化元年正月，敕云：许昌雄镇，太保韩建，朕用以布政，民耕盗止，久居其位，庶可胜残矣。宜令中书门下不计年月，勿议替。乾化二年六月，朝廷新有内难，人心动摇，部将张厚因作乱，害建于衙署，时年五十八。

子从训，昭宗在华时授太子侍学，赐名文礼，寻拜屯田员外郎。国初为都官郎中，赐紫，年未弱冠。时朝廷命从训告国哀于陈、许，至二日军乱，与建并命。乾化三年，追赠太师。

李罕之，陈州项城人。父文，世田家。罕之拳勇趫捷，力兼数人。少学为儒，不成，又落发为僧，以其无赖，所至不容。曾乞食于酸枣县，自旦至晡，无与之者，乃掷钵于地，毁弃僧衣，亡命为盗。会黄巢起曹、濮，罕之因合徒作剽，渐至魁首。及贼巢渡江，罕之因以兵将背贼归于唐，高骈录其功，表为光州刺史。岁余，为蔡贼秦宗权寇迫，不能守，乃弃郡归项城，收合余众，依河阳诸葛爽，爽署为怀州刺史。光启初，僖宗以爽为东南面招讨，以击宗权，爽乃表罕之为副，令将兵屯宋州。蔡寇凶焰日炽，兵锋不敌。中和四年，爽表罕之为河南尹、东都留守。是岁，李克用脱上源之难，敛军西归，路由洛阳，罕之迎谒，供帐馆待甚优，因与克用厚相结托。时罕之有众三千，以圣善寺为府。光启元年，蔡贼秦宗权遣将孙儒来攻，罕之对垒数月，以兵少备竭，委城而遁，西保于浉池。蔡贼据京城月余，焚烧宫阙，剽剥居民。贼既退去，鞠为煨烬，寂无鸡犬之音。罕之复引其众，筑垒于市西。

明年冬，诸葛爽死，其将刘经推爽子仲方为帅，经惧罕之难制，自引兵镇洛阳。罕之部曲有李瑋、郭璆者，情不相叶，



欲相图害，罕之怒，诛璆，军情由是不睦。刘经因其有间，掩击罕之于浞池。军乱，保乾壕。经急攻之，为罕之所败，罕之乘胜追至洛阳。时经保敬爱寺，罕之保苑中飞龙殿。罕之激励其众攻敬爱寺，数日，因风纵火，尽燔之，经众奔窜，追斩殆尽。罕之进逼河阳，营于巩县，陈舟于汜水，将渡，诸葛仲方遣将张言率师拒于河上。时仲方年幼，政在刘经，诸将心多不附。张言密与罕之修好；经知其谋，言惧，引众渡河归罕之，因合势攻河阳，为经所败，罕之与言退保怀州。冬，蔡将孙儒陷河阳。仲方泛轻舟来奔，孙儒遂自称节度使。俄而蔡贼为我军所败，孙儒弃河阳归蔡。罕之与言收合其众，求援于太原，李克用遣泽州刺史安金俊率骑助之，遂收河阳。克用表罕之为节度、同平章事；又表言为河南尹、东都留守。罕之既与言患难交契，刻臂为盟，永同休戚，如张耳、陈余之义也。罕之虽有胆决，雄猜翻覆，而抚民御众无方略，率多苛暴，性复贪冒，不得士心。既得河阳，出兵攻晋、绛。时大乱之后，野无耕稼，罕之部下以俘剽为资，啖人作食。绛州刺史王友遇以城降，罕之乃进攻晋州，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于太祖。时张言治军有法，善积聚，勤于播种，军储不乏。言输粟于罕之，以给其军，罕之求索无限，言颇苦之，力不能应，罕之则录河南府吏笞责之。东诸侯修贡行在，多为罕之邀留，王重盈苦其侵削，密结张言请图之。文德元年春，会罕之尽出其众攻平阳，言夜出师掩击河阳，罕之无备，单步仅免，举族为言所俘。罕之奔于太原，李克用表为泽州刺史，仍领河阳节度使。三月，克用遣其将李存孝率师三万助之，来攻怀、孟。城中食尽，备豫皆竭，张言遣其孥入质，且求救于太祖；太祖遣葛从周、牛存节赴之，逆战于流河店。会晋将安休休以一军奔于蔡，存孝引军而退，罕之保于泽州。自是罕之日以兵寇钞怀、孟、晋、绛，数百里内，

郡邑无长吏，闾里无居民。河内百姓，相结屯寨，或出樵汲，即为俘馘。虽奇峰绝磴，梯危架险，亦为罕之部众攻取。先是，蒲、绛之间有山曰摩云，邑人立栅于上，以避寇乱；罕之以百余人攻下之，军中因号罕之为李摩云。自是数州之民，屠啖殆尽，荆棘蔽野，烟火断绝，凡十余年。

乾宁二年，李克用出师以拒邠、凤，营于渭北，天子以克用为邠州行营四面都统，克用乃表罕之为副。及诛王行瑜，罕之以功授检校太尉，食邑千户。罕之自以功多，私谓晋将盖寓曰：“余自河阳失守，来依巨廕，岁月滋久，功效未施。比年以来，倦于师旅，所谓老夫耄矣，无能为也。望吾王仁愍，太傅哀怜，与一小镇，休兵养疾，一二年即归老菟裘，幸也。”

“寓为言之，克用不对。每藩镇缺帅，议所不及，罕之私心郁郁，盖寓惧其他图，亟为论之。克用曰：“吾于罕之，岂惜一镇；吾有罕之，亦如董卓之有吕布，雄则雄矣，鹰鸟之性，饱则飏去，实惧翻覆毒余也。”

光化元年十二月，晋之潞帅薛志勤卒，罕之乘其丧，自泽州率众径入潞州，自称留后，以状闻于克用曰：“闻志勤之丧，新帅未至，虑为他盗所窥，不俟命，已屯于潞矣。”克用怒，遣李昭嗣讨之，罕之执其守将马溉、伊铎、何万友，沁州刺史傅瑶等，遣其子顥拘送于太祖以求援焉。《新唐书》：全忠表罕之昭义军节度使。会罕之暴病，不能视事。明年六月，病笃，太祖令丁会代之，移罕之为河阳节度使；行至怀州，卒于传舍，时年五十八。其子顥以舟载柩，归葬河阴县。开平二年春，诏赠中书令。

冯行袭，字正臣，武当人也。历职为本郡都校。中和中，僖宗在蜀，有贼首孙喜者，聚徒数千人欲入武当，刺史吕煜惶骇无策略。行袭伏勇士于江南，乘小舟逆喜，谓喜曰：“郡人

得良牧，众心归矣，但缘兵多，民惧掳掠。若驻军江北，领肘腋以赴之，使某前导，以安慰士民，可立定也。”喜然之。既渡江，军吏迎谒，伏甲奋起，行袭击喜仆地，仗剑斩之，其党尽殪，贼众在江北者悉奔溃。山南节度使刘巨容以功上言，寻授均州刺史。州西有长山，当襄、汉、蜀路，群贼屯据，以邀劫贡奉，行袭又破之。洋州节度使葛佐奏辟为行军司马，请将兵镇谷口，通秦、蜀道，由是益知名。李茂贞遣养子继臻窃据金州，行袭攻下之，因授金州防御使。时兴元杨守亮将袭京师，道出金、商，行袭逆击，大破之。诏升金州为节镇，以戎昭军为额，即以行袭为节度使。

及太祖义旗西征，行袭遣副使鲁崇矩稟受制令。会唐昭宗幸凤翔，太祖帅师奉迎，久之未出。中尉韩全诲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余人分命矫诏，欲征江、淮兵屯于金州，以胁太祖之军，行袭定策尽杀之，收其诏敕送于太祖。天祐元年，兼领洋州节度使。太祖之伐荆、襄，行袭令其子勛以舟师会于均、房，预收复功，迁匡国军节度使。到任，诛大吏张澄，暴其罪，州人莫不惴惧。在许三年，上供外，别进助军羨粮二十万石。及太祖郊裡，行袭请入觐，贡献巨万，恩礼殊厚。寻诏翰林学士杜晓撰德政碑以赐之，累官至兼中书令，册拜司空。开平中卒，辍朝一日，赠太傅，谥曰忠敬。

行袭性严烈，为政深刻，然所至有天幸，境内尝大蝗，寻有群鸟啄食，不为害；民或艰食，必有稻谷，出于垅亩。虽威福在己，而恆竭力以奉于王室，故能保其功名。行袭魁岸雄壮，面有青志，当时目为“冯青面”。

长子勛，历蕲、沁二州刺史。次子德晏，仕至金吾将军。

孙德昭，盐州五原县人，世为州校。父惟最，有功于唐朝，遥领荆南节度，分判右神策军事。德昭藉父荫，累职为右神策

军都指挥使。光化三年，唐昭宗为阉宦所废，矫立德王，时中外以权在禁闼，莫能致讨，近藩朋附，章表继有至者。丞相崔允，外与太祖申结辅佐之好，内遣心腹密讲忠义。有以事喻德昭者，《通鉴》：德昭常惋不平，崔允闻之，遣判官石戡与之游。德昭每酒酣必泣，戡知其诚，乃密以允意说之。德昭感慨，乃与本军孙承诲、董从实三人，奋发应命，誓图反正，崔又割衣手笔以通其志。

天复元年正月一日未旦，逆竖左军容刘季述早入，德昭伏甲要路以俟，追其前驱，邀而斩之，孙承诲等分捕左军容王仲先党伍。唐昭宗方幽辱东内，闻外喧，大恐。德昭驰至，扣阁曰：“逆贼刘季述伏诛矣，请上皇开钥复皇帝位。”皇后何氏呼曰：“汝可进逆人首，门乃可开。”俄而承诲、从实俱以馘献，昭宗悲而嘉之。于是丞相崔允奉迎御丹凤楼，率百辟待罪，泣且奏曰：“臣居大位，不能讨奸，赖东平王全忠首奋忠贞，诛杀邸吏，遂致德昭等擒戮妖逆，再清禁闼。”即日议功，以德昭为检校太保、静海军节度使，承诲邕州节度使，从实容州节度使，并同平章事，锡姓李，赐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，图形凌烟阁，俱留京师。锡赉宴赏之厚，恩宠权幸之势，近代罕比。

其年十一月，阉宦韩全海纵火胁昭宗西幸凤翔，承诲、从实并变节，为中官所诱，始欲驱拥百僚，将图出令。而德昭独按兵，与太祖亲吏娄敬思叶力卫丞相及文武百官，与长安吏民保于街东，免为所劫。太祖遣从事相继劳问，遗以龙凤剑、斗鸡纱，委令制辑。于是百官次华州，连状请太祖迎奉。及大旆入关，德昭以军礼上谒，立道左，太祖命左右扶骑控至长安，赐以甚厚，署权知同州节度留后。将赴任，复徇民请，留充两街制置使，赐钱百万。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献于太祖，由是愈见赏重，又赐甲第一区，俾先还洛阳。及昭宗东迁，奏授左威

卫上将军，以疾免，归于别墅。太祖受禅，以左领卫上将军征赴阙。开平四年，拜左金吾大将军，充街使。末帝即位，俾将命于两浙，对见失仪，不果行。寻改授右武卫上将军，俄复左金吾大将军。卒于官，诏赠太傅，辍视朝一日。

天复初，德昭与孙承诲、董从实以返正功，时人呼为“三使相”，恩泽俱冠世。及承诲至凤翔，易名继诲，从实改名彦弼，皆为李茂贞所养。后阉宦之败，俱戮于京师。惟德昭克全终始，有所称云。

赵克裕，河阳人也。祖、父皆为军吏。克裕少为牙将，好读书，谨仪范，牧伯皆奇待之。累居右职，擢为虎牢关使。光启中，蔡寇陷河阳，克裕率所部归于太祖，隶于宣义军。太祖东征徐、郢，克裕屡受指顾，无不如意。数年之内，继领毫、郑二州刺史。时关东藩镇方为蔡寇所毒，黎元流散，不能相保，克裕妙有农战之备，复善于绥怀，民赖而获安者众。太祖表为河阳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，寻移理许田，入为金吾卫大将军、检校司空。及太祖为元帅，以克裕为元帅府左都押衙，复统六军，兖州平，命权知泰宁军留后。数月，暴疾而卒。开平初，追赠太保。

张慎思，清河人。自黄巢军来归，累授军职，历诸军都指挥使。从平巢、蔡、兖、郢，皆著功，表授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宋州长史。光化中，加检校右仆射，权知亳州。天复三年，昭宗还长安，以从太祖迎驾功，赐号迎銮毅勇功臣，寻除汝州防御使。天祐元年，授左龙武统军。其冬，除许州匡国军节度使。明年十一月，权知徐州武宁军两使留后。太祖受禅，入为左金吾大将军。开平二年，除宋州刺史，未几，复拜左金吾大将军。三年冬，除蔡州刺史，以贪货大失民情，诏追赴阙。未几，扈从北征还，以疾卧洛阳之私第。驭家不肃，为其子所弑。

史臣曰：韩建遇唐朝之衰运，据潼关之要地，不能藩屏王室，翻务斫丧宗枝，虽有阜俗之能，何补不臣之咎。罕之负骁雄之气，蓄向背之谋，武皇比之吕布，斯知人矣。行袭励纳忠之节，德昭立反正之功，俱善其终，固其宜矣。克裕而下，无讥可也。

## 列传六

葛从周，字通美，濮州鄆城人也。曾祖阮，祖遇贤，父简，累赠兵部尚书。从周少豁达，有智略，初入黄巢军，渐至军校。唐中和四年三月，太祖大破巢军于王满渡，从周与霍存、张归霸昆弟相率来降。七月，从太祖屯兵于西华，破蔡贼王夏寨。太祖临阵马蹶，贼众来追甚急，从周扶太祖上马，与贼军格斗，伤面，矢中于肱，身被数枪，奋命以卫太祖。赖张延寿回马转斗，从周与太祖俱免，退军澥水。诸将并削职，惟擢从周、延寿为大校。其从入长葛、灵井，大败蔡贼，至斤沟、淝河，杀铁林三千人，获九寨都虞候王涓。

太祖遣郭言募兵于陕州，有黄花子贼据于温谷，从周击破之。又破秦贤之众于荥阳，寻佐硃珍收兵于淄、青间。时兖州齐克护军于任城，从周败之，擒其将吕全真。淄人不受制，复与之战，获其骁将巩约。会青州以步骑万余人列三寨于金岭，以厄要害，从周与硃珍大歼其众，掳其将杨昭范五人而还。至大梁，不解甲，径至板桥击蔡贼，破卢瑋寨；瑋自溺而死，又于赤冈杀蔡军二万余人。从讨谢殷于亳州，擒之。回袭曹州，掳刺史丘宏礼以归。与兖、郓军遇于临濮之刘桥，杀数万人，硃瑄、硃瑾仅以身免，擒都将邹务卿已下五十人。从太祖至范县，复与硃瑄战，掳尹万荣等三人，遂平濮州。未几，与硃珍击蔡贼于陈、亳间，获都将石璠。

文德元年，魏博军乱，乐从训来告急，从太祖渡河，拔黎

阳、李固、临河等镇，至内黄，破魏军万余众，获其将周儒等十人。李罕之引并人围张全义于河阳，从周与丁会、张存敬、牛存节率兵赴援，大破并军，杀蕃汉二万人，解河阳之围，以功表授检校工部尚书。从硃珍讨徐州，拔丰县，败时溥于吴康，得其輜重，加检校刑部尚书。佐庞师古讨孙儒于淮南，略地至庐、寿、滁等州，下天长、高邮，破邵伯堰。回军攻濠州，杀刺史魏勋，得饷船十艘。

大顺元年八月，并帅围潞州，太祖遣从周率敢死之士，夜衔枚犯围而入，会王师不利于马牢川，即弃上党而归。其年十二月，与丁会诸将讨魏州，连收十邑。明年正月，大破魏军于永定桥，魏军五败，斩首万余级。十月，佐丁会攻宿州，从周壅水灌其城，刺史张筠以郡降。从讨兖州，破硃瑾之军于马沟。景福二年二月，与诸将大破徐、兖之兵于石佛山。八月，与庞师古同攻兖州。乾宁元年三月，军至新泰县，硃瑾令都将张约、李胡椒率三千人来拒战，师古遣从周、张存敬掩袭，生擒张约、李胡椒等都将数十人。二年十月，围兖州，兖人不出，从周诈扬言并人、郢人来救，即引军趋高吴，夜半却潜归寨。硃瑾果出兵攻外壕，我军士突出，掩杀千余人，生擒都将张汉筠。从周累立战功，自怀州刺史历曹、宿二州刺史，累迁检校左仆射。三年五月，并帅以大军侵魏，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骑屯洹水，从周以马步二千人击之，杀戮殆尽，擒落落于阵，并帅号泣而去。遂自洹水与庞师古渡河击郢。四年正月，下之。从周乘胜伐兖，会硃瑾出师在徐境，其将康怀英以城降。以功授兖州留后、检校司空。《玉堂闲话》云：葛侍中镇兖之日，威名著于敌中。河北谚曰：“山东一条葛，无事可撩拨。”复领兵万余人渡淮讨杨行密，至濠州，闻庞师古清口之败，遽班师。光化元年四月，率师经略山东，时并帅以大军屯邢、洛，从周至钜鹿与并



军遇，大破之，并帅遁走。我军追袭至青山口，数日之内，邢、洺、磁三州连下，斩首二万级，获将吏一百五十人，即以从周兼领邢州留后。十月，复破并军五千骑于张公桥。晋将李嗣昭急攻邢州，阵于城门外，从周大破之，擒蕃将贲金铁、慕容腾百余人。

二年春，幽州刘仁恭率军十万寇魏州，屠贝郡。从周自邢台驰入魏州，燕军突上水关，攻馆陶门。从周与贺德伦率五百骑出战，谓门者曰：“前有敌，不可返顾！”命阖其门。从周等极力死战，大败燕人，擒都将薛突厥、王郃郎等。翼日，破其八寨，追击至临清，刘仁恭走沧州，从周授宣义军行军司马。五月，并入讨李罕之于潞州，太祖以丁会代罕之，令从周驰入上党。七月，并入陷泽州，太祖召从周，令贺德伦守潞州，德伦等寻弃城而归。三年四月，领军讨沧州，先攻德州，下之。及进攻浮阳，幽州刘仁恭大举来援。时都监蒋元晖谓诸将曰：“吾王命我护军，志在攻取，今燕帅来赴，不可迎战，当纵其入壁，聚食困廩，力屈粮尽，必可取也。”从周对曰：“兵在机，机在上将，非督护所言也。”乃令张存敬、氏叔琮守其寨。从周逆战于乾宁军老鸦堤，大破燕军，斩首三万，获将佐马慎交已下百余人，夺马三千匹。八月，并入攻邢、洺，从太祖破之。从周追袭至青山口，斩首五千级，获其将王郃郎、杨师悦等，得马千匹，表授检校太保，兼徐州两使留后，寻为兖州节度使。

天复元年三月，与氏叔琮讨太原，从周以兖、郛之众，自土门路入，与诸军会于晋阳城下，以粮运不给，班师。顷之，从周染疾，会青州将刘鄩陷兖州，太祖命讨之，遂力疾临戎。三年十一月，鄩举城降，以功授检校太傅。太祖以从周抱疾既久，命康怀英代之，授左金吾上将军，以风恙不任朝谒，改右

卫上将军致仕。养疾偃师县毫邑乡之别墅。顷之，授太子太师，依前致仕。末帝即位，制授潞州节度使，令坐食其俸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，封陈留郡王，累食邑至七千户，命近臣赉旌节就别墅以赐之。贞明初，卒于家。册赠太尉。

谢彦章，许州人。幼事从周为养父，从周怜其敏慧，教以兵法，常以千钱于大盘中，布其行阵偏伍之状，示以出没进退之节，彦章尽得其诀。及壮，事太祖为骑将。末帝嗣位，用为两京马军都军使，累与晋军接战有功，寻领河阳节度使。及从周卒，临丧行服，躬预葬事，时人义之。彦章后为许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。贞明四年冬，滑州节度使贺瑰为北面招讨使，彦章为排阵使，同领大军，驻于行台寨，与晋人对垒。彦章时领骑军与之挑战，晋人或望我军行阵整肃，则相谓曰：“必两京太傅在此也。”不敢以名呼，其为敌人所惮如此。是时咸谓贺瑰能将步军，彦章能领骑士，既名声相轧，故瑰心忌之。一日，与瑰同设伏于郊外，瑰指一方地谓彦章曰：“此地冈阜隆起，中央坦夷，好列栅之所。”寻而晋人舍之，故瑰疑彦章与晋人通；又瑰欲速战，彦章欲持重以老敌人，瑰益疑之。会为行营马步都虞候硃珪所诬，瑰遂与珪邦协谋，因享士伏甲以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、别将侯温裕等于军，以谋叛闻。晋王闻之，喜曰：“彼将帅如是，亡无日矣。”

审澄、温裕亦善将骑军，然所领不过三千骑；多而益办，惟彦章有焉。将略之外，好优礼儒士。与晋人对垒于河上，恆褰衣博带，动皆由礼，或临敌御众，则肃然有上将之威。每敦阵整旅，左旋右抽，虽风驰雨骤，亦无以喻其迅捷也，故当时骑士咸乐为用。及其遇害，人皆惜之。

胡真，江陵人也。体貌洪壮，长七尺，善骑射，少为县吏。及在巢寇中，寇推为名将，随巢涉淮、浙，陷许、洛，入长安。

及太祖以众归唐，真时为元从都将，《通鉴》云：温见巢兵势日蹙，知其将亡，亲将胡真、谢瞳劝温归国。从至梁苑，表授检校刑部尚书，频从破巢、蔡于陈、郑间。寻以奇兵袭取滑州，乃署为滑州节度留后，复表为郑滑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。数年，征为右金吾卫大将军，俄拜宁远军节度使、容州刺史、检校太保。卒赠太傅。

张归霸，字正臣，清河人。祖进言，阳谷令。父实，亦有宦绪。少倜傥，好兵术。唐乾符中，寇盗蜂起，归霸率昆弟三人弃家投黄巢，颇以勇略闻。巢陷长安，遂署为左番功臣。中和中，巢领徒走宛丘。时太祖在汴，奉诏南讨，巢党日窘，归霸昆仲与葛从周、李说等相率来降，寻补宣武军剧职。光启二年，与蔡将张存战于卢氏。三年夏，又与蔡将卢瑋战于双丘，复与秦宗贤战于万胜，皆败而歼之。翼日，宗权遣将张郢来寇，列寨于赤堎。一日，出骑将较胜，归霸为飞戈所中。即拔马却逸，控弦一发，贼洞颈而坠，遂兼骑而还。太祖时于高丘下瞰，备见其状，面加赏激，厚以金帛及所获马锡之。又尝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内，太祖统数百骑稍逼其寨，蔡人果以锐士摩垒来追，归霸发伏兵，掩杀千余人，夺马数十匹，寻奏授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其后从太祖伐郢，副李唐宾渡淮，咸著奇绩。文德初，大军临蔡州，贼将萧颢来斫寨，归霸于徐怀玉各以所领兵自东南二扉分出，合势杀贼，蔡人大败。及太祖振众离营，寇尘已息。太祖召至，赏之曰：“昔耿弇不俟光武击张步，言不以贼遗君父，弇之功，尔其二焉。”大顺中，郭绍宾拔曹州，归霸率兵数千守之。俄而硃瑾统大军自至，归霸与丁会逆击之于金乡，瑾大败，擒贼将宗江等七十余人，曹州以宁。明年，破濮州，生擒刺史邵儒。又佐葛从周与晋军战于洹水，生获克用爱子落落。复与燕人战于内黄，杀仁恭兵三万余众。戎绩超

特，居诸将之右，累官至检校左仆射。

光化二年，权知邢州事。明年春，李嗣昭以蕃汉五万来寇，归霸坚壁设备，晋军不敢顾其城，遂移军攻洺州，陷焉。时太祖在滑，颇虑邢之失守。及葛从周复洺，嗣昭北遁，归霸出兵袭之，杀二万余众。捷至，赏锡殊等，旋以功奏加检校司空。天祐初，迁莱州刺史，秩满授左卫上将军，又除曹州刺史。其秋，加检校司徒，副刘知俊御邠、凤之寇，败之。太祖受禅，拜右龙虎统军，改左骁卫上将军，充河阳诸军都指挥使。明年夏六月，就除河阳节度使、检校太保，寻加同平章事。二年秋七月，卒于位。诏赠太傅。

梁末帝德妃张氏，即归霸女也。末帝嗣位，以归霸子汉鼎、汉杰并为近职。汉鼎早亡，汉杰贞明中为控鹤指挥使，领兵讨惠王于陈州，擒之。当贞明、龙德之际，汉杰昆仲分掌权要，藩镇除拜多出其门，段凝因之遂窃兵柄。及庄宗入汴，汉杰与兄汉伦、弟汉融同日伏诛于汴桥下。

张归厚，字德坤，《通鉴考异》引《梁功臣列传》云：归厚祖兴，父处让。少骁勇，有机略，尤长于弓槊之用。中和末，与兄归霸自巢军相率来降，太祖署为军校。时淮西兵力方壮，太祖之师尚寡，归厚以少击众，往无不捷。光启三年春，与秦宗贤战于万胜，大破之。其夏，蔡将张晁以数万众屯于赤坨，归厚尝与晁单骑斗于阵，晁不能支而奔，师徒乘此大捷。太祖大悦，立署为骑军长，仍以鞍马器币锡之。及佐硃珍讨时溥，寨于丰、萧之间，归厚乘徐垒如行坦途，甚为诸将叹伏。龙纪初，奏迁检校工部尚书。其年冬，复伐徐，归厚以偏师径进，至九里山下与徐兵遇。时我之叛将陈璠在贼阵中，归厚忽见之，因瞋目大骂，单马直往，期于必取，会飞矢中左目而退；徐戎甚众，莫敢追之。

大顺元年，奏加检校兵部尚书，又命统亲军。是岁，郴王迁寨，未知所往，忽逢兗、郢贼寇甚众，太祖亟登道左高阜以观之，命归厚领所部子马直突之。出没二十余合，贼大败将北，而救军云至，归厚即缀贼苦战，请太祖以数十骑先还。时归厚所乘马中流矢而踣，乃持槊步斗渐退，贼不敢逼。太祖至寨，亟命张筠、刘儒飞骑来迎，然谓已歿矣。归厚体被二十余箭，尚复拒战，筠等既至，贼解乃归。太祖见之，抚背泣下曰：“得归厚身全，纵广丧戎马，何足计乎！”便令肩舁归汴，日降问赉，恩旨甚厚，寻迁中军指挥使。

景福初，从太祖伐郢，帝军不利，太祖为寇所逼，归厚殿马翼卫，左右驰射，矢发如雨，贼骑千百，披靡而退。明年，与葛从周御晋军于洹水，殊绩尤著。诏加检校右仆射。其后，讨沧州，复洺州，咸以功闻，太祖录其勋，命权知洺州事。是郡尝两为晋人所陷，井邑萧条，归厚抚之，数月之内，民庶翕然。太祖自镇、定还，睹其缉理之政，大喜，赏之。天复元年冬，真拜洺州刺史，加检校左仆射，寻授绛州刺史。三年秋，改晋州刺史，仍检校司空。唐帝迁都洛阳，除右神武统军。天祐二年，改左羽林统军，与徐怀玉同守泽州。时晋军五万来攻，郡中戎士甚寡，归厚极力拒守，并军乃还。太祖受禅，加检校司空。开平二年夏，刘知俊以同州叛，归厚副杨师厚、刘鄩等讨平之。秋，军还，授亳州团练使。乾化二年，拜镇国军节度使、陕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明年夏，以疾卒于位。诏赠太师。子汉卿。

张归弁，字从冕。始与兄归霸、归厚同归于太祖，得署为牙校。时太祖初镇宣武，屡命归弁结好于近境，颇得行人之仪。乾宁中，以偏师佐葛从周御并军于洹水。光启中，又佐张存敬与燕人战于内黄，积前后功，表授检校工部尚书。大顺初，攻

讨兗、郓，命归弁佐衡王友谦屯单父，军声大振，寻为齐州指挥使。属青帅王师范叛，遣将诈为贾人，挽车数十乘，匿兵器于其中，将谋窃发，归弁察而擒之，州城以宁。明年春，青寇大举来伐，州兵既寡，民意颇摇，有本郡都将。康文爽等三人欲谋外应，即时擒获诛之，人心遂定。归弁又罄发私帑，赏给士伍，青州平，超加检校右仆射，遥领爱州刺史。从征荆、襄回，转检校左仆射。天祐三年春，太祖入魏诛牙军，魏之郡邑多叛，归弁与诸将等分布攻讨，封境悉平。而归弁于高唐攻贼太猛，飞矢中于臆，太祖嘉之，命赐鞍勒马一匹、金带一条。夏五月，命权知晋州。冬十一月，真授晋州刺史，加检校司空。太祖受禅，改滑州长剑指挥使。开平二年秋九月，并军围平阳，诏归弁统兵救之。军至，解其围，加检校司徒。三年春三月，寝疾，卒于滑州之私第。子汉融。

史臣曰：从周以骁武之才，事雄猜之主，而能取功名于马上，启手足于牖下，静而言之，斯为贤矣！彦章蔚有将才，死于谗口，身既歿矣，国亦随之，惜哉！归霸昆仲，皆脱身于巨盗之流，宣力于兴王之运。由介冑而析圭爵，可不谓壮夫欤！

## 列传七

成汭，淮西人。少年任侠，乘醉杀人，为仇家所捕，因落发为僧，冒姓郭氏。《新唐书》云：入蔡贼中，为贼帅假子，更姓名为郭禹。亡匿久之，及贵，方复本姓。唐僖宗朝，为蔡州军校，领本郡兵戍荆南，帅以其凶暴，欲害之，遂弃本军奔于秭归。一夕，巨蛇绕其身，几至于殒，乃祝曰：“苟有所负，死生惟命。”逡巡，蛇亦解去。后据归州，招集流亡，练士伍，得兵千余人，沿流以袭荆南，遂据其地。朝廷即以旄钺授之。是时荆州经巨盗之后，居民才一十七家，汭抚辑凋残，励精为理，通商训农，勤于惠养，比及末年，仅及万户。汭性豪暴，事皆意断，又好自矜伐，骋辩凌人，深为识者所鄙。

初，澧、朗二州，本属荆南，乾宁中，为土豪雷满所据。汭奏请割隶，唐宰相徐彦若执而不行，汭由是衔之。及彦若出镇南海，路过江陵，汭虽加延接，而犹怏怏。尝因对酒，语及其事，彦若曰：“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、文。雷满者，偏州一草贼尔，令公盍不加兵，而反怨朝廷乎！”汭赧然而屈。案：以下有阙文。累官至检校太尉，封上谷郡王。杨行密以兵围鄂州，汭出师以援鄂，淮寇乘之，以火焚其舰，汭投江而死。天祐三年夏，太祖以汭歿于王事，上表于唐帝，请为汭立庙于荆门，优诏可之。《五代史补》：郑准，不知何许人，性谅直，能为文章，长于笺奏。成汭镇荆南，辟为推官。汭尝仇杀人，惧为吏所捕，改姓郭氏。及为荆南节度使，命准为表，乞归本姓。

准援笔而成，其略云：“臣门非冠盖，家本军戎。亲朋之内，盱眙为人报怨；昆弟之间，点染无处求生。背故国以狐疑，望邻封而鼠窜。名非霸越，乘舟难效于陶硃；志切投秦，出境遂称于张祿。”又云：“成为本姓，郭乃冒称。本避犯禁之辜，敢归司寇；别族受封之典，诚愧诸侯。伏乞圣慈，许归本性”云云。其表甚为朝廷所重。后因汭生辰，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，仍赐《初学记》一部。准忿然以为不可，谓汭曰：“夫《初学记》，盖训童之书尔，今敌国交聘，以此书为贐，得非相轻之甚耶！宜书责让。”汭不纳，准自叹曰：“若然，见轻敌国，足彰幕府之无人也。参佐无状，安可久！”遽请解职。汭怒其去，潜使人于途中杀之。

杜洪者，江夏伶人。钟传者，豫章小校。唐光启中，秦宗权凶焰颺起，屡扰江、淮，郡将不能城守。洪、传各为部校，因战立威，逐其廉使，自称留后，朝廷因而命之。《新唐书》：光启二年，洪乘虚入鄂，自为节度使留后，僖宗即拜本军节度使。中和三年，传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，遂有洪州，僖宗擢传江西团练使，俄拜镇南节度使。及为杨行密所攻，洪、传首尾相应，皆遣求援于太祖；太祖遣硃友恭赴之，大破淮寇于武昌，二镇稍宁。及行密乘胜急攻洪、鄂，洪复乞师于太祖；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、襄舟师以赴之。未至夏口，汭败溺死，淮人遂陷鄂州，洪为其所擒，被害于广陵市，时唐天复二年也。《九国志·刘存传》：存急焚鄂州城楼，梁援兵将突围而出，诸将欲急击之，存曰：“击之贼必复入，复入则城愈固矣，不若听其遁去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是日城陷，擒杜洪父子，斩于广陵市。天祐三年夏，太祖表请为洪立庙于其镇，优诏可之。太祖即位，诏赠太傅。先是，钟传卒于江西，其子继之，《九国志·秦裴传》：天祐三年，洪州钟传卒，州人立其子匡时。



江州刺史延规，传之养子，忿不得立，以其郡纳款，因授裴西南面行营招讨使，攻匡时。城陷，擒匡时以献。寻为杨行密所败，其地亦入于淮夷。《五代史补》：钟传虽起于商贩，尤好学重士，时江西上流有名第者，多因传荐，四远腾然，谓之曰英明。诸葛浩素有词学，尝为泗州管驿巡官，仰传之风，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，列于启事以投之。十启凡五千字，皆文理典赡，传览之惊叹，谓宾佐曰：“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。”遂以五千贯赠，仍辟在幕下，其激劝如此。上蓝和尚，失其名，居于洪州上蓝院，精究术数，大为钟传所礼。一旦疾笃，往省之，且曰：“老夫于和尚可谓无间矣，和尚或不讳，得无一言相付耶！”上蓝强起，索笔作偈以援，其末云：“但看来年二三月，柳条堪作打钟槌。”偈终而卒。传得之，不能测。洎明年春，淮帅引兵奄至，洪州陷，江南遂为杨氏有。“打钟”之偈，人始悟焉。

田頔，本扬州之大校也。《九国志》：頔字德臣，庐州合肥人。硃延寿，不知何许人。《九国志》：延寿，庐州舒城人。唐天祐初，杨行密雄据淮海，时頔为宣州节度使，延寿为寿州刺史。頔以行密专恣跋扈，尝移书讽之曰：“侯王守方，以奉天子，古之制也。其或逾越者，譬如百川不朝于海，虽狂奔猛注，澶漫遐广，终为涸土，不若恬然顺流，淼茫无穷也。况东南之镇，杨为大，坐贱刀布，阜积金玉，愿公上恆赋，頔将悉储峙，具单车从。”行密怒曰：“今财赋之行，必由于汴，适足以资于敌也。”不从。时延寿方守寿春，《九国志》：天复初，北司拥驾西幸，昭宗闻延寿有武干，遣李伊间道赍诏授延寿蔡州节度使。直頔之事，密遣人告于頔曰：“公有所欲为者，愿为公执鞭。”頔闻之，颇会其志，乃召进士杜荀鹤具述其意，复语曰：“昌本朝，奉盟主，在斯一举矣。”即遣荀鹤具述密议，

自间道至大梁。太祖大悦，遽屯兵于宿州，以会其变。不数月，事微泄，行密乃先以公牒征延寿，《新唐书》：行密妻，延寿姊也，遣辩士召延寿。疑不肯赴，姊遣婢报，故延寿疾走扬州。次悉兵攻宣城，颍戎力寡薄，弃壁走，不能越境，为行密军所得。《九国志》：行密别遣台濛、王茂章率步骑以往，颍委舟师于汪建、王坛，自出广德迎战，大为濛所败，遂率残众遁保宛陵。坛、建闻其败，因尽以舟师归款于行密。十二月，颍出外州栅疾战，桥陷马坠，为外军所杀。延寿飞骑赴命，迎扬州一舍，行密使人杀之。

其后，延寿部曲有逸境至者，具言其事。又云：延寿之将行也，其室王氏勉延寿曰：“今若得兵柄，果成大志，是吉凶系乎时，非系于吾家也。然愿日致一介，以宁所怀。”一日，介不至，王氏曰：“事可知矣！”乃部分家仆，悉授兵器，遽阖中扉，而捕骑已至，不得入。遂集家属，阜私帑，发百燎，合州廨焚之。既而稽首上告曰：“妾誓不以皎然之躯，为仇者所辱。”乃投火而死。《五代史补》：杨行密据淮南，以妻弟硃氏众谓之硃三郎者，行密署为泗州防御使。泗州素屯军，硃氏骁勇，到任恃众自负，行密虽悔，度力未能制，但姑息之，时议以谓行密事势去矣。居无何，行密得目疾，虽愈，且诈称失明，其出入皆以人扶策，不尔则触墙抵柱，至于流血，姬妾仆隶以为实然，往往无礼，首尾仅三年。硃氏闻之，信而少懈弛，行密度其计必中，谓妻曰：“吾不幸临老两目如此，男女卑幼，苟不讳，则国家为他人所有。今昼夜思忖，不如召泗州三舅来，使管勾军府事，则吾虽死无恨。”妻以为然，遽发使述其意而召之。硃氏大喜，倍道而至。及入谒，行密恐其觉，坐于中堂，以家人礼见。硃氏颇有德色，方设拜，行密奋袖中铁槌以击之，正中其首，然犹宛转号叫，久而方毙。行密内外不测，即时升

堂，召将吏等谓之曰：“吾所以称两目失明者，盖为硃三。此贼今击杀，两目无事矣，诸公知之否！”于是军府大骇，其仆妾尝所无礼者皆自杀。初，行密之在民间也，尝为合肥县手力，有过，县令将鞭之，行密惧且拜。会有客自外入，见行密每拜，则之前檐皆叩地，而令不之觉。客知其非常，乃遽升揖令于他处，告以所见，令惊，遂恕之，且劝事郡以自奋。行密度本郡不足依，乃投高骈。骈死，秦彦、孙儒等作乱，行密连诛之，遂有淮南之地。

赵匡凝，《新唐书》：匡凝字光仪。蔡州人也。父德諲，初事秦宗权为列校，当宗权强暴时，表为襄州留后。唐光启四年夏六月，德諲审宗权必败，乃举汉南之地以归唐朝，仍遣使投分于太祖，兼誓戮力，同讨宗权。时太祖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使，乃表德諲为副，仍领襄州节度使。蔡州平，以功累加官爵，封淮安王。匡凝以父功为唐州刺史兼七州马步军都校。及德諲卒，匡凝自为襄州留后，朝廷即以旄钺授之。作镇数年，甚有威惠，累官至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。匡凝气貌甚伟，好自修饰，每整衣冠，必使人持巨鉴前后照之。对客之际，乌巾上微觉有尘，即令侍妓持红拂以去之。人有误犯其家讳者，往往遭其木横楚，其方严也如是。光化初，匡凝以太祖有清口之败，密附于淮夷，太祖遣氏叔琮率师伐之。未几，其泌州刺史赵璠越墉来降，随州刺史赵匡璘临阵就擒。俄而康怀英攻下邓州，匡凝惧，遣使乞盟，太祖许之，自是附庸于太祖。及成汭败于鄂州，匡凝表其弟匡明为荆南留后。是时唐室微弱，诸道常赋多不上供，惟匡凝昆仲虽强据江山，然尽忠帝室，贡赋不绝。

太祖将期受禅，以匡凝兄弟并据藩镇，乃遣使先谕旨焉。匡凝对使者流涕，答以受国恩深，岂敢随时妄有他志。使者复命，太祖大怒。天祐二年秋七月，遣杨师厚率师讨之。八月，

太祖亲领大军南征，仍请削匡凝在身官爵。及师厚济江，匡凝以兵数万逆战，大为师厚所败，匡凝乃燔其舟，单舸急棹，沿汉而遁于金陵。后卒于淮南。《新唐书》云：师厚由阴谷伐木为梁，匡凝以兵二万濒江战，大败，乃燔州，单舸夜奔扬州。行密见之，曰：“君在镇，轻车重马输于贼，今败，乃归我邪！”匡明亦谋奔淮南，子承规谏曰：“昔诸葛兄弟分仕二国，若适扬州，是自取疑也。”匡明谓然，乃趋成都。《欧阳史》云：行密厚遇匡凝，其后行密死，杨渥稍不礼之。渥方宴食青梅，匡凝顾渥曰：“勿多食，发小兒热。”诸将以为慢，渥遣匡凝海陵，后为徐温所杀。初，匡凝好聚书，及败，杨师厚获数千卷于第，悉以来献。

匡凝弟匡明，字赞尧，幼以父贵，一子出身，为江陵府文学。及壮，以军功历綏、峡二州刺史。成汭之败，其兄匡凝表为荆南留后。未至镇，而朗、陵之兵先据其城矣。匡明领兵逐之，遂镇于渚宫。天祐二年秋，太祖既平襄州，遣杨师厚乘胜以趋荆门。匡明惧，乃举族上峡奔蜀，王建待以宾礼。及建称帝，用为大理卿、工部尚书。久之，卒于蜀。

张佖，不知何郡人也。《九国志》，佖，京兆长安人。乾宁初，以明经中第，累迁宣州从事，复为秦宗权行军司马。后与刘建峰据湖南，推建峰为帅。唐乾宁初，刘建峰据湖南，独邵州不宾，命都将马殷讨之，期岁未克，而建峰为部下所杀，军乱，邻寇且至。是时，佖为行军司马，属潭人谋帅，曰：“张行军即所奉也。”佖不得已而视事，旬日之间，威声大振，寇亦解去。《九国志》，建峰将吏推佖为帅，佖将入府，常所乘马忽尔踴齧不止，正中佖髀。佖谓将吏曰：“吾非汝主，当迎马公为之。”乃谓将吏曰：“佖才能不如马公，况朝廷重藩，非其人不可。”因以牋召，殷亦不疑，稟命而至。佖受拜谒，礼

毕，命升阶让殷为帅。佖即趋下率众扑贺。乃自请率师代殷攻邵州，下之。复为行军司马，垂二十年。殷果立勋，甚德佖。开平初，殷表佖为朗州永顺军节度使，累加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乾化元年夏四月，卒于位。《九国志》：乾化初，移镇桂林，卒于治所。诏赠侍中。

雷满，《新唐书》：满字秉仁。武陵洞蛮也。始为朗州小校，唐广明初，王仙芝焚劫江陵。是时，朝廷以高骈为节度使，骈擢满为裨将，以领蛮军。骈移镇淮南，复隶部曲，以悍犷趫健知名。中和初，擅率部兵自广陵逃归于朗，沿江恣残暴，始为荆人大患矣。率一岁中三四移，兵入其郛，焚荡驱掠而去。唐朝姑务息兵，即以澧朗节度使授之。累官至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满贪秽惨毒，盖非人类。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，构大亭于其上，每邻道使车经由，必召宴于中，且言：“此水府也，中有蛟龙，奇怪万态，惟余能游焉。”或酒酣对客，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，因自褫其衣，裸露其文身，遽跃入水底，遍取所掷宝器，戏弄于水面，久之方出，复整衣就坐，其诡诞如此。

及死，子彦恭继之。《新唐书》：满以天复元年卒，子彦威自立，弟彦恭结忠义节度使赵匡凝以逐彦威。蛮蜒狡狴，深有父风，烬墟落，榜舟楫，上下于南郡、武昌之间，殆无人矣。又与淮、蜀结连，阻绝王命。太祖诏湖南节度使马殷、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练精兵五千，遣将倪可福统之，下澧州，与潭兵合。先是，满堑沅江，以周其垒，门临长桥，势不可入。殷极其兵力，攻围周岁，彦恭食尽兵败，间使求救于淮夷。及淮军来援，高季昌逆战于治津马头岸，大破之，俄而攻陷朗州，彦恭单棹遁去。马殷擒其弟彦雄及逆党七人，械送至阙，皆斩于汴桥下，时开平二年十一月也。

史臣曰：成汭、钟、杜、田、硃之流，皆因否运，雄据大

藩，虽无济代之劳，且有勤王之节，功虽不就，志亦可嘉，若较其诚明，则田頔、延寿斯为优矣。匡凝一门昆仲，千里江山，失守藩垣，不克负荷，斯乃刘景升之子之徒欤！张佖有让帅之贤，雷满辱俾侯之寄，优劣可知矣。

## 列传八

张文蔚，字右华，河间人也。父禔，唐僖宗朝，累为显官。文蔚幼砺文行，求知取友，蔼然有佳士之称。唐乾符初，登进士第，时丞相裴坦兼判盐铁，解褐署巡官。未几，以畿尉直馆。丁家艰，以孝闻。中和岁，僖宗在蜀，大寇未灭，急于军费，移盐铁于扬州，命李都就判之，奏为转运巡官。驾还长安，除监察御史，迁左补阙侍御史、起居舍人、司勋吏部员外郎，拜司勋郎中、知制诰，岁满授中书舍人。丁母忧，退居东畿，哀毁过礼。服阕，复拜中书舍人，俄召入翰林，为承旨学士。属昭宗初还京阙，皇纲浸微，文蔚所发诏令，靡失厥中，论者多之。转户部侍郎，仍依前充职，寻出为礼部侍郎。天祐元年夏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兼判户部。时柳璨在相位，擅权纵暴，倾陷贤俊，宰相裴枢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余人，咸抱冤就死；缙绅以目，不敢窃语其是非，余怒所注，亦不啻十许辈。文蔚殫其力解之，乃止，士人赖焉。璨败死，文蔚兼度支盐铁使。天祐四年，天子以土运将革，天命有归，四月，命文蔚与杨涉等总率百僚，奉禅位诏至大梁。太祖受命，文蔚等不易其位。开平二年春，暴卒于位，诏赠右仆射。

文蔚沈邃重厚，有大臣之风，居家孝且悌，虽位至清显，与仲季相杂，在太夫人膝下，一不异布素。弟济美，早得心恙，《北梦琐言》云：张禔尚书有五子：文蔚、彝宪、济美、仁龟，皆有名第，至宰辅丞郎。内一子，忘其名，少年闻壁鱼食神仙

字，身有五色，吞之可得仙，因欲试之，遂致心疾。文蔚抚视殆三十年，士君子称之。

子铸，周显德中，位至秘书监。

薛贻矩，字熙用，河东闻喜人。祖存，父廷望，咸有令名。贻矩风仪秀耸，其与游者皆一时英妙，藉甚于文场间。唐乾符中，登进士第，历度支巡官、集贤校理、拾遗、殿中、起居舍人，召拜翰林学士，加礼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转司勋郎中，其职如故。乾宁中，天子幸石门，贻矩以私属相失，不及于行在，罢之。旋除中书舍人，再践内署。历户部兵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及昭宗自凤翔还京，大翦阉寺，贻矩尚为韩全诲等作画赞，悉记于内侍省屋壁间，坐是谪官。天祐初，除吏部侍郎，不至。太祖素重之，尝言之于朝，即日拜吏部尚书，俄迁御史大夫。四年春，唐帝命贻矩持诏赴大梁，议禅代之事。贻矩至，盛称太祖功德，请就北面之礼，太祖虽谦抑不纳，待之甚厚。受禅之岁夏五月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兼判户部。明年夏，进拜门下侍郎、监修国史，判度支，又迁宏文馆大学士，充盐铁转运使，累官自仆射至守司空。在任绵五载，然亦无显赫事迹可纪。扈从贝州还，染时病，旬日卒于东京。诏赠侍中。

张策，字少逸，敦煌人。父同，仕唐，官至容管经略使。策少聪警好学，尤乐章句。居洛阳敦化里，尝浚甘泉井，得古鼎，耳有篆字曰：“魏黄初元年春二月，匠吉千”，且又制作奇巧，同甚宝之。策时在父旁，徐言曰：“建安二十五年，曹公薨，改年为延康，其年十月，文帝受汉禅，始号黄初，则是黄初元年无二月明矣。鼎文何谬欤！”同大惊，亟遣启书室，取《魏志》展读，一不失所启，宗族奇之，时年十三。然而妙通因果，酷奉空教，未弱冠，落发为僧，居雍之慈恩精庐，颇有高致。唐广明末，大盗犯阙，策遂返初服，奉父母逃难，君



子多之。及丁家艰，以孝闻。服满，自屏郊藪，一无干进意，若是者十余载，方出为广文博士，改秘书郎。王行瑜帅邠州，辟为观察支使，带水曹员外郎，赐绯。及行瑜反，太原节度使李克用奉诏讨伐，行瑜败死，邠州平。策与婢肩輿其亲，南出邠境，属边寨积雪，为行者所哀。太祖闻而嘉之，奏为郑滑支使，寻以内忧去职。制阍，除国子博士，迁膳部员外郎。不一岁，华帅韩建辟为判官，及建领许州，又为掌记。天复中，策奉其主书币来聘，太祖见而喜曰：“张夫子且至矣。”即奏为掌记，兼赐金紫。天祐初，表其才，拜职方郎中，兼史馆修撰，俄召入为翰林学士，转兵部郎中，知制诰，依前修史。未几，迁中书舍人，职如故。太祖受禅，改工部侍郎，加承旨。其年冬，转礼部侍郎。明年，从征至泽州，拜刑部侍郎、平章事，仍判户部，寻迁中书侍郎。以风恙拜章乞骸，改刑部尚书致仕。即日肩輿归洛，居于福善里，修篁嘉木，图书琴酒，以自适焉。乾化二年秋，卒。所著《典议》三卷、词制歌诗二十卷、笺表三十卷，存于其家。

杜晓，字明远，京兆杜陵人。祖审权，仕唐，位至宰相。父让能，官至守太尉、平章事。乾宁中，邠、凤二镇举兵犯王畿，让能被其诬陷，天子不得已，赐死于临皋驿。晓居丧柴立，几至灭性。忧满，服幅巾七升，沈迹自废者将十余载。光化中，宰相崔允判盐铁，奏为巡官兼校书郎，寻除畿尉，直宏文馆，皆不起。及昭宗东迁，宰相崔远判户部，又奏为巡官兼殿中丞。或语之曰：“嵇中散死，子绍埋没不自显，山涛以物理勉之，乃仕。吾子忍令杜氏岁时以铺席祭其先人，同匹庶乎！”晓乃就官。未几，拜左拾遗，寻召为翰林学士，转膳部员外郎，依前充职。及崔远得罪，出守本官，居数月，以本官知制诰，俄又召为学士，迁郎中充职。太祖受禅，拜中书舍人，职如故。

开平三年，转工部侍郎，充承旨。明年秋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仍判户部。庶人友珪篡位，迁礼部尚书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依前判户部。及袁象先之讨友珪，禁兵大纵，晓中重创而卒。末帝即位，诏赠右仆射。

晓博瞻有词藻，时论称之。兄光义，《新唐书》表：光义，字启之。有心疹，厥疾每作，或溢喙纵诟，或挥挺追扑，晓事之愈恭，未尝一日少怠。居两制之重，祖述前载，甚得王言之体。《北梦琐言》云：晓貌如削玉，有制诰之才。及典秩尚书，志气甚远，一旦非分而歿，咸冤惜焉。岂三世为相，道忌太盛欤！

敬翔，字子振，同州冯翊人。唐神龙中平阳王暉之后也。曾祖琬，绥州刺史。祖忻，同州掾。父袞，集州刺史。翔好读书，尤长刀笔，应用敏捷。乾符中，举进士不第。及黄巢陷长安，乃东出关。时太祖初镇大梁，有观察支使王发者，翔里人也，翔往依焉，发以故人遇之，然无由荐达。翔久之计窘，乃与人为笺刺，往往有警句，传于军中。太祖比不知书，章檄喜浅近语，闻翔所作，爱之，谓发曰：“知公乡人有才，可与俱来。”及见，应对称旨，即补右职，每令从军。翔不喜武职，求补文吏，即署馆驿巡官，俾专掌檄奏。太祖与蔡贼相拒累岁，城门之外，战声相闻，机略之间，翔颇预之。太祖大悦，恨得翔之晚，故军谋政术，一以谘之。蔡贼平，奏授太子中允，赐绯。从平兗、郢，改检校水部郎中。太祖兼镇淮南，授扬府左司马，赐金紫。乾宁中，改光禄少卿充职。天复中，授检校礼部尚书，遥领苏州刺史。昭宗自岐下还长安，御延喜楼，召翔与李振登楼劳问，翔授检校右仆射、太府卿，赐号迎銮协赞功臣。

太祖受禅，自宣武军掌书记、前太府卿，授检校司空，依

前太府卿勾当宣徽院事。寻改枢密院为崇政院，以翔知院事。开平三年夏四月，太祖以邠、岐侵扰，遣刘知俊西讨鄜、延，深忧不济，因宴顾翔，以问西事。翔剖析山川郡邑虚实，军粮多少，悉以条奏，如素讲习，左右莫不惊异，太祖叹赏久之。乾化元年，进位光禄大夫，行兵部尚书、金銮殿大学士，知崇政院事、平阳郡侯。前朝因金岿坡以为门名，与翰林院相接，故得为学士者称“金岿”以美之，今殿名“金銮”，从嘉名也。置大学士，始以翔为之。《五代会要》云：以“金銮”为名，非典也。大学士与三馆大学士同。翔自释褐东下，遭遇霸王，怀抱深沉，有经济之略，起中和岁，至鼎革大运，其间三十余年，扈从征伐，出入帷幄，庶务丛委，恆达旦不寝，惟在马上稍得晏息。每有所裨赞，亦未尝显谏，上俯仰顾步间微示持疑尔，而太祖意已察，必改行之，故裨佐之迹，人莫得知。及太祖大渐，召至御床前受顾托之命，且深以并寇为恨，翔呜咽不忍，受命而退。庶人友珪之篡位也，以天下之望，命翔为宰相。友珪以翔先朝旧臣，有所畏忌，翔亦多称病，不综政事。

末帝即位，赵、张之族皆处权要，翔愈不得志。及刘鄩失河朔，安彦之丧杨刘，翔奏曰：“国家连年遣将出征，封疆日削，不独兵骄将怯，亦制置未得其术。陛下处深宫之中，与之计事者皆左右近习，岂能量敌之胜负哉！先皇时，河朔半在，亲御虎臣骁将，犹不得志于敌人。今寇马已至郢州，陛下不留圣念，臣所未喻一也。臣闻李亚子自墨缯统众，于今十年，每攻城临阵，无不亲当矢石，昨闻攻杨刘，率先负薪渡水，一鼓登城。陛下儒雅守文，未尝如此，俾贺瑰辈与之较力，而望攘逐寇戎，臣所未喻二也。陛下所宜询于黎老，别运沉谋，不然，则忧未艾也。臣虽弩怯，受国恩深，陛下必若乏材，乞于边陲效试。”末帝虽知其恳恻，竟以赵、张辈言翔怨望，不之听。

及王彦章败于中都，晋人长驱而南，末帝急召翔，谓之曰：“朕居常忽卿所奏，果至今日，事急矣，勿以为恚，且使朕安归？”翔泣奏曰：“臣受国恩，仅将三纪，从微至著，皆先朝所遇，虽名宰相，实硃氏老奴耳。事陛下如郎君，以臣愚诚，敢有所隐！陛下初任段凝为将，臣已极言，小人朋附，致有今日。晋军即至，段凝限水。欲请陛下出居避敌，陛下必不听从；欲请陛下出奇应敌，陛下必不果决。纵良、平复生，难以转祸为福，请先死，不忍见宗庙陨坠。”言讫，君臣相向恸哭。

及晋主陷都城，有诏赦梁氏臣僚，李振谓翔曰：“有制洗滌，将朝新君。”翔曰：“新君若问，其将何辞以对！”是夜，翔在高头里第，宿于车坊。欲曙，左右报曰：“崇政李太保已入朝。”翔返室叹曰：“李振谬为丈夫耳！硃氏与晋仇讎，我等始同谋画，致君无状，今少主伏剑于国门，纵新朝赦罪，何面目入建国门也！”乃自经而卒。数日，并其族被诛。

初，贞明中，史臣李琪、张衮、郗殷象、冯锡嘉奉诏修撰《太祖实录》三十卷，叙述非工，事多漏略。复诏翔补缉其阙，翔乃别纂成三十卷，目之曰《大梁编遗录》，与《实录》偕行。

翔妻刘氏，父为蓝田令。广明之乱，刘为巢将尚让所得，巢败，让携刘降于时溥，及让诛，时溥纳刘于妓室。太祖平徐，得刘氏嬖之，属翔丧妻，因以刘氏赐之。及翔渐贵，刘犹出入太祖卧内，翔情礼稍薄，刘于曲室让翔曰：“卿鄙余曾失身于贼耶，以成败言之，尚让巢之宰辅，时溥国之忠臣，论卿门第，辱我何甚，请从此辞！”翔谢而止之。刘恃太祖之势，案：下有缺文。太祖四镇时，刘已得“国夫人”之号。车服骄侈，婢媵皆珥珠翠，其下别置爪牙典谒，书币聘使，交结藩镇，近代妇人之盛，无出其右，权贵皆相附丽，宠信言事，不下于翔。当时贵达之家，从而效之，败俗之甚也。《五代史补》：敬翔应

《三传》，数举不第，发愤投太祖，愿备行阵。太祖问曰：“足下通《春秋》久矣，今吾主盟，其为战欲效春秋时可乎？”翔曰：“不可。夫礼乐犹不相沿袭，况兵者诡道，宜其变化无穷。若复如春秋时，则所谓务虚名而丧其实效，大王之事去矣。”太祖大悦，以为知兵，遽延之幕府，委以军事，竟至作相。

李振，字兴绪，唐潞州节度使抱真之曾孙也。祖、父，皆至郡守。振仕唐，自金吾将军改台州刺史。会盗据浙东，不克之任，因西归过汴，以策略干太祖，太祖奇之，辟为从事。太祖兼领郢州，署天平军节度副使。湖南马殷为朗州雷满所逼，振奉命驰往和解，殷、满皆禀命。

光启三年十一月，太祖遣振入奏于长安，舍于州邸，邸吏程岩白振曰：“刘中尉命其侄希贞来计大事，欲上谒，愿许之。”既至，岩乃先启曰：“主上严急，内官忧恐，左中尉欲行废黜之事，岩等协力以定中外，敢以事告。”振顾希贞曰：“百岁奴事三岁主，乱国不义，废君不祥，非敢闻也。况梁王以百万之师，匡辅天子，礼乐尊戴，犹恐不及，幸熟计之。”希贞大沮而去。及振复命，刘季述等果作乱，程岩率诸道邸吏牵帝下殿，以立幼主，奉昭宗为太上皇。振至陕，陕已贺矣。护军韩彝范言其事，振曰：“懿皇初升遐，韩中尉杀长立幼，以利其权，遂乱天下，今将军复欲尔耶！”彝范即文约孙也，由是不敢言。

振东归，太祖方在邢、洛，遽还于汴，大计未决，季述遣养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输于太祖，又遣供奉官李奉本、副介支彦勋诈贡上皇诰谕至，皆季述党也。太祖未及迎命，振又言曰：“夫竖貂、伊戾之乱，所以资霸者之事也。今阉竖幽辱天子，不能讨，无以令诸侯。”时监军使刘重楚，季述兄也，旧相张浚，寓于河南缙氏，亦来谓太祖曰：“同中官则事易济，且得

所欲。”惟振坚执不改，独曰：“行正道则大勋可立。”太祖英悟，忽厉色曰：“张公劝我同敕使，欲倾附自求宰相耶！”乃定策絜伪使李奉本、支彦勋与希度等，即日请振将命于京师，与宰相谋反正。未几，刘季述伏诛，昭宗复帝位，太祖闻之喜，召振，执其手谓之曰：“卿所谋是吾本志，穹苍其知之矣！”自是益重之。

天祐二年春正月，太祖召振，谓曰：“王师范来降，易岁尚处故藩，今将奏请徙授方面，其为我驰骑，以兹意达之。”振至青州，师范即日出公府，以节度、观察二印及文簿管钥授于振。师范虽已受代，而疑挠特甚，屡挥泣求贷其族，振因以切理谕之曰：“公不念张绣事耶！汉末，绣屡与曹公立敌，岂德之耶，及袁绍遣使招绣，贾诩曰：‘袁家父子自不相容，何能主天下英士，曹公挟天子令诸侯，其志大，不以私仇为意，不宜疑之。’今梁王亦岂以私怨害忠贤耶！”师范洒然大悟，翼日，以其族迁。太祖乃表振为青州留后，未几，征还。

唐自昭宗迁都之后，王室微弱，朝廷班行，备员而已。振皆颐指气使，旁若无人，朋附者非次奖升，私晋者沈弃。振每自汴入洛，朝中必有贬窜，故唐朝人士目为“鸱鸢”。天祐中，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，谮杀大臣裴枢、陆扈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。时振自以咸通、乾符中尝应进士举，累上不第，尤愤愤，乃谓太祖曰：“此辈自谓清流，宜投于黄河，永为浊流。”太祖笑而从之。洎太祖受禅，自宣义军节度副使、检校司徒授殿中监，累迁户部尚书。庶人友珪篡立，代敬翔为崇政院使。末帝即位，赵、张二族用事，遂为所间，谋猷献替，多不见从，振每称疾避事。龙德末，闲居私第将期矣，晋主入汴，振谒见首罪，郭崇韬指振谓人曰：“人言李振乃一代奇才，吾今见之，乃常人耳！”会段凝等疏梁氏权要之臣，振与敬翔等同日族诛。

史臣曰：文蔚、贻矩，皆唐朝之旧臣，遇梁室之强禅，奉君命以来使，狎神器以授之，逢时若斯，亦为臣者之不幸也。抑不为其相，不亦善乎！杜晓著文雅之称，张策有冲淡之量，咸登台席，无忝士林。敬翔、李振，始辅霸图，终成帝业。及国之亡也，一则殒命以明节，一则视息以偷生，以此较之，翔为优矣。振始有浊流之言，终取赤族之祸，报应之事，固以昭然。

## 列传九

氏叔琮，尉氏人也。唐中和末，应募为骑军，初隶于庞师古，为伍长。叔琮壮勇沈毅，胆力过人。太祖讨巢、蔡于陈、许间，叔琮奋击，首出诸校，太祖壮之，自行伍间擢为后院马军都将。时东伐徐、郢，多历年所，叔琮身当矢石，奋不顾命，观者许焉。累迁为指挥使，寻奏授许州刺史、检校右仆射。太祖伐襄阳，叔琮失利，降为阳翟镇遏使；寻又捍御晋军于洹水有功，迁曹州刺史。天复元年春，领大军攻拔泽、潞，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。师还，除晋州节度使。明年，太祖屯军于岐下，晋军潜袭绛州，前军不利。晋军恃胜攻临汾，叔琮严设备御。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，深目虬须，貌如沙陀者，令就襄陵县牧马于道间。蕃寇见之不疑，二人因杂其行间，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来。晋军大惊，且疑有伏兵，遂退据蒲县。时太祖遣硃友宁将兵数万赴应，悉委叔琮节制。既至，诸将皆欲休军，叔琮曰：“若然，则贼必遁矣，遁则何功焉！”因夜出，潜师截其归路，遇晋军游骑数百，尽杀之；遂攻其垒，拔之，斩获万余众，夺马三百匹。太祖闻之，喜谓左右曰：“杀蕃贼，破太原，非氏老不可！”叔琮乃长驱收汾州，与晋人转战，直抵并垒。军回，以其功奏加检校司空。自后累年，晋军不敢侵轶。叔琮养士爱民，甚有能政。天复三年，为鄜州留后，寻真领保大军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。及昭宗东迁，征为右龙虎统军，以卫洛阳。天祐元年八月，与硃友恭同受太祖密旨，弑昭宗于大内。既而



责以军政不理，贬白州司户。寻赐自尽。叔琮将死，呼曰：“卖我性命，欲塞天下之谤，其如神理何！”乾化二年，诏许归葬。

硃友恭，寿春人，本姓李，名彦威。角事太祖，性颖利，善体太祖意，太祖怜之，因畜为己子，赐姓，初名克让，后改之。时初建左长剑都，以友恭董之。从太祖四征，稍立军功，累迁诸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左仆射。乾宁中，授汝州刺史，加检校司空。光化初，淮夷侵鄂渚，武昌帅杜洪来乞师，太祖遣友恭将兵万余，济江应援，引兵至龙沙、九江而还，军声大振。时淮寇据黄州，友恭攻陷其壁，获贼将瞿章，俘斩万计。途经安陆，因袭杀刺史武瑜，尽收其众，以功为颍州刺史，加检校司徒。天复中，为武宁军留后。天祐初，昭宗东迁洛邑，征拜左龙虎统军，以卫宫阙。寻与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，弑昭宗于洛阳宫。既而太祖自河中至，责以慢于军政，贬崖州司户，复其本姓名，与氏叔琮同日赐死。《北梦琐言》云：硃全忠请诛硃友谅、氏叔琮，以成济之罪归之。友谅临刑诉天曰：“天若有知，他日亦当如我。”后全忠即位，为子友珪所弑，竟如其言。案友谅当作友恭，见后考证。

王重师，颍州长社人也。材力兼人，沈嘿大度，临事有权变，剑槊之妙，冠绝于一时。唐中和末，蔡寇陷许昌，重师脱身而来，太祖异其状貌，乃隶于拔山都。每于军前效用，颇出侪类。文德中，令董左右长剑军。太祖伐上蔡，重师力战有功。及讨兗、郢，擢为指挥使，奏授检校右仆射。重师枕戈擐甲五六年，于齐、鲁间凡经百余战，由是威震敌人。寻授检校司空，为颍州刺史。乾宁中，太祖攻濮州，纵兵坏其墉，濮人因屯火塞其坏垒，烟焰亘空，人莫敢越。重师方苦金疮，卧于军次，诸将或勉之，乃跃起，命壮士悉取军中氈罽投水中，掷于火上，

重师然后率精锐，持短兵突入，诸军踵之，濮州乃陷。重师为剑槊所伤，身被八九创，丁壮荷之还营，且将毙矣。太祖惊惜尤甚，曰：“虽得濮垒，而失重师，奈何！”亟命以奇药疗之，弥月始愈。寻知平庐军留后，加检校司徒。其后北伐幽、沧、镇、定，屡与晋军接战，颇得士心，故多胜捷。天祐中，授雍州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。数年治戎恤民，颇有威惠。开平中，为刘捍所构，太祖深疑之，然未有以发其事。无何，擅遣裨将张君练纵兵深入邠、凤，君练败北。太祖闻之，怒其专擅，因追而斩之。《通鉴》云刘捍至长安，王重师不为礼，捍谮之帝，曰：“重师潜与邠、岐通。”甲申，贬溪州刺史，寻赐自尽，夷其族。

硃珍，徐州丰县雍凤里人也。太祖初起兵，珍与庞师古、许唐、李晖、丁会、氏叔琮、邓季筠、王武等八十余人，以中涓从，摧坚陷阵，所向荡决。及太祖镇汴，兼领招讨使，署珍为宣武右职，以总腹心。于是简练军伍，裁制纲纪，平巢破蔡，多珍之力也。

始尚让以骁骑五千人至繁台，珍与庞师古、齐奉国等击退之。及黄巢败，珍与并帅李克用追至冤句而还。寻从太祖以汴、宋、毫之师入西华，破王夏寨，勇冠军锋，以功加秩。光启元年，署诸军都指挥使，始为上将。于是军焦夷，败蔡师铁林三千人，尽俘其将。复西至汝、郑，南过陈、颍，缭宋、毫、滑、濮间，与蔡贼交战，麀伏袭杀，不知其数。会滑州节度使安师儒戎政不治，太祖命珍与李唐宾率步骑以经略之。始入境，遇大雪，令军士无得休息，一夕驰至壁下，百梯并升，遂乘其墉，滑州平。时太祖方谋齐师，乃遣珍往淄州募兵，行次任县，东面都统齐克让伏兵于孙师陂以邀珍，珍大破之。进军至牙山，都虞候张仁遇白珍曰：“军有不齐者，当先斩本都将，后以状

闻，愿许之。”珍怒其专，乃斩仁遇以徇军，由是诸将咸惧。兵至乾封，与淄人战于白草口，败之。青人以步骑二万，列三寨于金岭驿，珍与战，连破之，歼其师，尽获军器戎马。是夕，攻博昌，大获兵众。其后破卢瑋、张晙及硃瑄、硃瑾之众，平定曹、濮，未尝不在战中。

梁山之役，始与李唐宾不协。珍在军尝私迎其室于汴，而不先请，太祖疑之，密令唐宾察之，二将不相下，因而交讦。唐宾夜斩关还汴以诉，珍亦弃军单骑而至，太祖两惜之，故不罪，俾还于师。复以踏白骑士入陈、亳间，以邀蔡人，遂南至斤沟，破淮西石璠之师二万，掳璠以献。珍旋师自亳北趣静戎，济舟于滑，破黎阳、临河、李固三镇。军于内黄，败乐从训万余人，分命聂金、范居实略澶州，与魏师遇于临黄；魏军有豹子军二千人，戮之无噍类，威振河朔。复攻淮西，至蔡，夹河而寨，败贼将萧皓之众，皆拥于河溺死之。进军蔡州，营其西南，既破羊马垣，遇雨班师。珍以兵援刘赞，赴楚州，至襄山南，遇徐戎扼其路，珍乃攻丰，下之。时溥乃以全师会战于丰南吴康里，珍乃收丰，破其三万余众。及蔡贼平，珍比诸将功居多。

龙纪初，与诸将屯于萧县，以御时溥，珍虑太祖自至，令诸军葺马厰以候巡抚，李唐宾之裨将严郊独慢焉，军候范权恃珍以督之。唐宾素与珍不协，果怒，乃见以诉其事。珍亦怒曰：“唐宾无礼！”遂拔剑斩之，珍命骑列状陈其事。太祖初闻唐宾之死，惊骇，与敬翔谋，诈令有司收捕唐宾妻子下狱，以安珍心。太祖遂径往萧县，距萧一舍，珍率将校迎谒，梁祖令武士执之，责其专杀，命丁会行戮。都将霍存等数十人叩头以救，太祖怒，以坐床掷之，乃退。

李思安，陈留张亭里人也。初事汴将杨彦洪为骑士。好拳

勇，未弱冠，长七尺，超然有乘时自奋之意。唐中和三年，太祖镇汴，尝大阅戎旅，睹其材，甚伟之，因锡名思安，字贞臣。思安善飞槊，所向披靡，每从太祖征伐，常驰马出敌阵之后，测其厚薄而还。或敌人有恃猛自炫者，多命取之，必鹰扬颺卷，擒馘于万众之中，出入自若，如蹈无人之地。太祖甚惜之，命副王虔裕为踏白将。时巢、蔡合从，太祖每遣侦逻，必率先独往。巢败走，思安领所部百余人追贼，杀戮掩夺，众莫敢当。寻领军袭蔡寇于郑，都将李唐宾马蹶而坠，思安援槊刺追者，唐宾复其骑而还。又尝与蔡人斗，当阵生擒贼将柳行实。其后渡长淮，下天长、高邮二邑，又拒孙儒，迫濠州，皆有奇绩。累迁为诸军都指挥使，奏官至检校左仆射，寻拜亳州刺史。练兵御寇，边境肃然。思安为性勇悍，每统戎临敌，不大胜，必大败。

开平元年春，率兵伐幽州，营于桑乾河，掳获甚众，燕人大惧。及军回，率诸军伐潞，累月不克，师人多逸。太祖怒甚，诏疏其罪，尽夺其官爵，委本郡以民户系焉。逾岁起之，复令领兵，亦无巨绩可纪。太祖尝因命将授钺，谓左右曰：“李思安当敌果敢，无出其右者，然每遇藩方择材，吾将用之，则败闻必至，如是者二三矣，则知飞将数奇，前史岂虚言哉！”乾化元年秋，又以为相州刺史。思安自谓当拥旄仗钺，及是殊不快意，但日循晏安，无意为政。及太祖北征，以候骑之误，落然无所具，而复壁垒荒圯，帑廩空竭，太祖怒，贬柳州司户，寻赐死于相州。《通鉴》：开化元年丙午，至相州，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，落然无具，坐削官爵。二年正月丁卯，帝至获嘉，追思李思安去岁供馈有阙，贬柳州司户，寻长流思安于崖州，赐死。

邓季筠，宋州下邑人也。少入黄巢军，隶于太祖麾下。及

太祖镇汴，首署为牙将，主骑军。伐郢之役，生擒排阵将刘矫以献。唐大顺初，唐帝命丞相张浚伐太原，太祖奉诏出师，西至高平，与晋人接战，军既不利，季筠为晋人所擒。克用见之甚喜，释缚，待以宾礼，俄典戎事。季筠在并门凡四稔。景福二年，晋军攻邢台，季筠领偏师预其役，将及邢，邢人阵于郊，两军酣战之际，季筠出阵，飞马来归；太祖大加奖叹，赏赉甚厚。时初置子都，最为亲军，命季筠主之，旋改统亲骑，又迁将中军。天祐三年，奏授登州刺史，下车称理。登州旧无罗城，及季筠至郡，率丁壮以筑之，民甚安之，因相与立碑以颂其绩。太祖受禅，改郑州刺史，寻主兵于河中，为都指挥使。时并人寇平阳，季筠接战于洪洞，大克，拜华州防御使。又继领龙骧等诸军骑士，累官至检校司空。柏乡之役，季筠临阵前却，太祖亦未之罪。乾化二年春，太祖亲伐镇、定，驻于相州，因阅马，怒其马瘦，与魏博军校何令稠、陈令勋同斩于纛下。

黄文靖，金乡人。少附于黄巢党中，巢败，归于太祖，累署牙职，继迁诸军指挥使。从太祖南平巢、蔡，北定兖、郢，皆有功。唐大顺中，佐葛从周送硃崇节入潞。会晋军十余万近逼垣寨，文靖虑孤军难守，乃与葛从周启闩出师，文靖为殿，命矢刃皆外向，持重而还，晋人不敢逼。其年冬，与康怀英渡淮，入寿春之境，下安丰、霍丘，至光州而还。光化初，晋将李嗣昭、周德威寇于山东，文靖佐葛从周统大军御之。至沙河，败晋军五千余骑，遂逐之，越张公桥乃止。后旬日，复与晋人战于邢州之北，擒蕃将贲金铁、慕容藤、李存建等百余人，夺马数千匹。寻以功表授检校左仆射、耀州刺史。天祐二年春，命佐杨师厚深入淮甸，越寿春，侵庐江，军至大独山，遇淮夷，杀五千余众，振旅而还。改蔡州刺史，加检校司空，又迁颍州刺史。太祖受禅，复为蔡州刺史，入为左神武统军，又改左龙

驤使。乾化元年，从太祖北征，因阅马得罪，命斩之。文靖骁果善战，诸将皆惜之。

胡规，兖州人。初事硃瑾为中军都校。兖州平，署为宣武军都虞候。佐葛从周伐镇、定，从张存敬收晋、绛，皆有功，署为河中都虞候，榷盐务。天复中，太祖迎驾至岐下，以规权知洽州。昭宗还长安，诏授皇城使。及东迁，以为御营使。驾至洛，授内园庄宅使。天祐三年，佐李周彝讨相州，独当州之一面，颇以功闻，军还，权知耀州事。明年，讨沧州，为诸军壕寨使。太祖受禅，除右羽林统军，寻佐刘鄩统兵收潼关，擒刘知浣献之，乃以为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。乾化元年，诏修洛河堤堰，军士因之斩伐百姓园林太甚，河南尹张宗奭奏之，规得罪，赐死。

李说，河中临晋人。少时游秦、雍间，为人勇悍多力，甚有气谊。唐广明初，黄巢陷长安，说遂得仕于其间。巢以说为中枢密使，盖说曾委质于宦者，出入于宫禁间，巢以此用焉。其后巢军既败，说乃束身归于太祖，署为左德胜骑军都督。从太祖讨蔡贼，颇立军功。及东伐兖、郓，以所部士伍俘获甚众，改元从骑将，表授检校右仆射。郴王友裕领兵攻泽州，时太祖驻大军于盟津，乃令说将兵越太行，授以筹谋。说颇违节度，久而无功。太祖遣追还，廷责其罪，戮之于河桥。

李重允，宋州下邑人。状貌雄武，初在黄巢党中，推为刚鸷。唐中和四年五月，同尚让、李说等率众至繁台，与太祖之军相拒。及巢寇渐衰，乃率众来降。太祖素识之，拔用不次，署为先锋步军都头。与胡真援河阳，逼怀州。重允以部下兵突之，射中蕃将安休休。又令与李说率骑军至陕，应接郭言，回次渑池，破贼帅黄花子之众，改滑州夹马指挥使。蔡贼围汴，重允以步兵攻下三寨，掳获甚多。太祖大举伐宗权，俾重允以

滑兵为先锋。及东讨徐州，下丰、萧二邑，转右厢马步军指挥使。大顺元年秋，从郴王友裕收泽州，与晋军战于马牢川，王师败绩，回守河阳。太祖谓诸将曰：“李说、重允违我节度，不能立功，颇辜任使。”于是与李说并戮于河桥。

范居实，绛州翼城人。事太祖，初为队将，从讨巢、蔡有功。又从硃珍收滑州，改左厢都虞候。预破兗、郛功。迁感义都头、郑州马军指挥使。幽州刘仁恭举众南下，寇魏郡北闾，居实与葛从周、张存敬率兵救魏，大破幽、沧之众于内黄。太祖迎昭宗于岐下，以居实为河中马军都指挥使。及昭宗还京，赐迎銮毅勇功臣，遥领锦州刺史，又迁左龙骧马军都指挥使。从征淮南回，改登州刺史，转左神勇军使。开平元年，用军于潞州，命居实统军以解泽州之围。授耀州刺史，令以郡兵屯固镇，寻除泽州刺史。居实拳勇善战，颇立军功，在郡以戎备不理，诏追赴阙，暴其玩寇之罪而斩之。

史臣曰：叔琮而下，咸以鹰犬之才，适遇云龙之会，勤劳王室，践履将坛，然俱不得其死，岂不惜哉！得非鸟尽弓藏，理当如是耶？将梁祖之雄猜，无汉高之大度欤？乃知自古帝王，能保全功臣者，唯光武一人而已矣。语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”，而叔琮、友恭从之，何也？既为盗跖所噉，岂免成济之诛，临终之言，益彰其丑也。

## 列传十

谢瞳，字子明，福州人。唐咸通末举进士，因留长安，三岁不中第。广明初，黄巢陷长安，遂投迹于太祖，泊居门下，未尝一日不在左右。及太祖据同州，遂署右职。其年秋，太祖与河中交战，再不利，连上章请兵于巢，伪右军都尉孟楷抑而不进。瞳揣太祖有择福意，乃进说曰：“黄家以数十万之师，值唐朝久安，人不习战，因利乘便，遂下两京。然始窃伪号，任用已失其所。今将军勇冠三军，力战于外，而孟楷专务壅蔽，奏章不达，下为庸才所制，无独断之明，破亡之兆必矣。况土德未厌，外兵四集，漕运波注，日以收复为名，惟将军察之。

“太祖曰：“我意素决，尔又如是，复何疑哉！”翼日，遂定策，戮伪监军使，悉众归顺于河中。王重荣表瞳为检校屯田员外郎，赐绯，令奉表于蜀。唐僖宗大悦，召入顾问，锡赉甚厚，以功授朝散大夫、太子率更令，赐紫，为陵州刺史。治郡一岁，改检校右散骑常侍、通州刺史。在任四考，颇有政绩。秋罢，诣蜀行在，太祖遣人迎之。龙纪二年，至东京，劳来弥厚，赐第墅各一区，钱千缗，表为亳州团练使兼太清宫副使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。是年冬，太祖征淮南，过郡，因求侍府幕，表为宣义军节度副使，充两使留后。瞳在滑十三年，部内增户约五万，益兵数千人，累迁至大中大夫、检校右仆射，卒于滑。开平初，追赠司徒。

司马鄴，字表仁，其先河内温人也。祖德璋，仕唐为杞王



傅。父諲，左武卫大将军。鄴资蔭出身，颇知书，累官至大列。唐天复初，韩建用为同州节度留后。昭宗之幸凤翔也，太祖引兵入关，前锋至左冯翊，鄴持印钥迎谒道左。太祖以兵围华州，命入城招谕韩建，建果出降。及大军在岐下，遣奏事于昭宗，再入复出。又使于金州，说其帅冯行袭，俾坚攀附。后历宣武、天平等军从事。开平元年，拜右武卫上将军。三年，使于两浙。时淮路不通，乘驢者迂回万里，陆行则出荆、襄、潭、桂入岭，自番禺泛海至闽中，达于杭、越。复命则备舟楫，出东海，至于登、莱。而扬州诸步多贼船，过者不敢循岸，必高帆远引海中，谓之“入阳”，以故多损败。鄴在海逾年，漂至耽罗国，一行俱溺。后诏赠司徒。

刘捍，开封人。父行仙，宣武军大将。捍少为牙职，太祖初镇夷门，以捍聪敏，擢副典客。唐中和四年夏，太祖以硃珍为淄州刺史，令收兵于淄、青间，命捍监其兵，路逢大敌，皆破之。入博昌，获精兵三万以归。四月，合大军败蔡贼秦宗贤数万众于汴西。文德元年十一月，蔡将申丛折宗权足，纳款于太祖，使捍奏其事，加兼御史大夫。光化三年六月，太祖北伐镇、定，至常山，而王钁容危懼，送款于太祖，命捍入壁门传谕。时两军未整，守门者戈戟千匝，捍驰骑而入，竟达其命。又移师以攻中山，至怀德驿，大破定人五万众，王处直乞降，捍复单马入州，安抚而回。太祖迎昭宗于岐下，以捍为亲军指挥。天复三年正月，宋文通令客将郭启奇使于太祖，命捍复命。昭宗闻其至，即召见，询东兵之事，仍以锦服、银鞍勒马赐之。翼日，授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登州刺史。昭宗还京，改常州刺史，赐号迎銮毅勇功臣。四月，太祖伐王师范于青州，改左右长直都指挥使。天祐三年正月，授宋州刺史。四月，加检校司徒。太祖受禅，授左龙虎统军兼元从新军马步都虞候。及上

党缠兵，太祖亲往巡抚，以捍为御营使。大军次昂车，斥候来告蕃戎逼泽州，命捍以兵千人赴之，并军遂遁，车驾还京，授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晋人侵晋州，从幸陕回，加检校太保。及从驾幸河中，诏追王重师赴行在，以捍为雍州节度观察留后。才逾月，刘知俊据同州反，潜使人以厚利啖将校，遂为部下所执，送于知俊。知俊縶捍归于凤翔，为李茂贞所害。开平四年，赠太傅。末帝即位，又赠太尉。

捍便习宾赞，善于将迎，自司宾局及征讨四出，必预其间。虽无决战争锋之绩，而承命奔走，数扬命令，勤干涖职，以至崇显焉。

王敬瑄，颍州汝阴人，世为郡武吏。唐乾符初，敬瑄为本州都知兵马使。中和初，寇难益炽，郡守庸怯，不能自固，敬瑄遂代之监郡，俄真拜刺史，加检校右散骑常侍。时州境荒馑，大寇继至，黄巢数十万众寨于州南，敬瑄极力抗御，逾旬而退。俄又宗权之众，凌暴益甚，合围攻壁，皆力屈而去。蔡贼复遣将刁君务以万众来逼，敬瑄列阵当之，身先驰突，杀敌甚多，由是竟全郡垒，远近归附。及淮人不恭，太祖屡以军南渡，路由州境，敬瑄悉心供亿，太祖甚嘉之。乾宁二年，署为沿淮上下都指挥使。四年冬，庞师古败于清口，败军逃归者甚众，路出于颍。时雨雪连旬，军士冻馁，敬瑄自淮燎薪，相属于道，郡中设糜糗饼饵以待之，全活者甚众，由是表知武宁军节度、徐宿观察留后。数月，真拜武宁军节度使。天复二年，入为右龙武统军。天祐三年，转左卫上将军。开平元年八月，以疾致仕，寻卒于其第。

敬瑄魁杰沈勇，多力善战，所用枪矢，皆以纯铁锻就，枪重三十余斤，摧锋突阵，率以此胜。虽非太祖旧臣，而远输恳款，保境合兵，以辅兴王之运，有足称者。

高劭，字子将，淮南节度使骈之从子也。父泰，黔中观察使。唐僖宗避敌在蜀，骈镇淮南为都统，兼诸道盐铁使，兵赋在己，朝廷优假之，以故劭幸而早官，年十四遥领华州刺史。光启中，以骈命遏晋公王铎于郑。俄而州陷于蔡，劭为贼所得，使人守之，戒四门曰：“无出高大夫。”劭伺守者稍惰，佯为乞食者，过危垣，取殍者衣，全身易服，得他儿抱之行，出东郊门。人以为丐者，不之止。及稍远，弃所抱儿，疾趋至中牟，遂达于汴。太祖以客礼遇之，寻表为亳州团练副使，知州事。又数年，辟为宣武军节度判官，在幕下颇以气直自许。后监郑州事，复权知徐州留后。唐昭宗之凤翔，太祖迎奉未出，劭有疑谋，遂令赴华州，诣丞相府以议其事；行至高陵，为盗所害。

马嗣勋，濠州钟离县人，世为军吏。嗣勋有口辩，习武艺，初为州客将。唐景福元年三月，太祖以寿州刺史江儒反下蔡镇使，李立率兵攻濠梁，刺史张遂俾嗣勋持州印籍户口以归于太祖。乾宁二年三月，杨行密复攻濠州，张遂遣嗣勋求援于太祖。俄而郡陷，嗣勋无所归，即署为元从押牙、副典客，颇称任使。光化元年三月，太祖令往光州说刺史刘存背淮贼以向国，又从李彦威复黄州及武昌县，获刺史瞿章。俄复使光州，持币马以赐刘存。会淮贼急攻光州，存与嗣勋率兵大战，败而走之。又遣使于蜀，及归，得其助军资实甚多。天复中，太祖迎昭宗于岐下，军至华之西闾，使嗣勋入见，韩建即时同出迎谒。及罗绍威将杀牙军，遣使告于太祖，求为外援。时安阳公主初卒于魏，太祖乃遣嗣勋率长直官千人，实兵仗于囊中，肩舁以入于魏，声言来致祭会葬，牙军不之觉。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，嗣勋与绍威亲军同攻牙军，至曙，尽殪之。嗣勋重伤，旬日而卒。开平中，累赠太保。

张存敬，谯郡人也。性刚直，有胆勇，临危无所畏惧。唐

中和中，从太祖赴汴，以其折节，颇见亲昵，首为右骑都将。从讨巢、蔡，凡历百战，多于危蹙之间，显有奇略，由是频立殊效。光启中，李罕之会晋军围张宗爽于盟津，太祖遣丁会、葛从周、存敬同往驰救。存敬引骑军先犯敌将，诸军翼之，敌骑大败，乃解河桥之围。大顺二年，为诸军都虞候，佐霍存董大军收宿州，以功奏加检校兵部尚书。太祖东征徐、兖，存敬屡有俘斩之功。凡受指顾，皆与机会，矢石所及，必以身先，太祖屡加优异，以为行营都指挥使、检校右仆射。乾宁三年，充武宁军留后，行颍州刺史。光化二年夏四月，幽、沧侵袭魏郡，复以存敬为都指挥使。三年，大举，与葛从周连统诸军攻浮阳，树数十栅，围刘守文累月。时幽州刘仁恭举兵来援，存敬潜军击之于乾宁军南老鸦堤。是日，燕人大败，斩首五万级，生擒马慎交已下一百余人，获马万余蹄。其年秋九月，引军收镇州，存敬勒众涉滹沱河，师人鼓行而进，逢镇之游兵数千，因逐之，直入镇之壅门，收鞍马牛驼万计。翼日，镇人纳质而旋。寻为宋州刺史，逾年，甚有能政。复拥众伐蓟门，数旬间连下瀛、莫、祁、景四州，擒俘不可胜纪。自怀德驿与中山兵接战，枕尸数十里，中山开壁请降。天复元年春，太祖以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亲，凭恃骄恣，命存敬统大军讨之。即日收绛州，擒刺史陶建钊，降晋州刺史张汉瑜，二郡平。进围河中，王珂请降。太祖嘉之，乃以存敬为护国军留后。未几，检校司空，寻移宋州刺史。将之任所，寝疾，逾旬卒于河中。太祖闻之，痛惜移晷。开平初，追赠太保。乾化三年，又追赠太傅。

子仁愿，晋天福中，仕至大理。

寇彦卿，字俊臣，大梁人也。祖瑄，父裔，皆宣武军牙校。太祖镇汴，以彦卿将家子，擢在左右。弱冠，选为通赞官。太

祖为元帅，补元帅府押牙，充四镇通赞官行首兼右长直都指挥使，累奏授检校司徒，领洺州刺史。罗绍威将杀牙军，遣使告于太祖，太祖命彦卿使于魏，密与绍威谋之。竟成其事，彦卿之力也。彦卿身長八尺，隆准方面，语音如钟。善骑射，好史，复善伺太祖之旨，凡所作为，动皆云合。太祖每言曰：“敬翔、刘捍、寇彦卿，盖为我而生。”其见重如此。太祖有所乘乌马，号“一丈乌”，尝以赐彦卿。

天复中，太祖迎昭宗于凤翔，累与岐军对阵。时彦卿为诸道马步军都排阵使。尝躬擐甲胄，乘其所赐乌马，驰骋于阵前，太祖目之曰：“真神王也！”昭宗还京，赐迎銮毅勇功臣，改邢州刺史，寻迁亳州团练使。案《通鉴》：开平二年，帝从吴越王钱镠之请，以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，使击淮南。十一月，彦卿率众一千袭霍丘，为土豪硃景所败；又攻庐、寿二州，皆不胜。淮南遣滁州刺史李俨拒之。《九国志·硃景传》：梁祖闻景名，命寇彦卿率劲骑三千袭霍丘，图取景，且谕梁祖之意令降，景率其徒战于丘墟林泽中，射死者无数，彦卿兵折力殫而去。

太祖受禅，为华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保。岁余，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街使。一日，过天津桥，有老人误冲其趋道者，排之，落桥而毙，为御史府所弹，太祖不得已，责授左卫中郎将。不数月，除相州防御使，依前行营诸军排阵使。未几，授河阳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。及太祖遇弑，彦卿追感旧恩，图御容以奠之。每因对客言及先朝旧事，即涕泗交流。末帝嗣位，遥领兴元节度使、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。以拒淮寇，寻改右金吾卫上将军。贞明初，授邓州节度使。会淮人围安陆，彦卿奉诏领兵解围，大破淮贼而回。四年，卒于镇，时年五十七。诏赠侍中。彦卿贞干明敏，善事人主，然怙宠作威，多忌好杀，

虽显立功名，而犹为识者之所鄙焉。

史臣曰：案：原本有阙文。存敬有提鼓之劳，彦卿遇攀鳞之会，俱为藩后，亦其宜哉！

## 列传十一

庞师古，曹州南华人，初名从。以中涓从太祖，性端愿，未尝离左右。及太祖镇汴，树置戎伍，始得马五百匹，即以师古为偏将，援陈破蔡，累有战功。及硃珍以罪诛，遂用师古为都指挥使。乃渡淮，饷军于庐寿，攻滁州，破天长，下高邮，沿淮转战，所至克捷。寻代硃友裕领军，攻下徐州，斩时溥首以献。遂移军伐兖州，入中都，寨于梁山，败于硃瑄之众，袭至垒下；又破硃瑾于清河。从讨汶阳，与硃瑄、硃瑾及晋将史俨儿战于故乐亭，大捷而回。乾宁四年正月，复统诸军伐郢，拔之，擒其帅硃瑄以献，始表为天平军节度留后，寻授徐州节度使，官至检校司徒。乾宁四年八月，与葛从周分统大军，渡淮以伐杨行密。十一月，师古寨于清口，寨地卑下，《玉堂闲话》云：庞从会军五万于清口，所屯之地，盖兵书谓之绝地，人不驾肩，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。或请迁移，弗听。俄有告淮人决上流者，曰：“水至矣。”师古怒其惑众，斩之。《九国志·侯赞传》：时兵起仓卒，加以阴寒，士皆饮冰餐雪而行。甫及梁营，则竖戈植足，斗志未决。硃瑾与瓚率五十骑潜济淮，入自垒北，舞槊而驰，雷声雷沸，梁兵皆殒眩不能举，遂斩庞从，大将继之，死者大半。须臾，我军在淖中，莫能战，而吴人袭焉，故及于败，师古没于阵。

霍存，洺州曲周县人。性骁勇，善骑射，在黄巢中已为将领。唐中和四年，太祖大破巢军于王满渡，时存与葛从周、张

归霸皆自巢军来降，太祖宥而纳之。其后破王夏寨，击殷铁林，并在战中。寻佐硃珍取滑台，攻淄州，取博昌，皆预战立功。时蔡贼张晷在汴北，存以三千人夕犯其营，破之。用本部骑兵败秦贤军，杀五千人，连破四寨，尽得其辎重。从讨卢瑋、张晷，殪万余人，存功居多。我军之围濮州也，有贼升眺楼大诟。太祖怒甚，召存射之，矢一发而尸陨其下，赏赉甚厚。复佐硃珍擒石璠，破魏师，败徐戎。又佐庞师古至吕梁，败时溥二千余众，以是累迁官。初，王师渡淮乏食，不甚利，惟存军战有功，淮贼乃引退。太祖之讨宿州也，葛从周以水坏其垣，丁会以师乘其壙，存战垒外，败其军，宿人乃降。明年，佐柳王友裕击时溥于碭山，破之，获蕃将石君和等五十人。《欧阳史》云：存代李唐宾攻时溥，溥败碭山，存获其将石君和等五十人。梁攻宿州，葛从周引水浸之，丁会与存战城下，遂下之。是岁，复与晋军战于马牢川，始入为前锋，出则后拒，晋不敢逼，乃渡河袭淇门，杀三千余人。曹州刺史郭绍宾之来归也，存以师援之，遂代其任。始，硃友裕以大军伐郢，临其壁，既而师陷围中，以急来告，存领二百骑驰赴击退之。太祖喜，拔为诸军都指挥使。景福二年春，太祖亲至曹州，留骑军数千，令存将之，且曰：“有急则倍道兼行以赴之。”俄闻硃瑾领兵二万入援彭门，存乃领骑军驰赴之，与徐、兖之众合战于石佛山下，大败之，存亦中流矢而卒，时人称其忠勇。

初，硃珍、李唐宾之歿，庞师古代珍，存代唐宾，战伐功绩，多与师古同。始遥领韶州牧，又改贺州，后用为权知曹州刺史，官至检校右仆射。及太祖登极，屡有征讨，因起猛士之叹。一日，幸讲武台阅兵，谓诸将曰：“霍存在，朕安有此劳苦耶！诸君其思之。”他日语又如是，累赠官至太保。

子彦威，后唐明宗朝为青州节度使。



符道昭，淮西人。性强敏，有武略，秦宗权用为心膂，使监督诸军，后为骑将。尤能布阵，勇闻于时。然刚而无操，善迎人意，一见若尽肺腑，必爱其才，而道昭之心腹觺矣。秦宗权之将败也，有薛潜者，支擘队伍，道昭谓所私曰：“蔡弱矣。”乃归潜。潜欲败，复奔洋州依葛佐。佐攻兴元军不利，复奔于岐。宋文通爱之，养为己子，名继远，遂易其宗。及得军职，悉超侪伍。后为巴州刺史，又奏为陇州防御使兼中军都指挥使。太祖迎奉昭宗，驻军于岐下，道昭频领骑士敢斗战，屡为王师所败，遂来降。太祖素闻其名，待之甚厚。昭宗反正，奏授秦州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遣兵援送，不克而还。先是，李周彝弃鄜州自投归国，署为元帅府行军左司马，宠冠霸府。及道昭至，以为右司马，使与周彝同领寇彦卿、南大丰、阎宝已下大军伐沧州。及太祖幸魏州，讨牙军，中军前有魏博将山河营指挥使左行迁，闻府中有变，引军还屯历亭，自称留后，从乱者数万人。道昭佐周彝与彦卿已下大破之，杀四万余人，擒左行迁，斩之。有史仁遇亦聚徒数万据高唐，又破之，擒仁遇以献。乘胜取澶、博二州，平之，复杀万余人。道昭性勇果，多率先犯阵，屡有摧失，而周彝、彦卿犄角继进，连以捷告；护兵者上功不实，皆以道昭为首。太祖阴知之，俱不议赏。及沧州之围也，不用骑士，令道昭牧马于唐阳。太祖受禅后，委兵柄，与康怀英等攻潞州，以“蚰蜒塹”缭之，飞鸟不度。既逾岁，晋人援至，王师大败，道昭为晋军所杀。

徐怀玉，本名琮，亳州焦夷县人。少以雄杰自任，随太祖起军。唐中和末，从至大梁。光启初，蔡寇屯金堤驿，怀玉将轻骑连破之，由是累迁亲从副将，改左长剑都虞候。又从破蔡贼于板桥，收秦宗权八寨，奏加检校右散骑常侍。文德初，同诸军解河阳之围，复从破徐、宿。乾宁中，奏加检校刑部尚书，

太祖赐名怀玉。破硃瑾于金乡南，擒宗江以献，表授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右仆射。乾宁四年，庞师古失利于清口，怀玉独完军以退。光化初，转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军指挥使，俄奏授沂州刺史。顷之，王师范以青州叛，屡出兵侵轶，怀玉击退之。天复四年，转齐州防御使，加检校司空，从大军迎驾于岐下。归署华州观察留后。一年，复领所部兵戍雍州，寻召赴河中，补晋、绛、同、华五州马步都指挥使。天祐三年，授左羽林统军，转右龙虎统军，领六军之士赴泽州。寻为晋军所攻，昼夜冲击，穴地而入，怀玉率亲兵逆杀于隧中，晋军遂退。开平元年，授曹州刺史，加检校司徒。明年，除晋州刺史。其秋，晋军大至，已乘其墉，怀玉选亲兵五十余人，拥杀下城。晋军既退，出家财以赏战士。岁中，晋军又至，怀玉领兵败之于洪洞。三年，制授鄆坊节度使、特进、检校太保，练兵缮壁，人颇安之，加检校太傅。乾化二年，庶人友珪既篡立，河中硃友谦拒命，遣兵袭鄆州，怀玉无备，寻为河中所掳，囚于公馆。及友珪遣康怀英率师围河中，友谦虑怀玉有变，遂害之。怀玉才气刚勇，临阵未尝折退，平生金疮被体，有战将之名焉。

郭言，太原人也。家于南阳新野，少以力穡养亲，乡里称之。唐广明中，黄巢拥众西犯秦、雍，言为巢党所执。后从太祖赴汴，初为骑军，继有战功，后擢为裨校。言性刚直，有权略，勤于戎事，或以家财分给将士之贫者，由是颇得士心。屡将兵与蔡寇战于浚郊，每以少击众，出必胜归。太祖嘉其勇果，谓宾佐曰：“言乃吾之虎侯也。”时宗权支党数十万，太祖兵不过数十旅，每恨其寡，与之不敌。一日，命言董数千人，越河、洛，趋陕、虢，招召丁壮，以实部伍。言夏往冬旋，得锐士万余，遂迁步军都将。自是随太祖掩袭察寇，斩获掠夺，不可胜纪。宗权以兹败北，太祖尽收其地。因命言将兵导达贡奉，

以安邨传，自汴、郑迄于潼关，去奸恤弱，甚得其所。光启中，唐天子以太祖兵威日振，命兼扬州节度使。太祖遣幕吏李璠领兵赴维扬以制置为名，时言为李璠前锋，深入淮甸，破盱眙而还。梁祖东伐徐、郢，言将偏师，略地千里；频逢寇敌，言出奇决战，所向皆捷，大挫东人之锐。太祖录其绩，以“排阵斩斫”之号委之，寻表为宿州刺史、检校右仆射。于时徐、宿兵锋日夕相接，控扼侦逻，以言为首。景福初，时溥大举来攻宿州，言勇于野战，喜逢大敌，自引锐兵击溥，杀伤甚众，徐戎乃退。言为流矢所中，一夕而卒。

李唐宾，陕州陕县人也。中和四年二月，尚让之寇繁台也，唐宾与李说、霍存并为巢将，与太祖之军战于尉氏门外。三月，太祖破瓦子寨，唐宾与王虔裕来降。时黄巢壁于陈郊，乃命唐宾摩其西阊焚焉。王满之师，王夏之阵，唐宾悉在战中。后与硃珍趣淄州，所向摧敌。及取滑平蔡，前后破郢、淮、徐之众，功与硃珍略等，而骁勇绝伦，善用矛，未尝不率先陷阵。其善于治军行师之道，亦与珍齐名。珍之擒石璠也，唐宾亦沿淮与郭言犄角下盱眙，其后渡河破黎阳、李固等镇，攻澶州，下内黄，败魏师，未尝不与珍同。暨攻蔡之役，珍自西南破其外垣，唐宾亦堙壕坎墉，摧其东北隅。及伐徐取丰，时溥军于吴康，珍亟遇之，未能却，唐宾引本军击败之，珍遂大胜。每兴师必与珍偕用，故往无不利，然而刚中用壮，遂为珍所害，以谋叛闻。太祖闻之，痛惜累日。及诛硃珍后，令其妻孥至军收葬，而加吊祭焉。

王虔裕，琅琊临沂人也，家于楚丘。少有胆勇，多力善射，以弋猎为事。唐乾符中，诸葛爽聚徒于青、棣间，攻剽郡县，虔裕依其众。及爽归顺，乃以虔裕及其众隶于宣武军。太祖镇汴，四郊多事，始议选将征讨，首以虔裕统骑兵，恆为前锋。

及太祖击巢、蔡于陈州，虔裕连拔数寨，擒获万计。巢孽既遁，虔裕蹑其迹，追至万胜戍，贼众饥乏，短兵才接而溃。太祖以其劳，表授义州刺史。蔡人日纵侵掠，陈、郑、许、亳之郊频年大战，虔裕掩袭攻拒，凡百余阵，剿戮生擒，不知纪极。秦宗贤寇汴南鄙，太祖令虔裕逆击于尉氏，不利而还。太祖怒，命削职，拘于别部。逾年，邢州孟迁请降。未几，晋人伐邢，孟迁遣使来乞师，太祖先遣虔裕选勇士百余人径往赴之，伺夜突入邢州。明日，循堞树立旗帜，晋人不测，乃退。数月，复来围邢，时太祖大军方讨兗、郢，未及教授。邢人困而携贰，迁乃縶虔裕送于太原，寻为所害。

刘康乂，寿州安丰县人也。以农桑为业，唐乾符中，关东群盗并起，江、淮间偏罹其苦，因为巢党所掠。康乂沉默有膂力，善用矛槊，然不乐为暴。中和三年，从太祖赴镇，委以心腹，康乂枕戈擐甲，夷险无惮。其后累典亲军，袭巢破蔡，斩获尤多，累以战功迁元从都将。从太祖连年攻讨徐、兗、郢，所向多捷，尤善于营垒，充诸军壕寨使。及太祖尽下三镇，议其功，奏加检校右仆射，兼领军卫，寻迁密州刺史，政甚简静。时王师范叛据青州，乞师于淮夷，淮人遂攻密州。密兵素少，执锐者不满千夫，而淮贼逾万，康乂率老弱守陴，自别领少壮，日与接战于密之四郊，俘擒千计。贼知密州虚弱，援兵未至，昼夜急攻，遂陷，康乂出为贼所害。

王彦章，字贤明，郢州寿张县人也。祖秀，父庆宗，俱不仕。以彦章贵，秀赠左散骑常侍，庆宗赠右武卫将军。彦章少从军，隶太祖帐下，以骁勇闻。稍迁军职，累典禁兵。从太祖征讨，所至有功，常持铁枪冲坚陷阵。开平二年十月，自开封府押牙、左亲从指挥使授左龙骧军使。三年，转左监门卫上将军，依前左龙骧军使。乾化元年，改行营左先锋马军使，加金

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，依前左监门卫上将军。二年，庶人友珪篡位，加检校司徒。三年正月，授濮州刺史、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依前左先锋马军使。未几，改先锋步军都指挥使。四年，为澶州刺史，进封开国伯。五年三月，朝廷议割魏州为两镇，虑魏人不从，遣彦章率精骑五百屯鄴城，驻于金波亭，以备非常。是月二十九日夜，魏军作乱，首攻彦章于馆舍，彦章南奔。七月，晋人攻陷澶州，彦章举家陷没。《通鉴》云：晋人夜袭澶州，陷之。刺史王彦章在刘鄩营，晋人获其妻子。晋王迁其家于晋阳，待之甚厚，遣细人间行诱之，彦章即斩其使以绝之。后数年，其家被害。九月，授汝州防御使、检校太保，依前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。贞明二年四月，改郑州防御使。三年十二月，授西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加检校太傅，依前郑州防御使。顷之，授行营诸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。五年五月，迁许州两使留后，军职如故。六年正月，正授许州匡国军节度使，充散指挥都头都军使，进封开国侯。未几，授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七年正月，移领滑州。

三年四月晦，晋师陷郢州，中外大恐。五月，以彦章代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。拜命之日，促装以赴滑台，遂自杨村寨浮河而下，水陆俱进，断晋人德胜之浮梁，攻南城，拔之。晋人遂弃北城，并军保杨刘。彦章以舟师沿流而下，晋人尽彻北城，拆屋木编筏，置步军于其上，与彦章各行一岸。每遇转滩水汇，即中流交斗，流矢雨集，或舟筏覆没，比及杨刘，凡百余战。彦章急攻杨刘，昼夜不息，晋人极力固守，垂陷者数四。六月，晋王亲援其城，彦章之军，重壕复垒，晋人不能入。晋王乃于博州东岸筑垒，以应郢州。彦章闻之，驰军而至，急攻其栅，自旦及午，其城将拔，会晋王以大军来援，彦章及退。七月，晋王至杨刘，彦章军不利，遂罢彦章兵权，诏令归阙，以段凝

为招讨使。

先是，赵、张二族挠乱朝政。彦章深恶之，性复刚直，不能缄忍。及授招讨之命，因谓所亲曰：“待我立功之后，回军之日，当尽诛奸臣，以谢天下。”赵、张闻之，私相谓曰：“我辈宁死于沙陀之手，不当为彦章所杀。”因协力以倾之。时段凝以贿赂交结，自求兵柄，素与彦章不协，潜害其功，阴行逗挠，遂至王师不利，竟退彦章而用段凝。未及十旬，国以之亡矣。

是岁秋九月，朝廷闻晋人将自兖州路出师，末帝急遣彦章领保銮骑士数千于东路守捉。且以郛州为敌人所据，因图进取，令张汉杰为监军。一日，彦章渡汶，以略郛境，至递坊镇，为晋人所袭，彦章退保中都。十月四日，晋王以大军至，彦章以众拒战，兵败，为晋将夏鲁奇所擒。鲁奇尝事太祖，与彦章素善，及彦章败，识其语音，曰：“此王铁枪也。”挥槊刺之，彦章重伤，马踣，遂就擒。晋王见彦章，谓之曰：“尔常以孺子待我，今日服未？”又问：“我素闻尔善将，何不保守兖州？此邑素无城垒，何以自固？”彦章对曰：“大事已去，非臣智力所及。”晋王恻然，亲赐药以封其创。晋王素闻其勇悍，欲全活之，令中使慰抚，以诱其意。彦章曰：“比是匹夫，本朝擢居方面，与皇帝十五年抗衡；今日兵败力穷，死有常分，皇帝纵垂矜宥，何面目见人！岂有为臣为将，朝事梁而暮事晋乎！得死，幸矣！”晋王又谓李嗣源曰：“尔宜亲往谕之，庶可全活。”时彦章以重伤不能兴，嗣源至卧内以见之，谓嗣源曰：“汝非邈佶烈乎？”邈佶烈，盖嗣源小字也。彦章素轻嗣源，故以小字呼之。既而晋王命肩舆随军至任城，彦章以所伤痛楚，坚乞迟留，遂遇害，时年六十一。

彦章性忠勇，有膂力，临阵对敌，奋不顾身。尝谓人曰：

“李亚子斗鸡小兒，何足畏！”初，晋王闻彦章授招讨使，自魏州急赴河上，以备冲突，至则德胜南城已为所拔。晋王尝曰：“此人可畏，当避其锋。”一日，晋王领兵迫潘张寨，大军隔河，未能赴援，彦章援枪登船，叱舟人解缆，招讨使贺瑰止之，不可。晋王闻彦章至，抽军而退，其骁勇如此。及晋高祖迁都夷门，嘉彦章之忠款，诏赠太师，搜访子孙录用。《五代史补》：王彦章之应募也，同时有数百人，而彦章营求为长。众皆怒曰：“彦章何人，一旦自草野中出，便欲居我辈之上，是不自量之甚也！”彦章闻之，乃对主将指数百人曰：“我天与壮气，自度汝等不及，故求作长耳。汝等咄咄，得非胜负将分之际耶！且大凡健儿开口便言死，死则未暇，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，汝等能乎？”众初以为戏，既而彦章果然，众皆失色，无敢效之者。太祖闻之，以为神人，遽擢用之。

贺德伦，其先河西部落人也。父怀庆，隶滑州军为小校。德伦少为滑之牙将。太祖领四镇，德伦以本军从，继立军功，累历刺史留后，迁平卢军节度使。及魏博杨师厚卒，朝廷以德伦代其任。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，魏军作乱，执德伦，囚于别馆，尽杀其部众，为乱首张彦所迫，遣使归款于太原。晋王自黄泽岭东下，至临清，德伦遣从事司空颢密启晋王，诉以张彦凌辱之事。晋王至永济，斩彦等八人，然后入于魏，德伦即以符印上晋王。《通鉴》：晋王既入，德伦上印节，请王兼领天雄军。王固辞，曰：“比闻汴寇侵逼贵道，故亲董师徒，远来相救，又闻城中新罹涂炭，故暂入存抚。明公不垂鉴信，乃以印节见推，诚非素怀。”德伦再拜曰：“今寇敌密迩，军城新有大变，人心未安，德伦心腹纪纲为张彦所杀殆尽，形孤势弱，安能抚军！一旦生事，恐负大恩。”王乃受之。寻授云州节度使，行次河东，监军张承业留之不遣。顷之，王檀以急兵

袭太原，德伦部下多奔逸，承业惧其为变，遂诛德伦，并其部曲尽杀之。



## 列传十二

杨师厚，颍州斤沟人也。为李罕之部将，以猛决闻，尤善骑射。及罕之败，退保泽州，师厚与李铎、何邈等来降，太祖署为忠武军牙将，继历军职，累迁检校右仆射，表授曹州刺史。唐天复三年，从太祖迎昭宗于岐下，李茂贞以劲兵出战，为师厚所败。及王师范以青州叛，太祖遣师厚率兵东讨，时淮贼王景仁以众二万来援师范，师厚逆击，破之，追至辅唐县，斩数百级，授齐州刺史。将之任，太祖急召见于郢西境，遣师厚率步骑屯于临朐，而声言欲东援密州，留輜重于临朐。师范果出兵来击，师厚设伏于野，追击至圣王山，杀万余众，擒都将八十人。未几，莱州刺史王师诲以兵救师范，又大败之。自是，师范不复敢战。师厚移军寨于城下，师范力屈，竟降。天复四年三月，加检校司徒、徐州节度使。

天祐元年，加诸军行营马步都指挥使。二年八月，太祖讨赵匡凝于襄阳，命师厚统前军以进，赵匡凝严兵以备。师厚至谷城西童山，刊材造浮桥，引军过汉水。一战，赵匡凝败散，携妻子沿汉遁去。翼日，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。《旧唐书》：天祐三年六月甲申，敕：“襄州近因赵匡凝作帅，请别立忠义军额，既非往制，固是纵权，忠义军额宜停废，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”即令南讨荆州，留后赵匡明亦弃军上峡，不浹旬，并下两镇，乃正授襄州节度使。先是，汉南无罗城，师厚始兴板筑，周十余里，郛郭完壮。

开平元年，加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。明年，又加检校太傅。三年三月，入朝，诏兼潞州行营都招讨使。无何，刘知俊据同州叛，师厚与刘鄩率军西讨，至潼关，擒知俊弟知浣以献。知俊闻师厚至，即西走凤翔，师厚进攻，至长安。时知俊已引岐寇据其城，师厚以奇兵傍南山急行，自西门而入，贼将王建惊愕，不知所为，遽出降。制加师厚检校太尉。顷之，晋王与周德威、丁会、符存审等以大众攻晋州甚急，太祖遣师厚帅兵援之。军至绛州，晋军扼蒙坑之险，师厚整众而前，晋人乃彻围而遁。四年二月，移授陕州节度使。五年正月，王景仁败于柏乡，晋人乘胜围邢州，掠魏博，南至黎阳。师厚受诏以兵屯卫州，晋军攻魏州，不克而退；师厚追袭，过漳河，解邢州之围，改授滑州节度使。明年，太祖北征，令师厚以大军攻枣强，逾旬不能克，太祖屡加督责，师厚昼夜奋击，乃破之，尽屠其城。车驾还，师厚屯魏州。

及庶人友珪篡位，魏州衙内都指挥使潘晏与大将臧延范、赵训谋变，有密告者，师厚布兵擒捕，斩之。《欧阳史》云：师厚乘间杀魏牙将潘晏、臧延范等，逐出节度使罗周翰。越二日，又有指挥使赵宾夜率部军擐甲，俟旦为乱。师厚以衙兵围捕，宾不能起，乃越城而遁；师厚遣骑追至肥乡，擒其党百余人，归斩于府门。友珪即以师厚为魏博节度使、检校侍中。未几，镇人、晋人侵魏之北鄙，师厚率军至唐店，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擒其都将三十余人。是时师厚握河朔兵，威望振主，友珪患之，诏师厚赴阙。师厚乃率精甲万人至洛阳，严兵于都外，自以十余人入谒，友珪惧，厚礼而遣之。及末帝将图友珪，遣使谋于师厚，深陈款效，且驰书于侍卫军使袁象先及主军大将；又遣都指挥使硃汉宾率兵至滑州以应禁旅。友珪既诛，末帝即位于东京，首封师厚为鄴王，加检校太师、中书令。每下诏不

名，以官呼之，事无巨细，必先谋于师厚，师厚颇亦骄诞。先是，镇人以我柏乡不利之后，屡扰边境，师厚总大军直抵镇州城下，焚荡闾舍，移军掠藁城、束鹿，至深州而归。乾化五年三月，卒于镇。废朝三日，赠太师。

师厚纯谨敏干，深为太祖知遇，委以重兵剧镇，他莫能及。然而末年矜功恃众，骤萌不轨之意，于是专割财赋，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，皆选摘骁锐，纵恣豢养，复故时牙军之态，时人病之。《清异录》云：枪材难得十全，魏州石屋材多可用。杨师厚时银枪效节，都皆采于此。承前河朔之俗，上元比屋夜游，及师厚作镇，乃课魏人户立灯竿，千缸万炬，洞照一城，纵士女嬉游。复彩画舟舫，令女妓棹歌于御河，纵酒弥日。又于黎阳采巨石，将纪德政，以铁车负载，驱牛数百以拽之，所至之处，丘墓庐舍悉皆毁坏，百姓望之，皆曰“碑来”。及碑石才至，而师厚卒，魏人以为“悲来”之应。末帝闻其卒也，于私庭受贺，乃议裂魏州为两镇。既而所树亲军，果为叛乱，以招外寇，致使河朔沦陷，宗社覆灭，由师厚兆之也。

牛存节，字赞贞，青州博昌人也。本名礼，太祖改而字之。少以雄勇自负。唐乾符末，乡人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，存节往从之。爽卒，存节谓同辈曰：“天下汹汹，当择英主事之，以图富贵。”遂归于太祖。初授宣义军小将。属蔡寇至金堤驿，犯酸枣、灵昌，存节日与之斗，凡二十余往，每往必执俘而还，前后斩首二十余级，获孳畜甚众。太祖击蔡贼于板桥、赤冈、酸枣门、封禅寺、枯河北，存节皆预其行，与诸将于濮州南刘桥、范县大破郢众，自此深为太祖奖遇。

文德元年夏，李罕之以并军围张宗爽于河阳，太祖遣存节率军赴之。属岁歉，饷馈不至，村民有储干椹者，存节以器用、钱帛易之，以给军食。大破贼于淇河，罕之引众北走。又预讨

徐、宿有功。及讨河北，存节前锋下黎阳，收临河，至内黄西，以兵千余人当魏人万二千众，大破其阵，僵仆蔽野。太祖深所叹激，谓有神兵之助。大顺元年，改滑州左右厢牢城使。与诸将讨时溥，累破贼军。景福元年秋，改遏后都指挥使。攻濮之役，领军先登，遂拔其垒。二年四月，下徐州，梟时溥，存节力战，其功居多。乾宁二年，授检校工部尚书。三年夏，太祖东讨郢州，存节领军次故乐亭，扼其要路，都指挥使庞师古屯马颊，存节密与都将王言谋入郢垒。十二月，存节遣王言夜伏勇士于州西北，以船逾濠，举梯登陴。既而王言不克入，存节独率伏军负梯，童破其西甕城，夺其濠桥，诸军俱进。四年四月，陷其城，寻与葛从周降下兖州，加检校右仆射。

其年秋，大举以伐淮南，至濠州东，闻前军失利于清口，诸军退至睢河，无复队伍。存节遏其后，诸将释骑步斗，诸军稍得济，收合所部并败兵共八千余人，至于淮阴，时不食已四日矣。存节训励部分，以御追寇，遂得旋师。五年，除亳州刺史，俄迁宣武军都指挥使，改宿州刺史。明年，淮贼大至彭城，存节乃以部下兵夜发，直趣彭门；淮人讶其神速，震恐而退，诸将服其智识。

光化二年，罢归，复为左衙都将兼马步教练使。天复元年，授潞州马步都指挥使，法令严整，士庶安之。及追赴行在，士卒泣送者不绝于道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，改滑州左衙步军指挥使，知邢州军州事。天祐元年，授邢州团练使。时州兵才及二百人，晋人知之，以大军来寇。太祖在鄴，发长直兵二千人赴援，存节率壮健出斗，以家财赏激战士，并军急攻，七日不能克而去。太祖召至，劳慰久之，厚赉金帛鞍马，加检校司徒。冬，罢军，署为元帅府左都押衙。四年，太祖受禅，除右千牛卫上将军。其秋，攻潞州，以存节为行营马步军都排

阵使。

开平二年二月，自右监门卫上将军转右龙虎统军，驻留洛下。是岁，王师败于上党，晋人乘胜进迫泽州，州城将陷。河南留守张全义召存节谋，遂以本军及右龙虎、羽林等军往应接上党。师至天井关，存节谓诸将曰：“是行也，虽不奉诏旨，然要害之地，不可致失。”时晋人新胜，其锋甚盛，存节引从而前，衔枚夜至泽州，适遇守埤者已纵火鼓噪，以应外军，刺史保衙城，不知所为。存节才入，晋军已至矣，乃分布守御。晋军四面攻斗，开地道以入城，存节亦以隧道应之，逆战于地中，晋军不能进；又以劲弩射之，中者人马皆洞，经十三日，晋军死伤者甚众，焚营而退，郡以获全，太祖屡叹赏之。五月，迁左龙虎统军，充六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十月，授绛州刺史。

三年四月，除鄜州留后。六月，刘知俊以同州叛，寻授同州留后，未几，加检校太保、同州节度使。乾化二年，加检校太傅，进封开国公。存节戒严军旅，常若敌至。先是，州中井水咸苦，人不可饮。及并人、岐人来迫州城，或以为兵士渴乏，陷在旦夕。存节及肃拜虔祝，择地凿八十余井，其味皆甘淡，由是人马汲濯有余，众以为至诚之感。自八月至三年春末，人马未尝释甲，以至寇退。寻加同平章事，诏赴阙。末帝召慰勉，赏赐甚厚。十一月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食邑一千户，授郢州节度使。四年，加淮南西北面行营招讨使，控扼淮瀆，边境安之。

其冬，蒋殷据徐州逆命，存节方以大众戍颍州，得殷逆谋，密以上闻，遽奉诏与刘鄩同讨之，顿于埭上。淮贼硃瑾以兵救殷，距宿之两舍，闻存节兵大至，即委粮弃甲而遁，竟平徐州。诏加太尉。夏中病渴且痢，属河北用军，末帝令率军屯阳留以张刘鄩之势。存节忠愤弥笃，未尝言病，料敌治戎，旦夕愈厉。病革，诏归汶阳，翼日而卒。将终，戒其子知业、知让等以忠

孝，言不及他。册赠太师。存节武鸷慷慨，有大节，野战壁守，皆其所长，威名闻于境外，深为末帝所重，而木强忠厚，有贾复之风焉。

王檀，字众美，京兆人也。曾祖泚，唐左金吾卫将军、陇州防御使。祖曜，定难功臣、渭桥镇遏使。父环，鸿胪卿，以檀贵，累赠左仆射。檀少英悟，美形仪，好读兵书，洞晓韬略。唐中和中，太祖镇大梁，檀为小将。四年，汴将杨彦洪破巢将尚让、李谔于尉氏门外，檀在战中，摧锋陷阵，遂为太祖所知，稍蒙擢用。预破蔡贼于斤沟、淝河、八角，迁踏白都副将。光启二年，从胡真击淮西之众，解河阳之围。蔡贼张存敢乘乱据洛阳，檀与勇士数十人潜入贼栅，邀其輜重，存敢遁走。胡真至陕州，开通贡路，遣檀攻玉山寨，降贼帅石令殷。从击秦宗贤于郑州西北河滩之上，于太祖马前射贼将孙安，应弦而毙。三年，佐都指挥使硃珍败徐戎于孙师陂，获其将孙用和、束诩以献。从击蔡贼于板桥，偏将李重裔追贼马蹶，为蔡人所擒，檀夺取而旋，获贼将薛注。太祖破硃瑾于刘桥，檀尽收其军实。文德元年三月，讨罗宏信，败魏人于内黄，檀获其将周儒、邵神剑以归，补冲山都虞候。是岁，与诸军平蔡州。明年，佐硃珍大破时溥之众，檀获贼将何肱，改左踏白马军副将。预征兗、郛，累立战功。

大顺元年，从庞师古渡淮深入，讨孙儒之乱，夺邵伯堰，破高邮军。檀奋命击贼，刃伤左臂。未几，迁顺义都督。天复中，从太祖率四镇之师围凤翔，以迎昭宗。屡立戎效，迁左踏白指挥使。从攻王师范于青州，檀以偏师收复密郡，《永阳志》云：张训守密州刺史，硃全忠至青州，训谓诸将曰：“汴人将至，何以御之？”诸将请焚城大掠而归。训曰：“不可。”乃封府库，植旗帜于城上，遣羸弱居前，自以精兵殿其后而去。

全忠遣王檀攻密州，数日乃敢入城。遂权知军州事，充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寻表授检校右仆射，守密州刺史。郡接淮戎，旧无壁垒，乃率夫修筑罗城，六旬而毕，居民赖之，加检校司空。开平二年六月，授邢州保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。三年，加检校太保，充潞州东北面行营招讨使。乾化元年正月，王景仁与晋人战于柏乡，王师败绩，河朔大震。景仁与众为敌骑所追，檀严设备，应接败军，助以资装，获济者甚众。俄而晋军大至，重围四合，土山地穴，昼夜攻击，太祖忧之。檀密上表，请驾不亲征，而悉力枝梧，竟全城垒。三月，以功就加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七月，又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，进封琅琊郡王，命宣徽使赵殷衡赍诏慰谕，赐绢千匹、银千两，赏守御邢州之功也。庶人友珪僭位，授邓州宣化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。

末帝即位，移授许州匡国军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师。五年，蔡州刺史王彦温作乱，檀受诏讨平之，加兼中书令。贞明元年三月，魏博军乱。六月，晋王入魏州，分兵收下属郡，河北大扰，檀受诏与开封尹刘鄩犄角进师，以援河北。檀攻澶州魏县，下之，擒贼将李岩、王开关以献。顷之，檀密疏请以奇兵西趣河中，自阴地关袭取晋阳，末帝许之，即驰兵而去。二年二月，师至晋阳，昼夜急攻其垒，并州几陷。既而蕃将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，檀引军大掠而还。寻授天平军副大使，知节度使事，弃郛、齐、曹等州观察等使。先是，檀招诱群盗，选其劲悍者置于帐下，以为爪牙。至是，数辈窃发，突入府第，檀素不为备，遂为所害，时年五十一。节度副使裴彦闻变，率府兵尽擒诸贼，州城帖然。寻册赠太师，谥曰忠毅，葬于开封县之皋门原。有子六人，皆升朝列。

史臣曰：夫大都偶国，《春秋》所非。当师厚之据鄴城也，

绾数万之甲兵，擅六州之輿赋，名既震主，势亦滔天。逮其丧亡，须议分割。由兹以失河朔，因是以启晋人，《诗》所谓“谁生厉阶”者，师厚之谓欤！存节、王檀俱出身事主，底力图功，观其方略，皆将帅之良者也。



### 列传十三

刘鄩，密州安丘县人也。祖绶，密州户掾，累赠左散骑常侍。父融，安丘令，累赠工部尚书。鄩幼有大志，好兵略，涉猎史传。唐中和中，事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为小校。敬武卒，三军推其子师范为留后，朝廷命崔安潜镇青州，州人拒命。棣州刺史张蟾将袭师范，师范遣都指挥使卢宏攻棣州，宏反与蟾通，伪旋军以袭师范。师范知之，设伏兵以迎宏，既而享之，先诫鄩曰：“宏至即斩之。”鄩如约，斩宏于座上，同乱者皆诛之。师范以鄩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攻下棣州，杀张蟾，朝廷因授师范平卢军节度使。光化初，师范表鄩为登州刺史。岁余，移刺淄州，署行军司马。

天复元年，昭宗幸凤翔，太祖率四镇之师奉迎于岐下。李茂贞与内官韩全诲矫诏征天下兵入援，师范览诏，慷慨泣下，遣心腹乘虚袭取太祖管内州郡。所在同日窃发，其事多泄，唯鄩以偏师陷兖州，遂据其郡。初，鄩遣细人诈为鬻油者，觐兖城内虚实及出入之所，视罗城下一水窦可以引众而入，遂志之。鄩乃告师范，请步兵五百，宵自水窦衔枚而入，一夕而定，军城晏然，市民无扰。《金华子》云：鄩入据子城，甲兵精锐，城内人皆束手，莫敢旅拒。加以州将悍，人情不附，鄩因而抚治，民皆安堵。太祖命大将葛从周攻之。时从周为节度使，领兵在外，州城为鄩所据，家属悉在城中。鄩善抚其家，移就外第，供给有礼，升堂拜从周之母。及从周攻城，鄩以板輿请母

登城，母告从周曰：“刘将军待我甚至，不异于兒，新妇已下，并不失所。刘将军与尔各为其主，尔其察之。”从周歔歔而退。鄆料简城中老疾及妇人浮食百姓不足与守者，悉出之于外，与将士同甘苦，分衣食，以抗外军，戢兵禁暴，居人泰然。从周攻围既久，鄆无外援，人情稍有去就之意。一日，节度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，守陴者从之而逸，鄆之守兵禁之不可，鄆即遣人从容告彦温曰：“请副使少将人出，非素遣者请勿带行。”又扬言于众曰：“素遣从副使行者即勿禁，其擅去者族之。”守民闻之皆感，奔逸者乃止。外军闻之，果疑彦温有奸，即戮之于城下，自是军城遂固。及王师范兵力渐窘，从周以祸福谕鄆，俾之革面，鄆报曰：“俟青州本使归降，即以城池还纳。”天复三年十一月，师范告降，且言先差行军司马刘鄆领兵入兖州，请释其罪，亦以告鄆，鄆即出城听命。太祖嘉其节概，以为有李英公之风。

鄆既降，从周具行装服马，请鄆归大梁。鄆曰：“未受梁王舍释之旨，乘肥衣裘，非敢闻命。”即素服跨驴而发。及将谒见，太祖令赐冠带，鄆曰：“累囚负罪，请就縶而入。”太祖不许。及见，慰抚移时，且饮之酒，鄆以量小告太祖。太祖曰：“取兖州，量何大耶！”旋授元从都押牙。太祖牙下诸将，皆四镇旧人，鄆一旦以羁旅之臣，骤居众人之右，及与诸将相见，并用阶庭之礼，太祖尤奇重之。未几，表为鄆州留后。是时，邠、岐之众，屡寇其境，鄆御捍备至，太祖以其地远，虑失鄆，即令弃郡引军屯于同州。天祐二年二月，授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充街使。三年正月，太祖授元帅之任，以鄆为元帅府都押牙，执金吾如故。开平元年，授右金吾上将军，充诸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其年秋，与诸将征潞州，迁检校司徒。三年二月，转右威卫上将军，依前诸军马步都虞候。五月，改左龙武统军，

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其年夏，同州刘知俊反，引岐人袭据长安，分兵扼河、潼。太祖幸陕，命鄆西讨，即奋取潼关，擒知俊弟知浣以献。遂引兵收复长安，知俊弃郡奔凤翔。太祖以鄆为佑国、同州军两使留后。寻改佑国军为永平军，以鄆为节度使、检校司徒，行大安尹、金州管内观察使。是时，西鄙未宁，密迩寇境，鄆练兵抚众，独当一面。四年，加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。庶人友珪篡位，加检校太傅。乾化三年正月，丁内艰，友珪命起复视事。末帝即位，尤深倚重。明年夏，诏鄆归阙，授开封尹，遥领镇南军节度使。旋属晋人寇河朔，鄆奉诏与魏节度使杨师厚御之而退。

九月，徐州节度使蒋殷据城叛。时朝廷以福王友璋镇徐方，殷不受代，末帝遣鄆与郢帅牛存节率兵攻之。殷求援于淮夷，伪吴杨溥遣大将硃瑾领众赴援，鄆逆击破之。贞明元年春，城陷，殷举族自燔，于火中得其尸，梟首以献，诏加检校太尉。

三月，魏杨师厚卒，朝廷分相、魏为两镇，遣鄆率大军屯南乐，以讨王镠为名。既而魏军果乱，囚节度使贺德伦，送款于太原。六月，晋王入魏州，鄆以精兵万人自洹水移军魏县，晋王来觐，鄆设伏于河曲丛木间，俟晋王至，大噪而进，围之数匝，杀获甚众，晋王仅以身免。是月，鄆潜师由黄泽西趋太原，将行，虑为晋军所追，乃结刍为人，缚旗于上，以驴负之，循堞而行，数日，晋人方觉。军至乐平，会霖雨积旬，师不克进，鄆即整众而旋。魏之临清，积粟之所，鄆引军将据之，遇晋将周阳五自幽州率兵至，鄆乃取贝州，与晋军遇于堂邑，鄆邀击却之，追北五十余里，遂军于莘县。增城垒，浚池隍，自莘及河，筑甬道以通饷路。

八月，末帝赐鄆诏曰：“阡外之事，全付将军。河朔诸州，

一旦沦没，劳师弊旅，患难日滋，退保河 需，久无斗志。昨东面诸侯，奏章来上，皆言仓储已竭，飞挽不充，于役之人，每遭擒掳，夙宵軫念，惕惧盈怀。将军与国同休，当思良画，如闻寇敌兵数不多，宜设机权，以时翦扑，则予之负荷，无累先人。”鄆奏曰：“臣受国深恩，忝兹阍政，敢不枕戈假寐，罄节输忠。昨者，比欲西取太原，断其归路，然后东收镇、冀，解彼连鸡，止于旬时，再清河朔。岂期天方稔乱，国难未平，才出师徒，积旬霖潦，资粮殫竭，军士札瘥，切虑苍黄，乖于统摄，乃询部伍，皆欲旋归。凡次舍经行，每张犄角，又欲绝其饷道，且据临清。才及宗城，周阳五奄至，骑军驰突，变化如神。臣遂领大军，保于莘县。深沟高垒，享士训兵，日夜戒严，伺其进取。侦视营垒，兵数极多。楼烦之人，皆能骑射，最为勍敌，未可轻谋。臣若苟得机宜，焉敢坐滋患难。臣心体国，天鉴具明。”末帝又遣使问鄆决胜之策，鄆曰：“臣无奇术，但人给粮十斛，尽则破敌。”末帝大怒，让鄆曰：“将军蓄米，将疗饥耶？将破贼耶？”乃遣中使督战。鄆集诸校而谋曰：“主上深居宫禁，未晓兵机，与白面兒共谋，终败人事。大将出征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临机制变，安可预谋。今揣敌人，未可轻动，诸君更筹之。”时诸将皆欲战，鄆默然。他日，复召诸将列坐军门，人具河水一器，因命饮之，众未测其旨，或饮或辞。鄆曰：“一器而难若是，滔滔河流，可胜既乎！”众皆失色。居数日，鄆率万余人薄镇、定之营。时鄆军奄至，上下腾乱，杀获甚众。少顷，晋军继至，乃退。

二年三月，鄆自莘引军袭魏州，与晋王战于故元城，王师败绩，鄆脱身南奔，自黎阳济河至滑州。寻授滑州节度使，诏屯黎阳。三年二月，晋王悉众来攻黎阳，鄆拒之而退。及归阙，再授开封尹，领镇南军节度使。其年，河朔失守，朝廷归咎于

鄆，鄆亦不自安，上表避位。九月，落平章事，授亳州团练使。属淮人寇蔡、颍、亳三郡，鄆奉命渡淮，至霍丘，大歼贼党。五年，兖州节度使张万进反，北结晋人为援，末帝遣鄆攻之，鄆为兖州安抚制置使。是冬，万进危蹙，小将邢师遇潜应王师，遂拔其城，梟万进首以献。十一月，制授泰宁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

六年六月，授河东道招讨使，与华州尹皓攻取同州。先是，河中硃友谦袭取同州，以其子令德为留后，表请旄钺，末帝怒，命鄆讨之。其年九月，晋将李嗣昭率师来援，战于城下，王师不利，败兵走河南；桥梁陷，溺死者甚众，鄆以余众退保华州罗文寨。先是，鄆与河中硃友谦为婚家，及王师西讨，行次陕州，鄆遣使赍檄与友谦，谕以祸福大计，诱令归国，友谦不从，如是停留月余。尹皓、段凝辈素忌鄆，遂构其罪，言鄆逗留养寇，俾俟援兵，末帝以为然。及兵败，诏归洛，河南尹张宗奭承朝廷密旨，逼令饮鸩而卒。时年六十四，诏赠中书令。

子遂凝、遂雍别有传。

贺瑰，字光远，濮阳人也。曾祖延，以瑰贵，赠左监门上将军。祖华，赠左散骑常侍。父仲元，赠刑部尚书。瑰少倜傥，负雄勇之志，遇世乱入军。硃瑄为濮州刺史兼郢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拔为小将。唐光启初，郢州三军推瑄为留后，以瑰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表授检校工部尚书。及瑄与太祖构隙，瑰受瑄命，数领军于境上。乾宁二年十月，太祖亲征兖、郢。十一月，瑄遣瑰与太原将何怀宝率兵万余人以援硃瑾，师次待宾馆，断我粮运。太祖侦知之，自中都引军夜驰百余里，迟明至钜野东，与瑰等接战，兖人大败。瑰窜于棘冢之上，大呼曰：“我是郢州都将贺瑰，愿就擒，幸勿伤也！”太祖闻之，驰骑至冢前，遂擒之。并获何怀宝及将吏数十人，徇于兖壁之下，悉命戮之，

唯留瑰一人，释缚，置之麾下；寻署为教练使，奏授检校左仆射。瑰感太祖全宥之恩，私誓以身报国。

天复中，预平青州王师范，以功授曹州刺史兼先锋都指挥使，加检校司空。天祐二年，与杨师厚从太祖平荆、襄，授荆南两使留后，未几，征还，为行营左厢步军都指挥使。开平二年十月，授左龙虎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十二月，改左卫上将军，充六军马步都虞候。三年五月，转右龙虎统军，未几，加检校司徒、邢州团练使。四年二月，改泽州刺史，充昭义军节度留后、检校太保，进封开国侯。乾化二年七月，授相州刺史，寻加检校太傅。有顷，转左龙虎统军。

贞明二年，庆州叛，为李继陟所据，瑰以本官充西面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兼诸军都虞候，与张筠破泾、凤之众三万，下宁、衍二州。三年秋，庆州平。十二月，瑰以功授滑州宣义军节度使，依前检校太傅，加同平章事，寻授北面行营招讨使。四年春，晋人取杨刘城据之。八月，瑰与许州节度使谢彦章领大军营于濮州之行台村，对垒数月。一日，晋王以轻骑挑战，瑰与彦章发伏兵奋击，晋王仅以身免。先是，瑰与彦章不协，是岁冬十二月，复为诸军都虞候硃珪所构，瑰乃伏甲士，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、别将侯温裕等于军，以谋叛闻。是月，瑰与晋人大战于胡柳陂，晋人败绩，临阵斩晋将周阳五。既晡，瑰军亦败。五年春正月，晋人城德胜，夹河为栅。四月，瑰率大军攻其南栅，以艨艟战舰扼其中流，晋人断我艨艟，济军以援南栅，瑰退军于行台，寻以疾卒，时年六十二。诏赠侍中。

长子光图，仕后唐，为供奉官。

康怀英，兖州人也。本名怀贞，避末帝御名，故改之。始以骁勇事硃瑾为列校。唐乾宁四年春，太祖既平郢，命葛从周乘胜急攻兖州。时硃瑾在丰沛间搜索粮饷，留怀英守其城。及

从周军至，怀英闻郢失守，乃出降。太祖素闻其名，得之甚喜，寻署为军校。光化元年秋，从氏叔琮伐襄、汉，怀英以一军攻下邓州。三年，从征河朔，佐张存敬败燕军于易水之上。天复元年冬，太祖率师迎昭宗于凤翔。时李茂贞遣大将符道昭领兵万余屯武功以拒，太祖命诸军击之，以怀英为前锋，领众先登，一鼓而大破之，掳甲士六千余人，夺马二千匹。翼日，太祖方至，顾左右曰：“邑名武功，今首荡逆党，真武功也。”乃召怀英，大加奖激，仍以骏马、珍器赐之。

二年四月，符道昭复领大军屯于虢县之汉谷。其建寨之所，前临巨涧，后倚峻阜，险不可升，太祖遣怀英提骑数千急击之。道昭以怀英兵寡，有俯视之意，乃率甲士万人，绝涧以挑战。怀英始以千骑夜斗，战酣，发伏以击之，岐军大败。秋八月，鄜帅李周彝屯军于三原，以援凤翔；太祖命怀英讨之，周彝拔军而遁，追至梨园，因攻下翟州，擒其守来献。俄而岐军屯奉天，太祖令怀英寨于岐军之东北，以备敌人。一夕，岐军大至，急攻其营。怀英以夜中不可惊动诸军，独以二千余人抗数万之众，自乙夜至四鼓，身被十余创，岐军不胜而退。昭宗还京，赐迎銮毅勇功臣。是岁，淮人闻青、兖之叛，遣兵数万以寇宿州。太祖命怀英驰骑以救之，淮人遁去，即以怀英为权知宿州刺史。天祐三年冬，佐刘知俊破郃、凤之众五万于美原，收五十余寨，乘胜引军攻下鄜州，以功授陕州节度使。太祖受禅，加检校太保。

开平元年夏，命将大军以伐潞州。将行，太祖谓怀英曰：“卿位居上将，勇冠三军，向来破敌摧锋，动无遗憾，至于高爵重禄，我亦无负于卿。夫忠臣事君，有死无二，韩信所谓‘汉王载我以车，衣我以衣，食我以食，食人之禄，死人之忧’。我每思韩信此言，真忠烈丈夫耳！如丁会受我待遇之恩，不谓

不至，怀黄拖紫，裂土分茅，设令木石偶人，须感恩义，一朝反噬，倒戈授人，苟有天道明神，安能容此！大凡孤恩负理，忠良不为。我今扫境内委卿，卿当勉思竭尽。况晋人新得上党，众心未叶和，以十万之师，一举可克。予当置酒高会，望卿歌舞凯旋。”怀英惶恐而退。六月，怀英领大军至潞，率众昼夜攻城，半月之间，机巧百变。怀英惧太祖之言，期于必取，乃筑垒环城，浚凿池堑，然而屡为晋将周德威骑军所挠，怀英不敢即战。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，降为行营都虞候。夏五月，晋王率蕃汉大军攻下夹城，怀英逃归，诣银台门待罪，太祖宥之，改授右卫上将军。三年夏，命为侍卫诸军都指挥使，寻出为陕州节度使兼西路行营副招讨使。

及刘知俊奔凤翔，引岐军以图灵武。太祖遣怀英率兵救之，师次长城岭，为知俊邀击，怀英败归。《欧阳史》云：还至升平，知俊掩击之，怀英大败。《通鉴》：怀贞等还，至三水，知俊遣兵据险邀之，左龙骧军使寿张王彦章力战，怀贞等乃得过。怀贞与裨将李德遇、许从实、王审权分道而行，皆与援兵不相值。至升平，刘知俊伏兵山口，怀贞大败，仅以身免，德遇等军皆没。盖怀英过长城岭之险已为邀击，后又败于升平也。四年春，移华州节度使。乾化二年秋，命为河中行营都招讨使，与晋军战于白径岭，败归于陕。末帝嗣位，以岐军屡犯秦、雍，命怀英为永平军节度使、大安尹，累加官至中书令。贞明中，卒于镇。

王景仁，景仁本名茂章，避梁讳改焉。详见《通鉴注》。庐州合肥人。材质魁伟，性暴率，无威仪，善用槊，颇推骁悍。在淮南累职为都指挥使，杨行密伪署宣州节度使。行密死，子渥自立，忌其勇悍，且有私憾，欲害之。景仁弃宛陵，以腹心百人归吴越王钱镠，《新唐书·杨行密传》：渥求茂章亲兵不得，



宣辇帷帟以行，茂章谩骂不与。逾年，遣兵五千袭之，茂章奔杭州。鏐辟为两府行军司马，具以状闻。太祖复命遥领宣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鏐以淮寇终为巨患，欲速平之，命景仁奉表至阙，面陈水陆之计，请合禁旅。太祖异礼待之，颁赐殊厚，顾曰：“待我平代北寇，当尽以王师付汝南讨。”于是留京师，每预丞相行列。刘知俊之叛也，从驾至陕，始佐杨师厚西入关。兵未交，知俊弃冯翊走，进克雍、华，降王建、张君练，颇预战有功，太祖嘉之。时镇、定作逆，朋附沙陀，遂擢为上将，付步骑十万，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。开平二年正月二日，与晋军战于柏乡，王师败绩。太祖怒甚，拘之私第。然以两浙元勋所荐，且欲收其后效，止落平章事、罢兵柄而已。

《欧阳史》：景仁及晋人战，大败于柏乡。景仁归诉于太祖，太祖曰：“吾亦知之，盖韩勍、李思安轻汝为客，而不从节度尔。”数月，复其官爵。末帝即位，复用为南面北面行营招讨应接使，以兵万余人伐寿州，至霍丘接战，擒贼将袁丛、王彦威、王璠等送京师。俄而硃瑾以大军至，景仁力战不屈，常以数骑身先奋击，寇不敢逼，乃引兵还。及济淮，复为殿军，故不甚衄，瑾亦不敢北渡。《九国志·硃景传》：王茂章来寇，度淮水可涉处立表识之，景易置于深潭水中，立表浮木之上。茂军败，望表而涉，溺死者大半，积其尸为京观。及归，病疽而卒。诏赠太尉。

史臣曰：刘鄩以机略自负，贺瑰以忠毅见称，怀英以骁勇佐时，景仁以贞纯许国，较其器业，皆名将也。然虽有善战之劳，亦有败军之咎，则知兵无常胜，岂虚言哉！然鄩之据兖州，竭诚于师范，比迹于英公，方之数侯，加一等矣。

## 列传十四

李珣，字公度，陇西敦煌人。五世祖忠懿公愷，有大节，见《唐史》。父穀，仕懿、僖朝，官至右谏议大夫。珣聪悟，有才学，尤工词赋。僖宗朝，晋公王铎提兵柄，镇滑台，穀居宾席，铎见珣，大赏叹之。年二十四登进士第，解褐授校书郎，拜监察御史，俄丁内艰。先是，父旅殁在远，家贫无以襄事，与弟琪当腊雪以单纁扶杖，衔哀告人，由是两克迁祔。而珣日不过食一溢，恆羸卧丧庐中不能兴。大为时贤所叹。忧阋，再征为御史，以瘠不起。成汭之镇荆州，辟为掌书记，逾时乃就。

天复中，淮寇大举围夏口，逼巴陵，太祖患之，飞命成汭率水军十万援于鄂。珣入言曰：“今舳舻容介士千人，载稻倍之，缓急不可动。吴人剽轻，若为所绊，则武陵、武安皆我之仇也，将有后虑；不如遣骁将屯巴陵，大军对岸，一日不与战，则吴寇粮绝，而鄂州围解矣。”汭性刚决，不听。淮人果乘风纵火，舟尽焚，兵尽溺，汭亦自沈于江，朗人、潭人遂入荆渚，一如所料。未几，襄帅赵匡凝复奏为掌记，入为左补阙。又明年，太祖为元帅，以襄阳贰于己，率兵击破之，赵匡凝奔扬州，太祖复署珣为天平军掌书记。一日，大会将佐，指珣曰：“此真书记也。”

沧州节度使刘守文拒命，太祖引兵十余万围之，久而未下，乃召珣草檄。珣即就外次，笔不停缀，登时而成，大为太祖嗟赏。受禅之岁，宰臣除为考功员外郎、知制诰，珣揣太祖未欲

首以旧僚超拜清显，三上章固辞，优诏褒允，寻以本官监曹州事。曹去京数舍，吏民豪猾，前后十余政，未有善罢者。珽在任期岁，众庶以宁。入为兵部郎中、崇政院学士。未几，以许帅冯行袭疾甚，出为许州留后。先是，行袭有牙兵二千，皆蔡人也，太祖深以为忧，乃遣珽驰往，以伺察之。珽至传舍，召将吏亲加抚慰。行袭欲使人代受诏，珽曰：“东首加朝服，礼也。”乃于卧内宣诏，令善自补养，苟有不讳，子孙俱保后福。行袭泣谢，遂解二印以授珽，代掌军府事。太祖览奏曰：“予固知珽必办吾事，行袭门户不朽矣。”乃以珽为匡国军留后，寻征为左谏议大夫兼宣徽副使。从征至魏县，过内黄，因侍立于行廐，太祖顾曰：“此何故名内黄？”珽曰：“河南有外黄、小黄，故此有内黄。”又曰：“外黄、小黄在何处？”对曰：“秦有外黄都尉，理外黄，有故墟，今在雍丘。小黄为高齐所废，其故墟今在陈留。”太祖称奖数四。

及庶人友珪篡位，除右散骑常侍，充侍讲学士。内讨之日，军士大扰，珽其夕为乱兵所伤，其夕卒于洛阳。珽性孝友，与弟琪有敦睦之爱，为搢绅所称。案：《欧阳史》有《裴迪》、《韦震传》，今原文已佚，无可采补。

卢曾，字孝伯，其先范阳人也。颇好书，有所执守。始为齐州防御使硃琮从事，琮降，预其谋，与之皆来。琮没，太祖辟为宣义幕职。曾性忠狷，好贡直，又不能取容于众，每勋府宴语稍洽，曾率然纠正，辄又忤旨。左长直军使刘捍委任方重，曾亦不能平。冀王友谦初定陕府，命曾往议事，有使院小将从行，嗜酒，荒逸过度。曾复命，欲发其罪，致疏于袖中，累日未果言。小将恐事泄，先诬告曾使酒，几败军事，刘捍因证之，由是罢职，归于齐之别墅。俄而王师范起兵叛，太祖促召曾，谓之曰：“子能缓颊说青州使无背盟，吾不负子矣。”会持檄

以往。既至青，师范囚之，送于淮南，遇害。后太祖暴师范之罪曰：“丧我骨肉，杀我宾僚。”遂族诛之。因召曾二子，皆授以官。

孙鹭，滑台人。嗜学知书，微有辞笔。唐光启中，魏博从事公乘亿以女妻之，因教以笺奏程式。时中原多难，文章之士，缩影窜迹不自显。亿既死，魏帅以章表笺疏淹积，兼月不能发一字，或以鹭为言，即署本职，主奏记事。累迁职自支使、掌记至节度判官；奏官自校书、御史郎官、中丞、检校常侍至兵部尚书。太祖御天下，念潜龙时，鹭奉其主，好问往来数十返，甚录之。开平三年，除右谏议大夫，满岁，迁左散骑常侍。鹭雅好聚书，有《六经》、汉史泊百家之言，凡数千卷，皆简翰精至，披勘详定，得暇即朝夕耽玩，曾无少怠。乾化二年春，太祖将议北巡，选朝士三十余人扈从。二月甲子，车驾发自洛阳。禹中，次白马顿，召文武官就食，以从臣未集，驻蹕以俟之；又命飞骑促于道，而鹭与谏议大夫张衍、兵部郎中张俊等累刻方至，太祖性本卞急，因兹大怒，并格杀于前墀。

张俊，字彦臣。祖、父咸有闻于时。俊少孤，自修饰，善为五言诗，其警句颇为人所称。唐广明中，黄巢犯京师，天子幸蜀，士皆窜伏窟穴，以保其生。俊亦晦迹浮泛，不失其道。及僖宗还京师，由校书郎、西畿尉登朝为御史、补阙、起居郎、司勋员外、万年县令，以事黜官峡中，将十年。太祖即位，用宰臣薛贻矩为盐铁使，俊与贻矩同年登第，甚知其才，即奏为盐铁判官，迁职为礼部郎中，兼职如故。乾化二年二月，扈从后至，与孙鹭、张衍同日遇祸于白马顿。

张衍，字元用，河南尹魏王宗爽之犹子也。其父死于兵间。衍乐读书为儒，始以经学就举，不中选。时谏议大夫郑徽退居洛阳，以女妻之，遂令应辞科，不数上登第。唐昭宗东迁，以

宗奭助力隆峻，衍由校书郎拜左拾遗，旋召为翰林学士。太祖即位，罢之，特拜考功郎中，俄迁右谏议大夫。衍巧生业，乐积聚。太祖将北伐，颇以扈从间糜耗力用系意，屡干托宰执求免是行；太祖微闻之，又属应召稽晚，与孙鹭等同日遇祸。

杜荀鹤，池州人。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：荀鹤，字彦之，牧之微子也。善为诗，辞句切理，为时所许。既擢第，复还旧山。《唐才子传》：荀鹤尝谒梁王洙全忠，与之坐，忽无云而雨，王以为天泣不祥，命作诗，称意，王喜之。荀鹤寒进，连败文场，甚苦，至是送春官。大顺二年，裴贽侍郎放第八人登科，正月十日放榜，正荀鹤生朝也。王希羽献诗曰：“金榜晓悬生世日，玉书潜记上升时。九华山色高千尺，未必高于第八枝。”又，《唐新纂》云：荀鹤举进士及第，东归，过夷门，献梁太祖诗句云：“四海九州空第一，不同诸镇府封王。”是则荀鹤之受知于梁祖旧矣，不待田颀之笺问而始被遇也。时田颀在宣州，甚重之。颀将起兵，乃阴令以笺问至，太祖遇之颇厚。及颀遇祸，太祖以其才表之，寻授翰林学士、主客员外郎。既而恃太祖之势，凡搢绅间己所不悦者，日屈指怒数，将谋尽杀之。苞蓄未及泄，丁重疾，旬日而卒。

罗隐，《唐才子传》：隐字昭谏。余杭人。诗名于天下，尤长于咏史，然多所讥讽，以故不中第，大为唐宰相郑畋、李蔚所知。隐虽负文称，然貌古而陋。畋女幼有文性，尝览隐诗卷，讽诵不已，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。一日，隐至第，郑女垂帘而窥之，自是绝不咏其诗。唐广明中，因乱归乡里，节度使钱镠辟为从事。开平初，太祖以右谏议大夫征，不至。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密表推荐，乃授给事中。年八十余，终于钱塘。《润泉日记》云：唐光启三年，吴越王表奏为钱塘令，迁著作郎，辟掌书记。天祐三年，充判官。梁开平二年，授给事中。三年，

迁发运使。是年卒，葬于定山乡。金部郎中沈崧铭其墓。有文集数卷行于世，《唐才子传》云：隐所著《谗书》、《谗本》、《淮海寓言》、《湘南应用集》、《甲乙集》、外集启事等，并行于世，《五代史补》：罗隐在科场，恃才傲物，尤为公卿所恶，故六举不第。时长安有罗尊师者，深于相术，隐以貌陋，恐为相术所弃，每与尊师接谈，常自大以沮之。及其累遭黜落，不得已始往问焉。尊师笑曰：“贫道知之久矣，但以吾子决在一第，未可与语。今日之事，贫道敢有所隐乎！且吾子之于一第也，贫道观之，虽首冠群英，亦不过簿尉尔。若能罢举，东归霸国以求用，则必富且贵矣。两途，吾子宜自择之。”隐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。邻居有卖饭媪，见隐惊曰：“何辞色之沮丧如此，莫有不决之事否？”隐谓知之，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。媪曰：“秀才何自迷甚焉，且天下皆知罗隐，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！不如急取富贵，则老婆之愿也。”隐闻之释然，遂归钱塘。时钱镠方得两浙，置之幕府，使典军中书檄，其后官给事中。初，隐罢上中书之日，费寔，因抵魏谒鄴王罗绍威，将入其境，先贻书叙其家世，鄴王为侄。幕府僚吏见其书，皆怒曰：“罗隐一布衣尔，而侄视大王，其可乎！”绍威素重士，且曰：“罗隐名振天下，王公大夫多为所薄，今惠然肯顾，其何以胜！得在侄行，为幸多矣，敢不致恭，诸公慎勿言。”于是拥旆郊迎，一见即拜，隐亦不让。及将行，绍威赠以百万，他物称是，仍致书于镠谓叔父，镠首用之。

仇殷，不知何郡人也。开平中，仕至钦天监，明于象纬历数，艺术精密，近无其比。光化中，太祖在滑，遣密王友伦以兵三万御幽州之师十余万，深虑其不敌，召殷问曰：“阵可行乎？”曰：“其十四日过禺中乎！”又问之，曰：“贼败涂地。”又曰：“既望，当见捷书。”果如其言，不失晷刻。太祖之在

长芦也，诸将请攻壁，号令军中，人负藁二围，置千积，俄而云集。殷曰：“何用？”或以所谋告之，殷曰：“我占矣，不见攻壁象，无乃自退乎！”翼日，有骑驰报丁会以潞州叛，太祖令尽焚其藁而还，不克攻。开平中，殷一日朝罢，过崇政院，使敬翔直阁，翔问之曰：“月犯房次星，其逼若缀，是何祥也？”曰：“常度耳。”殷欲不言，既过数步，自度不可默，乃反言曰：“三两日当有不顺语至，无或骤恐，宜先白上知。”

“既二日，陕府奏同州刘知俊闭关作叛。初，王景仁之出师也。殷上言：“太阴亏，不利深入。”太祖遽遣使止之，已败于柏乡矣。殷所见触类如是，不可备录。然而畏慎特甚，居常寝默，未尝敢显言。纵言事迹，惟其语音，不可尽晓，以故屡貶责罚。后卒于官。

段深，不知何许人。开平中，以善医待诏于翰林。时太祖抱疾久之，其洩甚浊，僧晓微侍药有征，赐紫衣师号，锡赀甚厚。顷之疾发，晓微剥服色，去师号。因召深问曰：“疾愈复作，草药不足恃也，我左右粒石而效者众矣，服之如何？”深对曰：“臣尝奉诏诊切，陛下积忧勤，失调护，脉代芤而心益虚。臣以为宜先治心，心和平而洩变清，当进饮剂，而不当粒石也。臣谨案，《太仓公传》曰：‘中热不洩者不可服石，石性精悍，有大毒。’凡饵毒药如甲兵，不得已而用之，非有危殆，不可服也。”太祖善之，令进饮剂，疾稍愈，乃以币帛赐之。